

紅 捻 一



光緒乙巳

一拾紅

松江劍秋署

864.57
130



3 0543 6377 9

林 說 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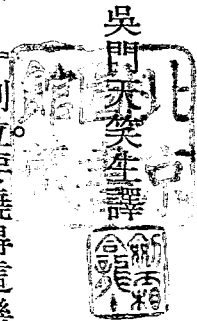
一 搶 紅

第一回

「破了！破了！！又破了！！誰？誰？那裏？那裏？」列位要曉得這幾句話是什麼緣故。原來日本東京地方出了一件怪事。到處喧傳。每天早晨發送的新聞紙。無非記載此事。不是說那家的姑娘。昨日被人傷了面部。便是說這家的閨秀。今日被人割了臉兒。鬧得個東京城內。落花流水。雞犬不寧。只是究竟不曉得那一個傷天害理的人。做這慘毒無上之事。也不曉得他是何等樣人。相貌如何。形狀如何。就是被他割破了面龐的人。也瞧不出他的形迹。因為他都在黑暗之中。或在熱鬧場裏。乘人不防備的時候。髣髴像電光的一閃。覺得面龐上冰冷一下子。疾忙用手去按。時已經點點血痕。

一 搶 紅

一



937188

從這杏靨桃靨上。涿涿而下。可憐雪白的。手絹。一霎時間。已染成。落紅。瓣。瓣。等到想去追時。早已不知去向。況且這姑娘們。都是伶仃怯弱之人。那裏能追得着這凶毒之夫。只好由他一溜烟跑去罷了。

却說自從東京城出了此事以後。都門幾十萬女子。人人落膽。個個寒心。凡有年輕的女子。大家不敢夜行。到了上燈時候。俱躲在深閨內院。繡閣蘭房。連窗戶前也不敢一立。恐怖一露玉容。便被人暗算了去。此事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沸沸揚揚。無非議論此事。但是終不明白這行凶之人。却是懷着什麼意思。或者道是因妒相殺。這也是有的。但只要割了一人兩人的面龐。已經穀了。何以破了十二三人的嬌容。兀自不休。照這樣想來。情節亦有些不符。況且他割破面龐的姑娘們中。尚有十二三歲情竇未開的少女。所以這因妒生殺的四字。漸漸解釋過去了。於是大家議論。都說一定是個瘋子。然

而既係瘋子。他是腦筋已經替亂。那裏能這樣神變出沒。飄忽自在。若大一個東京城。竟無一人曉得這狂漢。何人爲了何事。用此慘酷手段。當時憑着各人的理想。都語他是有一種心經病者。大家想不出所以然。也就隨聲附和起來。說他心經病者。倒占了勢力一大半。

當時爲了這件公案。最關心者。你道是誰。却是警視總監神山榮一君。那時召集了各區警察署長。在警視廳的樓上一個秘密室中。會議了三點鐘。也沒有什麼頭緒。又特別去請了當時一個有名的大偵探家。喚做藤野堅太郎的。囑他密訪凶手。原來這藤野氏的本領。是東京城內少一無二的。年紀約在五十五左右。在明治初年的時候。游歷歐洲。在法蘭西學了法國的偵探法。也算一個絕藝。列位。你道日本自明治變法以來。何以發達如此之速。也是全靠着在下的士民。人人發奮。個個知耻。情願自備資斧。到外國去研究。

第一回

四

各種學問。并且不拘一格。不辭勞苦。有一樣學問。就要研究一樣。不是像我們中國。出去捐了個留學生的銜條。一年。政法。半年。師範。回來。就可以想做官發財的。譬如像藤野的偵探法。倘教中國人去他。一定笑道。這是上海包探的行徑。要下流。社會人。去做的。我們那裏能彀辦得來不曉。這偵探的勢力。可以左右政府。監督國民。主持外交。摧鋤暴惡。難道像上海這樣。包探不是某校書的乾爺。就是某烟間的老班。就罷了。不成。閑話少說。且說藤野自從學了偵探術回來。凡有東京一切疑難雜事。只要囑託藤野。任憑你什麼樣秘密。無不立刻破案。東京這一輩宵小。見了他。正是慄慄畏懼。因此盜賊案件也少了好些。那時有輩少年子弟。就贈他一個外號。喚做『神隱』。從此以後。這神隱先生。就漸漸的叫出名了。

這神隱先生說也奇怪。他到了改容之時。髣髴另換了一人。無論何人。都不

能認出他的原形來。有一天那藤野改變了一個鄉村老者跑到自己家裏連他夫人都瞧不出是假扮來的小孩子們也認不得是父親亂跳亂跑只道外面有了一個客來了這真是古人詩上說的「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恰合這兩句了因爲他變化無常所以有人疑惑太堅郎現在的容貌恐怕還不是真的列位要曉得現今西洋各種學問都已進步這偵探術自然也要隨之而進那他們的改容之術是第一件要講究的忽而裝作傳教的牧師忽而變成作苦的工人忽而老者忽而少年却要一絲不現原形你想他們改了容時連妻子都認不出叫這犯罪的人那裏認得呢那天警視總監神山氏同了偵探家藤野兩人在秘密室中談話神山道藤野君我今日邀君非爲別事就是爲這割面事件究竟有無眉目藤野道長官此事現在尙沒有頭緒神山道這事也實在來得奇突至今還不知道究

竟的緣故說罷。神山氏沉吟了一會。又道：藤野君依你揣度起來。當從那裏下手。我却尋不出綫索來。列位要曉得藤野說出何話。且聽下回便解。

第二回

藤野當時皺緊眉頭。對警視總監道。今日這割面事件。真令人摸不着頭腦。我爲了這事。用去許多腦力。想來想去。終覺不對。說罷。又搖了一搖頭。道。很難很難。神山氏道。我亦知道這等奇怪。但是京城之內。輦轂之地。乃容此輩狂漢。如此猖獗。我們警視廳的名譽掃地盡矣。并且給外國人知道。說我們堂堂大日本國警察事務如此腐敗。這豈但是警視廳的名譽。有礙連我大日本國的名譽不是也。削色了麼。藤野道。長官勿急。此事終當細細的推求。現在我們第一件要查考的。是他到底有什麼意思。有什麼宗旨。要割人家女孩兒的臉。并且一定要割十七八歲以前。未出閨門的處女。從沒有割過。

年長的婦人。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犯罪的地方。無有一定。昨日在本區。今日就在四川谷。那天在淺草。這天又在芝之方。真是個飄忽無常的魔物也。不知道是一人。還是數人。第三件是爲什麼從來沒有被人瞧見過。形相。來如疾電。去若飄風。一瞥之間。形影俱渺。而且又從來沒有什麼遺失物證據。物被人拿着。益發困難。至第四件。那是要講那凶器了。這凶器究竟是何物。已是案中極要的關節。說至此。神山道不差啊。這凶器究竟是件什麼東西呢。藤野道。據鄙見看來。以上的四條中。第一當注意者。倒在這凶器上。所以須得把這凶器何物。細細研究。神山拍手道。好！好！藤野道。就我理想所得。也不知究竟是否如此。長官不嫌繁絮。我請述其大要。神山道。願聞。願聞。藤野道。我今且說第一個被害人。第一個被害人者。名喚岡本辰。是一個舞伎。在麻布飯倉地方出事。那時候也萬不料以後還有許多女子受害。只說

道這岡本辰的事件。大約總是爲妒而起罷了。所以人家也沒有注意。漸漸的冷淡起來。當時我就向岡本辰細細盤問。他說不曉得有個什麼人在他香頰上一捻也不覺得痛。髻髯冰冷的一下子如觸涼水一般。及至用手去摸時。桃花面上早已血流如注。胸襟前一大塊已染成猩紅點點的了。神山道原是呢。爲什麼一捻就破了。直怎地快。真是了不得。藤野道。長官就在這點子上。狠有講究。你想只要一捻就破。當時又不覺痛。這一定是個極薄極小的利刃。須得像剃刀一樣的東西。方是神山道。是啊。究竟是剃刀。不是剃刀呢。藤野道。我們日本人的剃刀。有兩種。內中有一種可以藏在手中。使人不見而銳利。無比教人一碰着就要出血的。這種剃刀。不是有的麼。神山道。有的有的。這叫做摺疊剃刀。藤野道。是咯。這摺疊剃刀。還有一種。是那剪。縉挖包。一等人所用的。比那通常的。更要細薄。更要銳利。到那摺疊的時候。其

鋒。可。以。向。外。那。剪。緒。時。常。隱。在。手。中。專。在。這。熱。鬧。地。方。人。烟。稠。密。之。區。試。他。妙。手。空。空。兒。的。手。段。人。家。稍。不。留。意。囊。中。各。物。就。要。不。翼。而。飛。現。在。那。剪。面。的。兇。手。我。想。所。用。的。一。定。就。是。這。種。摺。疊。剝。刀。如。此。說。來。那。割。面。的。兇。手。豈。不。是。同。剪。緒。一。等。人。有。相。關。的。道。理。麼。神。山。道。不。差。這。話。狠。有。意。思。藤。野。道。話。雖。如。此。說。然。而。這。理。想。究。竟。還。靠。不。住。那。剪。緒。挖。包。的。宗。旨。他。不。過。在。盜。竊。人。物。或。者。出。人。不。意。暗。肆。毒。手。以。便。攫。人。身。畔。的。東。西。亦。未。可。知。然。而。據。現。在。的。調。查。據。現。在。的。報。告。這。被。害。的。姑。娘。們。中。從。沒。有。丟。掉。東。西。的。照。這。樣。想。來。豈。不。是。欲。合。反。離。將。近。又。遠。了。所。以。此。事。至。今。終。不。得。個。把。握。奈。何。

第三回

藤。野。至。此。復。道。今。犯。罪。之。人。所。持。的。凶。器。是。剪。緒。所。用。的。器。具。而。犯。罪。之。人。的。主。意。却。並。不。要。盜。竊。人。家。的。東。西。據。此。推。想。愈。致。人。走。入。歧。途。或。者。道。是。

有瘋癲病者。或者道是害色情狂者。無論我說有瘋癲病者。騰筋。督亂。不能。這樣。趨捷。就說。果真是個瘋子。何以這剪。縞。所用的東西。竟入了瘋子之手。不然。就是這剪。縞。成了瘋子。不成。這兩個問題。如何剖決。這裏頭。豈不是狠有尋味的麼。神山道。咳。藤野君。聽君一席話。令我不勝佩服。可見足下甚熱心留意此事。我亦可以放心。想那犯罪的人。必定能發仰賴足下的大力。早日破案。所以我把這案重託足下。現在各區的警察署。雖亦通緝此案。然而總不及足下的精細。此事總要足下十分注意。那警署的人。有事時儘管來調遣便了。藤野道。此事我知道。不用長官耽心。神山道。這兇手也實在可恨。你想這般年紀的姑娘們。都像含苞未放的嬌花一般。那個不護惜。玉容生。生的在這芙蓉頰上。劃上一個刀。瘢。這是那裏說起呢。藤野道。可不是那未曾出閣的姑娘們。這容顏是第一寶貴的東西。就是閣下那位令愛姑娘也。

得留心。神山道：我知道。愚夫婦年逾半百，膝下祇此一女，那有不注意之理。所以我在夜間，總不許他出門。藤野道：鄙人也只有一女，狠恐怖，恰遭這兇人毒手，所以甚爲憂慮。神山道：這也難怪。自從那事件鬧了出來，做父母者，誰不慄慄生畏，恐怖他女兒受害呢？只要早，早，早，除此大害，就是東京數萬女子之福了。

當時藤野在警視廳的密室中，同神山譚了好久。藤野又到一個偵探室中，把門閉上，將種種問題一一解剖。從第一被害人岡本辰起，至現在陸續的被害人止，各處的供狀，及別個偵探調查來的被害女子的履歷舉動住址、年齡及受害的地方，擇要記在日記簿中，又須將幾個大關目，逐條記出。細細推敲了一回，時已不早，又預備明日到幾個被害人的家裏，再行探聽一切，主意已定，便步出密室來。此時警視廳的報時鐘，鏗鏘的已敲了九

下。藤野出了警視廳的門。直奔神田紅梅町的家裏來。那時天光已黑。月色還未升上。剛剛走到山龍堂病院的轉角上。忽聽有兩個行路的人說話。一個道。又破了！又破了！藤野剛要轉灣。却被又破了三個字。飛入耳中。便頓住了。腳細聽時。又一個道。咳。不曉得。又是誰家姑娘。晦氣。一個道。狠體面的姑娘。在這小川町過來。偏偏遇着這凶人。真個可憐。一個道。你見這姑娘沒有一個道。什麼不見。是個狠可愛的人兒。是從這割面事件鬧出來。後被害的姑娘。沒有一個不是花容月貌。東京城裏的絕色女子。你道奇不奇。麼。一個道。這些警察。要他何用。真個吃糧。不管事。教我們國民白白的花了錢。養他那輩無用人物。難道這樣的大罪人。自由出入逍遙法外麼。一個道。就是偵探也該操些心。查緝查緝。一個道。可不是呢。那東京城。狠有名望的偵探家。藤野到那裏去了。他是有神隱之名的。今日真個隱去了。不成一

个道。可見這藤野也老耄不中用了。兩人正談得高興。不想這老偵探却在背後聽了。又氣又憤。暗想這小川町是个東京屈指可數繁華的街道。現在又不是更深人靜。離上燈時也不遠。那兇徒又在這人烟稠密之區。肆其慘毒手段。真是目無刑法的了。此害不除。要我輩何用。一路尋思時。便不還家。直向小川町來。要訪是誰家姑娘被害。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却說藤野聽了路上行人的議論。便望小川町一直行來。及至小川町時。那被害的姑娘已由警察扶送還家。不過許多人紛紛擾擾。圍作一團。大家都咋舌搖頭。說這凶手好利害。藤野也一時查訪不出什麼形迹。因想且到了家中夜膳後。再到神田警察署。細查今晚的事情。當時就回轉紅梅町來。一路上暗思。今不知又是那一家。的姑娘合該晦氣。他老子娘心中不知怎麼。

紅 捻

樣。難。過。我。想。我。家。蝶。兒。他。年。紀。正。在。妙。齡。相。貌。亦。算。不。俗。我。到。十。分。憂。慮。不。要。又。被。這。凶。人。暗。算。了。去。藤。野。想。到。這。裏。心。慌。意。急。就。飛。也。似。跑。歸。紅。梅。町。的。家。裏。來。剛。走。到。門。前。便。見。自。己。家。裏。的。燈。光。從。這。玻。璃。窗。裏。射。出。他。也。不。問。情。由。排。闥。直。入。一。路。嚷。道。累。得。慌。！累。得。慌。！只。見。他。夫。人。哭。喪。着。臉。道。好。！你。歸。來。麼。我。已。叫。人。四。面。去。找。你。你。不。曉。得。我。家。裏。出。了。事。了。咳。！這。是。那。裏。說。起。藤。野。白。瞪。着。兩。眼。道。什。麼。事。什。麼。事。一。回。頭。只。見。他。女。兒。蝶。娘。裹。着。繃。帶。臥。在。牀。上。藤。野。一。見。冰。冷。了。半。截。疾。忙。趕。至。床。前。道。蝶。兒。蝶。兒。怎。麼。樣。怎。麼。樣。那。藤。野。的。夫。人。政。子。含。淚。答。道。不。要。說。起。蝶。兒。的。臉。被。歹。人。破。了。藤。野。不。覺。失。聲。道。噯。咳。這。還。了。得。連。忙。捧。着。了。他。女。兒。道。蝶。兒。現。在。覺。得。怎。麼。樣。面。上。痛。嗎。這。傷。痕。深。嗎。咳。可。憐。可。憐。那。蝶。娘。見。了。他。父。親。還。來。一。見。了。親。人。又。傷。心。起。來。嗚。嗚。咽。咽。的。說。道。爺。！不。用。說。了。！總。是。女。兒。的。晦。氣。

說罷又哭个不了。藤野道：「好孩子，我原教你不要出去，你不聽我言。今日果然喫這個痛苦。」政子道：「今日也是合當有事，你也不必怪他。這都是我不好。」藤野道：「可不是呢。你是个有年紀的人，就不該放他一个人獨行。我也並不是要埋怨他。你瞧瞧這可憐見的，怎教人見了不心痛。」政子道：「你且坐一坐。我告訴你。今日偏偏不湊巧，到了午飯時候，我覺得身上發熱，先自睡了。剛剛睡到牀上，那德次郎的下宿裏來了一个下女，他送來德次郎一封信。信上說：『今日要趕做報館裏的小說，十分要緊，所以不能來前。特遣人來取一件羽呢的外褂，因為今晚八點鐘，他們要開新聞記者懇親會於芝園的秋風館。穿了好去赴會。請蝶妹擲交來人帶下。』」蝶兒見了這信，就去開箱取衣。及至取出來看時，那肩膀上脫了線，開了一條大縫。蝶兒因想起來了。前三天德次郎原託他縫的，他把這事忘掉了。連忙趕快的縫起來打發這。

紅 一 捻

下女先歸。當時我正熱得發昏。由他去縫。我也不管。你是曉得的。他們兄妹兩人何等要好。他聽說德次郎要穿了去赴會。他拚命的縫到了七點鐘的時候。縫好了。他說娘！我到錦町去。就去來德哥等着。我把這外褂送去。那時候我正徧體發熱也昏昏不曉得什麼時候了。糊裏糊塗答應了他一聲。好他就如飛的去了。藤野道。他回來走小川町過麼。蝶娘道。正是。我剛從勸業場前走來……藤野忙搖手道。蝶兒你靜養着罷。不要多說話。再傷了氣。況且這創痕還未合口。不曉得那癍痕深不深呢。請了醫生麼。他怎麼樣說。政子道。幸虧這傷痕還不深。不過總有一個刀癍的了。你真是嚇昏了。不請醫生。那裏有這個繃帶。還虧縫得快。那蝶兒說縫的時候。比割的時候。痛得多。咧。藤野道。咳。今天這小妮子受了苦了。蝶兒你現在痛不痛麼。你靜養着。不要開口。政子道。你又問他痛不痛。你又教他不要多開口。你心中

究竟怎麼着。我看你天天同人家緝案。鎮定異常。今天犯到自己身上來。也便方寸亂了。藤野道。你不要奚落人。早晚教他落在我手中。政子道。自從蝶兒受傷歸來後。那警察署裏的細川先生同高階先生。已經來過。鄰居各家也來探望過。都牽記着蝶兒。藤野道。怎麼鬧得鄰舍都知道。政子道。你來沒有見咧。那蝶兒回來的時候。變成了一個血人。我這一嚇。非同小可。幸虧這一嚇。倒把我的病嚇走了。至今出了一身汗。比前好了些。

第五回

話說兩頭。却說今夜是新聞記者懇親會的開會日子。在芝公園內秋風館。大張盛宴。當日還有許多舞姬歌女。穿了各色的衣服。真個花飛蝶舞。玉笑珠香。說不盡的繁華。另外更有各種遊戲的事情。彈唱的說書的。變戲法的。弄魔術的。鬧得個不亦樂乎。列位。你道這秋風館在那裏。却據在一個山岡。

紅 捻 一

之上。這山。那東京的人。喚作紅葉山。四面可以眺望。秋風館的背後。隔着一個浦。喚做袖浦。向這袖浦望去。但見房總諸山。隱約在雲霧之中。南面則三田臺的綠樹成陰。一望蒼翳。把那邊一帶村舍人家。都遮着。右有麻布之小山。左邊則丸山危塔。從這樹林中。矗出映着夕照。殘霞風景。可以入畫。庭內紅葉。絢爛秋色。可愛到春來時候。又足滿園的櫻花。襯着清泉白石。碧樹紅欄。分外出色。這秋風館。也有很大的會議堂。極幽的茶話所。搜羅着各種名書。奇畫。異艸。麗花。真是一個絕好所在。所以這地方。都是貴紳。顯達。巨流名士。出入的處所。而且這秋風館裏。又雇着四十多名的侍女。都是韶齡。穉齒。玉貌。花容。從東京。西京。選出來的。美人。預備伺候着各位紳士們的。箏。琵琶。簫。笛。無所不精。書畫。琴棋。逐件皆曉。你想世界上有幾個人。能逃出這色字的範圍。如此排場。這秋風館。自然闐動起來了。閑話少說。且說今天新聞記者。

懇親會裏頭。有個穿蝶娘所縫的羽呢外褂的少年。此人姓水田。名德次郎。別號霞舟。就是藤野堅太郎的外甥。上回書中已略略說過。只是列位還不知道曉得他的家世職業。原來這德次郎自幼父母雙亡。從小時節。就是藤野夫婦兩個撫養成人的。那德次郎到十四五歲時。卽性好文學。到現在居然成了個青年的小說家。在日本文學界中如曉日初上。漸漸的要嶄然露出頭角。藤野却是關心於偵探一道。在這個文學上。是個門外漢。他以爲小說家是分利之輩。無關宏旨。於社會上也無甚力量。所以他心中老大不舒服。暗想縱不能成個政治家。法律家也得研究些理學。工學成了個實業家。不枉我數年撫養。乃終日裏不是蜃雲海市。構造這空中樓閣。便是冷嘲熱罵。虛耗這閑裏光陰。所以兩人志趣不同。有如冰炭不相投了。堅太郎又時常絮聒。教他留心實業。德次郎聽得厭煩了。就搬往錦町的一個下宿去住。落得耳

根清淨。只是心戀着蝶兒。每天總要往還一次。那蝶娘也進過女學校的。普通學問略曉得些兒。又漸漸的領略了些文學家的趣味。知道德次郎的價值。況且又是從小耳鬢廝磨。兩小無猜混在一起。兒頑的現在雖是男長女大。不免彼此有心。一縷情絲早已把他們兩個縛住了。此話暫且不提。且說德次郎是個中立新聞裏面的特約小說家。今日興匆匆的來赴這懇親會。他夢也不會做一個。道是蝶娘被人割破了面了。這天在席上觥籌交錯。不覺多飲了幾杯酒。大有醺醺之意。一時間頭重足輕。那個屋子如旋轉一般。脚下又東歪西斜的寫起字來。德次郎當時就從席間起身。由迴廊下轉至一個靜室。方要進去休憩。只聽得背後有人呼道。水田先生！水田先生！今天飲了多少酒。德次郎回頭看時。却見一個十六七歲的侍女。生得似風前。齒。苔。水上。芙蓉。頭上梳着个上品的島田髻。穿一件百蝶臨風飛白色的。

外。罩。滿。面。堆。下。笑。來。兩。生。醫。過。越。顯。得。嬌。媚。他。帶。着。笑。說。道。水。田。先。生。你。不。是。今。天。醉。了。要。喝。些。醒。酒。湯。麼。德。次。郎。道。不。消。有。茶。或。加。非。賜。一。杯。解。解。渴。足。感。的。了。說。話。時。朦。朦。着。兩。眼。使。出。借。酒。三。分。醉。的。法。子。便。來。攜。那。侍。女。的。手。那。侍。女。把。手。一。拂。急。避。入。茶。室。而。去。回。頭。笑。道。你。站。着。不。要。多。動。我。取。茶。來。給。你。喝。德。次。郎。道。好。！我。在。這。兒。等。呢。不。一。刻。那。侍。女。取。了。把。茶。壺。出。來。旋。開。了。龍。頭。這。茶。就。汨。汨。而。下。德。次。郎。手。中。擎。着。个。茶。杯。笑。道。你。怖。什。麼。難。道。我。要。喫。人。的。麼。侍。女。笑。道。不。是。那。喫。人。的。話。你。們。那。班。報。館。記。者。見。了。你。們。的。影。子。都。怖。德。次。郎。道。這。又。奇。了。報。館。裏。的。人。那。政。府。官。場。恐。怖。暴。他。們。的。陰。私。自。然。是。狠。忌。他。的。與。你。們。又。有。什。麼。相。干。侍。女。道。不。是。我。所。說。的。是。那。班。小。報。館。裏。的。人。他。終。日。在。花。叢。中。或。茶。樓。酒。館。摘。我。們。的。瑕。疵。像。你。們。那。種。大。報。館。裏。自。然。不。管。這。瑣。碎。之。事。的。了。德。次。郎。道。這。倒。難。說。就。是。今。天。

席上各處雜報記者也不少。不曉得明天新聞報紙上有品評你們的話呢。侍女笑道。休得虛言。今天你們各位報館裏的先生。都是有名望的人。難道管我們這些事的。德次郎道。那倒論不定。第一我明天就要記一條秋風館裏的侍女某。某怎麼樣。醜陋。你道好不好。侍女道。那亦聽憑先生。這醜陋不醜陋。是瞞不過人的。不比那種官吏鬼鬼崇崇的。怖人知道。他秘事。德次郎道。你知道就是了。

第六回

停了一停。那侍女又問道。水田先生。你這中立新聞上的『山櫻』以後怎樣。德次郎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將來這部書怎樣完結。侍女道。可不是我。說你們終自隱着不肯告人的。嚶！我且問你。你們小說書上所描寫的女人的衣服。女人的裝束。各各不同。又是怎樣的。傅粉。怎樣的。梳髮。究竟是誰。

告訴你們的。想是你們夫人是個顧問官了。德次郎道：只是我還沒有娶妻。侍女道：這話我却不信。德次郎道：你不信由你。小說書中常說的郎才女貌。又話什麼才子佳人。所以他們選擇尤苛。真個要踏破鐵鞋。不曉得那裏去尋這佳人咧。侍女道：小說家眼界怎樣高。然則據他們看來。秋風館裏沒有一個可取的了。德次郎道：統是羅剎國的惡魔。侍女道：豈有此理。德次郎道：不但此也。或者把你們編在小說裏頭。也未可知。侍女道：可不是。我說你們小說家可怖得狠。德次郎道：你說我們可怖麼。我們自然是世界上第一可厭的濁物。不然就是魔鬼或是幽靈。請你少近着些。我們快出去罷。說時立起身來。想推這侍女。侍女正捧着一杯茶。心中一慌。把這杯茶一側。濺了德次郎滿身。德次郎道：好了。好了。我的酒也醒了。侍女道：果真麼。那我有正經事要請教先生了。德次郎道：什麼事。侍女道：我有一句話要問先生。但是先

生須將實情告我聽。次郎道：到底什麼事，說得這樣懇摯。侍女坐定，正色道：先生不是在中立新聞中擔任這『山櫻』小說的麼？德次郎道：是。侍女道：這『山櫻』的小說中，不是有個女郎名喚阿菊的麼？德次郎道：呀！你亦讀我的小說麼？謝謝你。侍女道：我最喜歡讀小說，我更喜歡讀那中立新聞上的『山櫻』小說。每天早上，我們秋風館裏發送來的新聞紙，我們都搶着先看。這中立新聞呢，德次郎道：怎麼便得你們這樣歡迎？侍女道：一來大家都說先生這小說做得好，又希奇，又有趣。德次郎道：承讚了。第二呢，侍女道：第二恰好，我們這秋風館裏也有一個阿菊。這秋風館裏的阿菊，同『山櫻』小說上所說的阿菊一切情形有些髣髴。德次郎道：這又奇了。我那裏曉得這秋風館有個阿菊，我便編他到小說裏去。侍女道：所以我想把那阿菊的履歷告訴先生，不曉得先生願聞不願聞。德次郎道：妙哉。世界

上却有這種巧事。真所謂不可思議的了。那偶然姓名相同。原是有。的。什麼連他的歷史。都與書中無二。豈不更奇了麼。侍女道。就是那死別雙親一段。秋風館裏的阿菊。也是這樣。苦楚真個。先生鬚髯。是替他描寫的。德次郎道。既然如此。我倒要見見這人。不曉得他可在這裏不在這裏。侍女道。你願意見他。不曉得他願意見你。不願意見你。德次郎道。這有什麼不願意。他既是同『山櫻』小說中的阿菊一樣。的。孤苦自然。是個狠可憐見的人了。我也是父母早故。真個與他同病相憐。德次郎說罷。又歎了一口氣。只見那侍女低垂粉頸。半晌不做一聲。一會兒連眼圈都紅了。那淚珠留他不住。似斷線一般。把個德次郎嚇呆了。滿腹猜疑。不明白什麼緣故。問他時。他終不肯話。正在疑惑之際。只見外面又走來一個侍女。口中嚷道。菊姊。我那裏不尋你。你倒在這裏列位。你道這同德次郎說話的侍女是誰。却原來就是阿菊。他

聽德次郎說他可憐。不覺傷心。當時他見有姊妹進來。就抹乾淚痕。笑道。我早就來了。那進來的侍女相了相他的臉。說道。你爲什麼傷心。阿菊笑道。沒有事。聽水田先生講『山櫻』的小說罷了。侍女道。這就是著『山櫻』的霞舟先生麼。可惜我不在這兒。沒有聽他講。德次郎剛要答時。忽聽外面有人呼道。霞舟君！霞舟君！在那裏。怎麼不見了。德次郎聽了道。這是關山人的聲音。他又醉得不堪了。說時就向阿菊看了一眼道。我們有話。明天講罷。話猶未了。那關山人已經進來。嚷道。水田君。我同一个客來了。德次郎看時。只見關山人的背後。果然隨了一個人進來。

第七回

你道此人怎生打扮。頭上戴一頂高黑帽子。身上穿一件鼠色毛呢外褂。胸前垂一掛金鍊。走近前來。香氣馥郁。大約有小半瓶的香水。都傾在那手絹。

上。同。身。上。鈕。扣。上。插。着。一。朵。紅。花。也。不。曉。是。朵。什。麼。花。口。中。銜。着。一。枝。雪。茄。烟。戴。上。一。個。金。絲。眼。鏡。洋。洋。得。意。自。命。是。個。出。洋。歸。來。的。樣。子。只。是。那。個。人。骨。瘦。如。柴。形。容。猥。瑣。而。且。一。雙。鼠。目。不。住。的。把。人。上。下。打。量。十。分。叵。測。再。看。那。關。山。人。時。他。還。是。穿。着。本。國。的。衣。服。大。大。的。袖。兒。寬。寬。的。腰。兒。高。高。的。展。兒。走。起。路。來。咕。咯。咕。咯。鬧。個。不。了。你。道。這。關。山。人。是。何。等。人。物。也。是。一。個。小。說。家。他。是。最。喜。歡。著。這。滑。稽。小。說。的。因。爲。他。姓。小。野。人。家。都。喚。他。小。野。關。山。人。那。時。關。山。人。就。紹。介。道。霞。舟。君。這。位。紳。士。是。從。美。國。新。歸。來。的。中。里。長。良。君。就。是。這『桑。港。奇。事』的。著。作。家。德。次。郎。道。久。仰。久。仰。關。山。人。又。向。中。里。長。良。道。這。位。是。現。今。文。學。界。的。新。少。年。水。田。德。次。郎。別。號。霞。舟。君。的。便。是。中。里。就。在。衣。袋。中。取。出。名。刺。恭。恭。敬。敬。的。送。至。德。次。郎。前。道。小。弟。在。桑。港。的。時。節。就。慕。大。名。今。日。相。見。頓。慰。飢。渴。何。幸。如。之。兩。人。又。謙。遜。了。一。回。德。次。郎。道。

中里先生是什麼時候來的。今天席上。却沒有遇見。關山人道。原是哪。中里君。却來遲了。數刻。大家都鬧着。要請他。罰酒。咧。長良道。我因為到那神田去轉了一轉。不覺來遲了數刻。關山人道。還有一事。中里君要奉懇足下。現在中里君不是新著了一部冒險小說。喚作『石山鐵雄』麼。這小說新近出版。是秋琴堂的洋裝上製。還有極鮮艷的五彩石印。武內桂舟先生所畫的。裝作部面。形式也好。內容也好。德次郎道。出版後。一定要請教。關山人道。長良先生說本來就要奉贈一冊。呈請指教。因為那印刷廠裏出書狠遲。尙在校對未竣。所以還未能奉上。曉得水田先生在中立新聞主持筆政。尙能介紹新著。裏略略揄揚。便是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了。長良道。關山人說的。便是小弟私願。關山人道。近來往往一種新書出版。須得新聞紙上。同他吹噓吹噓。便可在二三个月裏重個數版。況且現在長良君至得意的冒險小

說。足。下。應。得。同。他。紹。介。幾。句。德。次。郎。道。小。野。君。是。曉。得。的。我。們。報。館。裏。各。有。職。司。那。批。評。家。是。個。不。足。庵。主。人。非。弟。之。職。關。山。人。道。這。個。人。我。知。道。他。是。愛。寫。情。小。說。的。不。喜。別。的。長。良。道。我。們。託。了。水。田。君。也。是。一。樣。的。列。位。你。知。道。現。在。東。京。的。出。版。物。有。一。種。風。氣。往。往。在。那。一。書。未。出。牌。之。先。已。囑。託。報。館。記。者。代。為。揄。揚。閱。報。的。人。預。先。就。知。道。那。書。要。出。版。了。等。到。出。版。時。候。大。家。都。道。報。館。裏。稱。讚。他。定。是。好。的。無。論。如。何。終。得。購。一。冊。纔。好。所。以。一。發。行。就。數。千。冊。其。實。也。祇。平。平。德。次。郎。却。素。來。不。喜。這。種。情。形。他。亦。不。輕。於。揄。揚。人。他。說。文。章。自。有。真。價。一。書。出。板。數。千。萬。人。同。聲。喝。采。也。好。教。一。個。人。獨。具。隻。眼。也。好。至。於。發。行。的。多。寡。著。書。的。人。更。不。能。橫。亘。胸。中。了。德。次。郎。口。中。不。說。心。裏。却。不。以。爲。然。因。笑。着。道。中。里。先。生。此。事。託。我。恐。不。中。用。還。是。另。外。託。人。好。關。山。人。道。現。在。新。出。的。小。說。也。甚。多。不。過。好。的。也。少。批。評。家。沒。有。見。書。

也。難。憑。空。批。評。就。是。以。偵。探。小。說。而。言。出。的。也。很。多。德。次。郎。道。是。啊。不。曉。得。那。裏。來。這。許。多。偵。探。小。說。有。的。改。頭。換。面。仍。舊。是。這。部。書。有。的。把。外。國。人。名。地。名。換。了。些。日。本。人。名。地。名。就。算。自。出。心。裁。的。了。你。道。可。笑。不。可。笑。關。山。人。道。現。在。大。半。都。是。獺。祭。東。剿。西。襲。罷。了。有。的。能。翻。譯。些。泰。西。偵。探。文。庫。也。算。是。極。好。的。了。德。次。郎。道。編。那。日。本。事。實。的。却。不。多。關。山。人。道。若。講。偵。探。小。說。則。現。在。新。出。的。那。件。割。面。事。情。真。是。偵。探。小。說。家。的。好。材。料。說。時。中。里。長。良。接。口。道。倫。在。美。國。有。此。事。件。早。已。編。成。小。說。的。了。你。們。不。曉。得。新。紐。約。地。方。有。個。小。說。製。造。所。這。裏。頭。出。小。說。狠。快。德。次。郎。道。什。麼。喚。做。小。說。製。造。所。我。們。日。本。只。有。那。香。水。製。造。所。肥。皂。製。造。所。從。來。沒。有。聽。見。有。什。麼。小。說。製。造。所。關。山。人。道。奇。聞。奇。聞。那。裏。有。什。麼。小。說。製。造。所。出。來。真。是。奇。聞。德。次。郎。道。這。小。說。製。造。所。如。何。組。合。如。何。成。立。倒。要。請。教。長。良。道。小。弟。略。知。一。二。可。以。

奉告。小說製造所的组织。真是不可思議。其初不過書籍出版會社。幾個同志。連合而成。後來入股者。漸漸而多。其辦事規則。亦頗井井有條。他們辦事人員。請得也就不少。有十個書記生。也有通法文的。也有通德文的。也有通俄文的。其餘通各國文的。都有。他們聚在一處。就把各國的新聞紙。天天披閱。選擇裏頭新奇可喜的。摘出來。譯的。鈔的。鈔都擱在一塊兒。又把各國發行的雜誌。講談集。裏頭。可以做小說的材料。的都交到調查部裏。德次郎道。調查部裏怎麼樣。長良道。調查部的人員。比書記生更上等些。他把書記生鈔譯的各條。一一讀過。將甲的雜報。同乙的新聞。併合起來。又將丙的小說。同丁的短篇。連續起來。或者一件事。各說不同。又要把他調和混合。法國報上的話。同德國報上的話。都收在一處。就漸漸的一部小說的材料。丁關山人道。妙極妙極。起初書記生的營生。是收字紙的生涯。現在的調查部。

又是襍糊匠的事業了。長良道調查部成了一部小說材料。然後送到著述部去。著述部裏請幾位有名的小說家編緝起來。或者著述部裏要出那一種書。先向調查部去定了。教他預備材料。他們也自己不求名譽。大半都是匿名的。只要一出書。購者紛至。他們的目的。就算已達了。所以著述部裏旁的都不管。只要購究全部書的結構就好了。亦有把前人所作的書。顛倒抽的。以取利換。可是不少。關山人道。這便一出書。人家都喝采嗎。德次郎道。這等情形。我總不以為然。文章那有這樣做的。可不是四五年前。我們櫻洞散史。他說現在的小說家。狠有把前人所作的改頭換面。希圖射利的。真個是文人無行。一至於此。德次郎無心說了這幾句話。那裏曉得中里長良却滿心不快。關山人道。現在大阪的某君。他那小說。在數年前。已經出版。現在又改了書中的人名地名。聽說賣在某地方新聞。并且不止一次。再過了數天。

又賣在某地方新聞。一種小說。竟賣了五六回。他那想錢的法子。太利害了。他們三人談了半晌。秋風館裏客已經都散了。他們三人也就起身歸家。那侍女們送出們來。呼道水田先生！小野先生！中里先生！明天來。明天來。走到門前。就有三部人力車。飛也似的奔來。水田踏上車子。還聽後面阿菊的聲音。呼道水田先生。今天所說的。不要忘了。德次郎道。不忘。不忘。那車就如飛而去。到了新橋。小野中里就分路了。

第八回

德次郎到了神田錦町的下宿去。那下女就告訴他。藤野家的蝶姑娘。今天晚上從這小川町過。不曉得又是誰。聽說面部又被人劃破了。德次郎聽了。如半空中震个霹靂。疾忙飛奔紅梅町來。那時蝶娘的患部疼痛。身禮發熱。請了一个外科專門的村上醫學士來診治。德次郎踏入門來。便呼道。蝶妹

怎樣了。我剛從秋風館回來。聽說蝶妹被創。飛也似的奔來。藤野同政子齊聲道。可不是。這是從那裏說起呢。現在正請村上先生診治。你去瞧瞧他罷。說時。德次郎就走至蝶娘病牀之前。那醫學士同了一個下手。正在診治。先解下了繃帶。又取去了消毒綿。及油紙。再用石灰酸水把他的創口血痕細細洗淨。蝶娘忍着痛。雙蛾緊蹙。萬種可憐。德次郎見了。更自心中難過。不消說了。

却說當時老偵探藤野亦在病榻之前。看那醫生洗滌傷口。忽然將手一拍。呼道。妙！妙！得了！倒把衆人都嚇了一跳。那時正在醫病的時候。大家都也不好問。醫學士就在傷口上撒上藥。再把油紙消毒綿等包上。外面再紮上繃帶。政子起先因爲怖。瞧見他女兒的傷口。所以避在外房。現在曉得包紮已畢。捧了一銅盤的洗手水。進來問道。不妨事罷。女孩兒家的面部。是

最要緊的村上先生。要請你格外當心。村上道。夫人放心。姑娘的傷痕。雖然利害。憑着醫生這點藥力。手法。包可五六月後消滅無迹。政子道。如此深足感謝。妾心也放心得下了。村上道。姑娘還算運氣。不會傷着眼球。僅離開數分。不然更費事了。藤野道。那兇手。究竟不曉得是怎樣的。狠心狗肺。下此毒手。村上道。這一回。令媛的受害。他曉得是偵探的女兒。他又曉得是有名的藤野偵探的女兒。況且又在這小川町。是個熱鬧的地方。又不是更深夜靜。可見這賊的膽子不小呢。藤野道。他知道是偵探的女兒。他故意來捋虎鬚。也就可惡。只是光天化日之下。乃容這輩魍魎。出沒無忌。這不是我們警察同偵探的羞恥麼。不要說別的。就此一鬧。那神隱的名譽也減削了好些呢。那時德次郎正走近前來。問道。母舅。那時候蝶妹洗傷口時。你不是說什麼得了！得了！究竟是得了什麼證據呢。村上道。是啊。當時我却不敢問。因

爲正爲調治的時候。想藤野先生必有高見。乞道其詳。藤野低聲道。不是旁的。我瞧這犯罪的人。一定是個。左。手。上。前。的。他。那。左。手。比。了。右。手。更。爲。便。利。村。上。道。這。是。什。麼。講。究。倒。要。請。教。藤。野。道。說。來。却。甚。是。平。易。要。知。道。這。個。緣。故。先。將。這。十。幾。個。的。被。害。女。子。逐。一。調。查。就。知。道。犯。人。是。左。手。上。前。的。說。時。村。上。醫。學。士。的。下。手。恰。好。走。近。前。來。藤。野。就。閉。口。不。話。

停。了。一。會。兒。醫。學。士。的。下。手。去。了。藤。野。又。低。聲。道。講。此。番。割。面。事。件。出。事。的。地。方。卻。有。兩。種。一。種。是。極。熱。鬧。的。地。方。一。種。是。極。冷。靜。的。地。方。村。上。道。這。話。不。差。像。牛。込。的。御。堀。端。及。丸。之。內。這。種。此。是。極。冷。靜。的。地。方。像。銀。座。通。淺。草。區。及。現。在。的。小。川。町。都。是。極。熱。鬧。的。地。方。是。不。是。麼。藤。野。道。凡。在。冷。靜。的。地。方。出。事。必。在。黑。闇。之。時。或。夜。深。人。靜。警。察。一。時。走。不。到。的。時。候。村。上。道。是。是。藤。野。道。凡。在。熱。鬧。的。地。方。出。事。必。在。人。聲。喧。闐。混。雜。的。時。候。或。迎。神。賽。會。之。

日或舉行祭禮的那一天。總在人叢裏一混。就可以不見的時候。德次郎道。今天就是五十稻荷的賽會之日。所以小川町一帶熱鬧得了不得。藤野道。據我的觀察。却同別的偵探意見不同。我喜歡在人家不注意的地方。想往往在極小的證據上。就此可以破案。現在我調查受傷的女子。得了一個證據。却是還有些疑疑惑惑。此刻瞧見了蝶兒的傷痕。覺得更確切不移了。村上道。究竟什麼證據。藤野道。歷據被害人的訴詞。凡是在冷靜地方同黑闇時候被害的。這兇手一定是從對面來的。出人不意。削肩而過。一着手他就跑了。村上道。不差。我亦聽見警察醫說。這傷痕有從對面劃的。有從背後來的。各各不同。藤野道。凡是在熱鬧的地方被害的。都是從後面。忽覺有人摸他的臉。急回頭看時。已擠入人叢而去。或十字口轉角地方。他一轉灣。就可以使人不見。德次郎道。這賊從後面來。自然人家更不防備了。藤野道。現

紅 槍 一

在。有。句。最。要。緊。的。話。也。算。這。案。情。中。一。個。證。據。却。是。賊。從。對。面。來。受。傷。在。右。面。賊。從。背。後。來。受。傷。在。左。面。就。是。在。冷。靜。地。方。賊。傷。人。右。頰。在。熱。鬧。地。方。賊。傷。人。左。頰。你。們。殺。尋。常。的。人。多。是。右。手。上。前。的。既。已。右。手。上。前。那。時。劈。面。而。來。應。該。傷。人。的。左。頰。且。從。自。己。的。左。肩。擦。人。左。肩。而。逃。是。爲。常。理。再。沒。有。擦。人。右。肩。而。逃。的。理。因。爲。他。藏。剃。刀。在。手。裏。的。時。候。總。是。鋒。向。外。食。指。在。上。拇。指。在。下。劃。人。的。左。面。時。又。必。定。刀。痕。自。右。而。左。一。面。擦。肩。而。逃。最。爲。便。利。若。以。右。手。劃。人。右。頰。斷。沒。有。這。樣。順。手。且。若。使。鋒。向。外。拇。指。在。上。食。指。在。下。這。就。把。膀。子。折。向。外。面。狠。覺。不。便。你。們。試。試。就。知。道。了。村。上。道。這。話。狠。是。現。在。面。部。受。傷。的。刀。痕。都。是。離。鼻。數。分。起。至。近。耳。數。分。止。可。見。他。一。頭。劃。一。頭。擦。肩。而。逃。可。見。他。劃。左。頰。就。擦。左。肩。而。逃。劃。右。頰。就。擦。右。肩。而。逃。再。沒。得。差。的。藤。野。道。村。上。先。生。的。話。狠。明。白。那。就。曉。得。右。手。上。前。的。從。後。面。來。要。割。人。的。

左。頰。便。是。逆。手。非。常。不。便。德。次。郎。道。這。一。定。的。道。理。非。但。這。臂。膊。要。向。後。彎。在。這。熱。鬧。地。方。不。是。要。被。人。看。見。了。麼。藤。野。道。似。此。說。來。你。們。已。經。知。道。右。手。上。前。的。對。面。來。不。便。割。人。右。頰。背。後。來。不。便。割。人。左。頰。然。而。據。現。在。的。調。查。受。傷。的。人。正。與。此。相。反。偏。是。對。面。來。的。傷。右。頰。背。後。來。的。傷。左。頰。這。不。是。左。手。上。前。的。人。一。個。證。據。麼。你。們。想。想。我。這。話。是。不。是。呢。老。偵。探。說。到。這。裏。大。家。都。狠。佩。服。那。時。壁。上。報。時。鐘。已。經。噹。噹。然。敲。了。十。二。下。了。

第九回

藤。野。道。啊。嚟。什。麼。這。時。候。已。經。不。早。了。村。上。道。聽。了。先。生。的。話。把。我。也。聽。忘。了。明。天。還。要。早。起。伺。候。病。人。失。陪。了。藤。野。道。我。以。前。所。說。的。一。席。話。請。先。生。爲。我。守。秘。密。之。德。義。不。拘。什。麼。地。方。切。勿。洩。漏。一。句。村。上。道。不。用。擔。心。我。自。知。道。政。子。道。多。謝。村。上。先。生。的。靈。藥。蝶。兒。現。不。覺。得。痛。了。等。他。好。了。再。教。他。

登門叩謝。村上道：「不敢。我望姑娘早早創痕全愈就好了。」說罷，村上醫學士提起皮包，同了他的下手告辭而去。

那時水田德次郎道：「今天我不回下宿去了。在此陪陪妹妹罷。」政子道：「很好。你母舅明天要早起辦事。我的病不過勉強支持。還沒有全愈。你在這裏很好。」德次郎道：「我一面看護他，一面又可以多做一回新聞紙上的小說，也不至於無聊了。」藤野道：「既然如此，我先要去睡了。明天還要幹我的事。倘然捉得大罪人，亦算除了東京一个大害呢。」說時，藤野先去安睡。政子的病還沒有好。不過被蝶娘一嚇，一時嚇忘了。至今漸漸不支，也先去安睡。當時蝶娘的牀前，就剩了德次郎一人。

德次郎當時一面看護病人，一面就續他的『山櫻』小說。列位，你們要曉得那新聞紙上的小說家，卻有一種通病。他那小說在初登時候，總是預先

做好了七八回。付與報館。後來就一天遲。如一天。到得過了數十天。他明日發行的新聞紙。今天還沒有預備。弄到午後三點鐘。印刷部抵死的催他。還沒有停當。若一天有了要緊的事。這小說不能多做。他就想出許多法子。或者八九个字。也算一行。或者點了許多黑點。做作許多記號。到末了。還有半回寫上『此回未完』四字罷了。編輯部雖是催促的信如雪片一般。他還是戰書。雖急不開封的樣子。總要到別種稿子都上版。他纔沒有法子再遲了。今天德次郎他雖是腹稿預先打定。然而脫稿也是一樣的遲慢。明天發行的。今天在沒有到秋風館之前。已經做好。只是後天發行的。卻是還沒有動草咧。

德次郎此時就預備後天發行的小說。剛剛寫了五六句。正要寫那書中阿菊的事情。忽而想起今天的宴會。同秋風館裏的阿菊來了。他心裏想何以

小說書中的阿菊。同秋風館裏的阿菊。一樣可憐。真是奇怪之極。今天瞧他。意態殷勤。十分屬意於我。又臨別時。再四叮囑後會。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不要『山櫻』上的阿菊跑了。下來做了秋風館的侍女嗎。德次郎一時胡思亂想。不覺的那枝筆。自然停了。一時間。又想起阿菊的嬌癡情狀。如在目前。論起來。蝶娘的容貌。也不減於阿菊。只是現在。却添上一個刀瘢。未免因此減色。德次郎想到這裏。幾幾乎要把愛蝶娘的愛情。分幾成。移到阿菊身上。後來一轉念。間。疾忙收轉。念頭自己埋怨自己。道。『這。是什麼話呢。好端端的。怎麼把個秋風館裏的侍女。來比起我蝶妹來。雖是蝶妹面上受傷。未免於花容有損。然而我們的愛情。斷不能因之有減。況且我們兩人從小耳鬢厮磨。大家性情投合。古人說得好。從來娶妻取德。不取色。難道外面來了個不知誰何的人。就可侵奪我同蝶妹神聖的愛情麼。德次郎思深。腦動。不覺

神魂疲倦。一合眼。鬚髯。又到了。秋風館。忽而中里。忽而阿菊。忽而歌妓舞女。笑語花香。忽而學士文人。高譚雄辯。正在夢境迷離之際。只聽得蝶娘牀上一聲阿呀。把个德次郎嚇了一大跳。

第十回

德次郎聽見蝶娘牀上阿呀一聲。連忙跑過來。湊着枕邊問道。蝶妹。甚麼事？蝶妹。甚麼事？蝶娘翻了一个身。見是德次郎。透了一口氣。慢慢的道。沒有事。不過做了一個夢。德次郎道。什麼夢。爲何叫喚起來。倒被你連我的渴睡都嚇醒了。蝶娘道。真是惡夢。我想這夢終有些兒不祥。說時。撲簌簌。眼淚如珍珠。斷線一般。德次郎忙掏出手巾。一面替他拭淚。一面說道。好端端的。這是那裏說起。爲什麼。又傷起心來。創口纔合。又剛剛敷了藥。何苦呢。自己身體要緊。將就些罷。你倒底做了什麼夢。我給你詳解。蝶娘道。不用說了。我

朦。朧。着。睡。去。髻。髻。覺。得。我。的。面。龐。上。潰。爛。起。來。了。我。拿。鏡。子。一。照。嚇。得。了。不。得。原。來。連。我。的。眼。珠。都。吊。下。來。了。我。還。記。得。那。一。天。到。你。下。宿。裏。來。路。上。看。見。一。個。人。滿。面。潰。爛。從。醫。院。裏。出。來。我。還。說。他。不。曉。得。造。下。什。麼。冤。孽。現。在。把。這。鏡。子。一。照。自。己。竟。同。他。一。模。一。樣。德。哥。你。道。我。急。不。急。呢。德。次。郎。道。豈。有。此。理。這。混。賬。的。夢。你。不。要。信。他。蝶。娘。道。後。來。我。見。了。德。哥。德。哥。攏。着。嘴。不。理。我。我。同。德。哥。講。話。德。哥。背。着。臉。不。做。聲。我。心。中。想。一。定。德。哥。見。我。面。上。潰。爛。厭。着。我。了。德。次。郎。笑。道。那。裏。有。這。事。可。笑。可。笑。蝶。娘。道。我。想。我。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厭。物。了。人。家。嫌。着。我。也。沒。得。說。怎。麼。德。哥。也。嫌。着。我。我。還。在。世。上。做。什。麼。不。如。早。些。死。了。落。得。乾。淨。我。想。起。來。就。不。覺。傷。心。了。說。罷。又。嗚。咽。起。來。了。德。次。郎。道。咳。我。教。你。不。用。傷。心。不。是。今。天。村。上。先。生。說。過。了。三。四。個。月。或。五。六。個。月。運。這。癩。痕。也。沒。有。了。麼。你。別。擔。心。總。不。能。像。你。那。天。瞧。見。的。

人這樣狼狽。縱使成了這個樣子。人家都嫌你。你哥哥終不嫌你。你放心吧。別再胡思亂想了。蝶娘道。只恐你口不應心。德次郎道。妹妹不信。我就賭個咒給妹妹聽。聽蝶娘忙接口道。不用說了。只要你心裏知道。就算平白無故的。又賭什麼咒。况且我也夢中的事。究竟不是實事。德次郎道。可又來。你明明知道夢中的事故意的要來。嘔我罷了。蝶娘嗤的一聲笑。了一個翻身。背着燈光。朝着裏床而臥。德次郎道。好了。只要多笑幾次。這創痕就平復了。

停了一會兒。德次郎又低聲問道。前天我們的話。你探着母舅。母舅的意思。如何。蝶娘道。我母親倒不說什麼。只是我父親執拗得狠。德次郎道。我母舅嫌着我。因為我不肯專心實業。是不是。蝶娘道。他還執着親族結婚的弊害。說什麼。生出小孩子來。一定軟弱。這許多話。我亦記不清楚了。德次郎道。

紅 拾 一

母舅也無非顧着我水田家的嗣續起見。但是我的愛情只有一人萬一這裏頭有了阻力使我失望。我是一生守孤獨主義的。到那時候嗣也要絕了。還論得到軟弱不軟弱。母舅既是疼着我。必然可憐見我的。蝶娘道。算了罷。你外面女友也多。得狠難道除掉親族上就沒有第二個了。你揀一個玉貌無瑕的不強似我們這癍痕滿面人家見了可厭的人麼。德次郎道。我的心什麼妹妹還不知道。我要哄着妹妹不要說對不住妹妹也對不住自己。我們一輩子從小兒到如今都是相親相近的。難道到此就變了心麼。只是妹妹用這些話來嘔我也不犯着蝶娘裏着一幅桃紅綾紬的夾被一聲兒不言語。德次郎道。妹妹聽見我的話麼。怎麼一句話也不答應我。蝶娘道。知道了。有話明天講罷。我要睡咧。說時合着眼便不去理他。德次郎搭訕着仍去續他的小說。沒有到兩點鐘的時候天色已大明了。

第十一回

明天早晨。藤野絕早起來。就出去偵探這件事情。扮了个拾字紙的人。列位。你們聽了。總以為日本也有像中國這一輩老先生胸前掛着一个青布袋。手裏拿着一個鐵鉗。到處揭那牆壁上的招貼。拾那街坊上的糞紙。也算是个慈善事業中一件事的麼。不知那日本的拾字紙的人。同我們中國的宗旨。卻是大不相同。我們中國以為敬惜字紙。文昌帝君在閻中來護將來。中狀元點翰林。都是這個功勞。所以把他敬謹焚化。這個灰還要送入洪流。恐怕被人踐踏。那日本則近來講究廢物利用的道理。他們說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可以稱他是廢物的。只是不曉得他的用處。就罷了。就是這字紙一項。他拾來用藥水鍊過。仍舊可以製成潔白的紙張。白白的燒化了。豈不是把有用變作無用。那真个是暴殄天物。纔算罪過。咧。閑文少叙。且說藤野堅

太郎扮了个拾字紙的人。一路明查暗訪。心中想着怎麼樣可以遇見兇手。除此社會上大害。并可以報吾女兒的私仇。各處周圍巡察一回。也沒見什麼動靜。有時到各區警察局裏坐坐。同別个偵探談談。也麼有什麼眉目。不覺一天又過了。正是夕陽在山。人影散亂的時候。藤野手中執着个拾字紙的竹鉗。不住在人叢中亂走。既而天色已黑。街上的電氣燈。煤氣燈。點着通明。藤野想。今天耗費了一天的工夫。仍歸無用。眼見得又白費了一天了。就是歸家把字紙一一調查。這無非大海撈針罷了。今天扮了這拾字紙的不濟事。明天想法子要改扮別个形藏纔好。心中一路籌畫。不覺走到土手下。的地方。向市个谷的馬路穿出。要回紅梅町。一定要從富士見町抄九段阪。順路而過。藤野當時猛然想起土手四番町。是个最爲僻靜之區。今天又是沒有月亮的黑天。聽說這兇手在僻靜地方出事。總在大黑天時候多。這也

檢

紅

一

是恐怖被人家覺察的緣故。然則我何不到土手四番町去走遭也好。心中想時那兩只腳已經轉了灣了。他就認定三崎町邊行來。那時候天越發黑了。烏洞洞的伸手瞧不見五指。這地方因為大家視為畏途。所以不到夜人跡就斷絕的了。

列位。你道這土手四番町是個什麼所在。那右面是人家的後門。左面是一個斷溪。溪水潺潺的響。和着蟲聲唧唧分外幽淒。溪邊更有一帶松樹。拗枝曲幹。髣髴像個魔鬼的手。伸着前來攬人的樣子。再向前去。是一帶叢墓。每當風淒月黑。之天鬼聲啾啾不寒而慄。并且相傳那邊的松樹上有縊死鬼。那邊的溪岸邊有溺水兒。以為這個所在是幽靈出沒之所。如此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再加之裝點髣髴都是親眼見的。說到這個地方。大家都咋舌搖頭起來。以前此地還有個小學校。後來移到別處去。這個屋子就改為陸軍

的軍械局。却說今天藤野剛走到軍械局門前。待要轉灣。只聽得離開十餘家門面的一个黑闇地方。一聲殺人。好像女子聲音。又接連著數聲殺人！死人！藤野聽了。如箭脫弦。飛也似的直奔前來。只見一个黑影在面前一晃。如同電光石火一般。藤野睜着眼。極力向前望時。已經隔有半町之遙。疾忙追來。只見一个灣形跡。全無。藤野叫了一聲可惜。立刻回轉原處。要來尋這被害的人。那知叫了兩聲。只有牆壁上的應聲響。却沒有一個人。答應。藤野自言自語的說道。咦。這又奇了。難道那兇手逃了。這被害的也逃了。不成。這事真奇怪了。况且這個地方。大家都視爲畏途。一个女孩兒家。昏黃月黑。在這冷清清的地方。又沒有一个提燈。這裏頭狠有疑竇。正在尋思之際。一會兒又想起他在匆忙之間。或者有遺失物。丟在這裏。這倒是絕大一个證據物。藤野想到那裏。便在身邊取出一匣火柴。擦上火東西亂照。只見

地。上。數。點。血。痕。似。桃。花。點。點。隨。着。血。痕。照。去。卻。只。望。隱。僻。處。走。過。一。二。家。門。面。這。血。痕。就。沒。有。了。藤。野。暗。想。這。裏。頭。一。定。另。有。別。情。你。想。這。人。既。已。被。兇。人。割。破。面。龐。自。然。望。熱。鬧。處。走。那。裏。再。有。望。冷。僻。處。走。的。道。理。這。定。是。他。恐。怖。被。人。看。出。破。綻。所。以。情。願。在。黑。闇。中。逃。走。似。此。想。來。這。割。面。是。一。件。事。情。在。割。面。以。外。又。有。一。件。事。情。必。然。無。疑。的。了。藤。野。一。路。想。一。路。又。擦。上。幾。枝。火。柴。彎。着。腰。各。處。搜。尋。那。知。事。有。湊。巧。果。然。離。不。了。多。遠。有。一。件。白。東。西。留。在。草。上。藤。野。連。忙。拾。起。看。時。卻。是。一。幅。信。箋。已。經。撕。得。四。分。五。裂。那。時。把。火。柴。擦。上。也。瞧。不。清。楚。藤。野。得。了。這。件。東。西。如。獲。至。寶。疾。忙。將。這。信。塞。在。懷。中。便。欣。欣。然。直。奔。紅。梅。町。的。家。裏。來。

第十二回

却說水田德次郎當夜起好了小說的草稿。到明天直睡到午後。方纔起來。

至三點鐘的時候。方始把這一回的小說騰清妥當。欲待交郵局送去。又恐錯了時候。便自己帶了原稿。直奔新聞社的編輯部來。編輯部立刻就發交排字房。那時水田德次郎剛坐在編輯房。同幾個新聞記者閑談。只見社長那邊打發個小使來。說道。水田先生。社長有話同你講。請你到應接所少坐。社長在那裏等着呢。德次郎道。社長請我何事。你知道麼。小使道。不知道。德次郎道。別是又爲這小說稿送得遲了。小使道。這事我也不知道。橫豎先生見了社長總知道的。說着。德次郎隨着小使進來。社長早在應接所相待。見德次郎進來。社長起立道。水田君。請這裏坐。德次道。社長這兩天好。社長道。託賴無恙。今天請足下來。却有些兒小事相商。德次郎道。何事。莫非又爲着小說稿送遲了。社長道。這算什麼事。只爲近幾天議會休止。朝鮮事件又沒有什麼新聞。我們這報上。沒有什麼精彩。我想總要把閱報人的精神提一

提。髻。髻。青。天。一。個。霹。靂。把。他。們。的。渴。睡。驚。醒。纔。好。德。次。郎。道。想。什。麼。法。子。呢。社。長。道。現。在。我。想。把。各。社。會。的。內。幕。一。一。發。表。出。來。先。預。備。些。大。略。材。料。然。後。下。筆。第。一。政。治。家。的。內。幕。是。我。同。筆。林。兩。個。人。已。經。擔。任。了。工。業。社。會。這。一。面。木。石。學。士。他。已。認。定。去。了。其。餘。鑛。業。農。業。商。業。航。海。業。戲。館。酒。樓。妓。院。書。寓。說。平。話。的。角。力。家。甚。至。乞。丐。臺。基。種。種。下。等。社。會。大。家。分。門。去。調。查。足。下。也。要。認。定。一。二。門。所。以。特。同。足。下。商。量。德。次。郎。道。社。長。的。意。思。教。我。認。定。那。一。門。呢。社。長。道。昨。天。足。下。不。是。在。秋。風。館。麼。德。次。郎。道。是。啊。社。長。道。只。就。這。秋。風。館。的。內。幕。已。經。足。穀。的。了。你。想。他。是。東。京。第。一。個。館。子。終。日。裏。都。是。些。貴。顯。的。紳。士。在。那。裏。出。入。這。不。是。絕。大。一。個。題。目。麼。德。次。郎。道。這。秋。風。館。想。是。沒。有。什。麼。曖。昧。的。地。方。社。長。道。咳。多。着。呢。你。不。知。道。他。們。的。內。幕。有。極。可。驚。異。的。事。呢。德。次。郎。道。這。話。從。那。裏。來。社。長。道。什。麼。人。不。知。道。外。面。有。狠。

難聽的話也。不知凡幾。雖有些兒不盡不實。然而終有些兒影響。昨天又聽得一句話。說是秋風館裏的侍女。都是好人家女兒。他們用重價向其父兄雇來的。又說秋風館是上等的夜合所。這夜合資每度只要三十圓。外面議論紛紛。已經鬧得個不亦樂乎了。德次郎道。那有此事。這一定是個謠言。社長道。是謠言不是謠言。我們亦不得而知。倘使果真謠言。那時雪其冤枉。也是我們的義務。倘使果有此事。那時暴其罪惡。伸筆誅之。義也是我們報館裏的責任。現在只要問事之確否。就容易明白了。但是要偵探事之確否。非身入其中。不可。這是要奉託足下了。德次郎道。這個責任。我恐怖擔不起。因為我在這探訪的事情上。不甚熟悉。社長道。這不要緊。倘有緩急之時。我來幫你的忙。我佩服你的文筆好。一定能毅把裏頭的內容。寫得極情盡致。至於一切的運動費。由我這裏支付便了。德次郎到此方才答應了。便出了應

接所。一直歸家。

話分兩頭。現在且說藤野從土手四番町拾了那封信。跑回家裏。先看了看蝶娘。知道傷勢已經輕了些兒。略略放了些心。等到夜膳已畢。然後回到自己的寫字間來。從身邊取出破碎的那封信。拚起來仔細的看了一回。列片你道上寫的什麼。那上面起頭的幾句。已經沒有的了。下面寫道。

……此事有關尊大人名譽。請卿三思。不然。我就將此事播揚。卿其有何面目。即於尊大人亦顏面有損也。今暫將遠別。而卿又作書絕我。使我中心憤悒無已。今晚八點鐘時。請在土手四番町一會。卿千乞必來。……藤野見了。心中不覺詫異。暗想這是男女相約密會的情書。一定是男子迫脅婦人。教他在這裏相會。後來又不曉得怎樣的鬧反了。所以聽得女子呼喚殺人。及至我飛奔前去。兩個人一雙逃了。那裏曉得偏偏遺落這封信兒。

藤野一面想。一面再把那信拚着看時。又寫道。

……况僕與尊大人相交有年。此事張揚。兩俱不利。卿獨不爲爾翁地乎。

……

藤野納悶道。這不曉得。是那個官員。那位紳商的女兒。做得好事。并且他還說同他老子熟識。真是豈有此理了。那時藤野手中還有半張信箋。重復拚起來看。不覺叫聲阿嚙。列位你道那信上寫的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却說藤野把那半張信箋再看下去。上面又寫道。

……更又一言奉告。卿勿以僕爲易與。今日社會上所譁諫之割面罪人。汝知爲誰乎。汝若與我絕。則我亦不汝道。早晚間汝當留意。勿以玉顏試吾白刃也。……

藤野看到那裏。不覺阿啞一聲。暗想這犯人果然在這裏。他竟自己招了供狀了。藤野又想這罪人。必定同一个貴人的女兒私通。後來這女人要問他斷絕了。他纔出這個辣手。要把那事張揚。又害着自己的名譽。所以他把這割面的事恐嚇他。只是他同那個女人。自然爲着戀情。是有關係的。爲什麼又割別的女兒的臉呢。藤野一會兒又想到。現在不要管他。這封信是个真憑實據。至於旁的事情。只要執着他審問他就得了。但是現在第一件的難事。却是不曉得他們兩人的姓名。及住居何處。又不曉得是那一位顯官達官的令媛。做出這醜事呢。咳。現在我國的女界。真是都顯出這些怪現象。來了。好好的大家閨秀。不要做竟有跟着小使走的。也有妍着馬夫逃的。這也算是个自由結婚麼。我總要怪主持教育的人。在這女學上。不甚注意。既不能使女學校普及。又不能在這教育方針上。施補救的法子。所以鬧出這許

多。笑。話。來。呢。不。要。說。別。的。就。是。我。家。阿。蝶。瞧。他。近。來。有。什。麼。心。事。似。的。大。約。因。爲。我。那。天。說。了。這。親。族。結。婚。有。獎。的。這。句。話。他。心。中。就。有。些。兒。不。悅。了。藤。野。正。在。那。裏。出。神。忽。聽。大。門。外。有。扣。門。的。聲。音。喊。道。藤。野。先。生。在。家。麼。政。子。聽。了。便。去。開。門。只。見。走。進。一。個。漢。子。髻。髻。車。夫。模。樣。拭。看。滿。頭。的。汗。喘。着。氣。說。道。我。從。富。士。見。町。的。神。山。家。來。先。生。在。家。麼。政。子。道。在。家。那。時。藤。野。聽。說。從。神。山。家。來。早。已。走。出。便。問。道。警。視。總。監。的。神。山。家。麼。車。夫。道。我。也。不。知。道。總。之。富。士。見。町。的。神。山。家。先。生。總。曉。得。操。什。麼。事。業。的。因。爲。他。們。的。姑。娘。在。路。上。又。出。了。事。所。以。特。來。請。先。生。去。這。是。神。山。家。的。主。人。親。囑。付。我。的。藤。野。道。阿。嚙。怎。麼。神。山。家。的。姑。娘。出。了。事。了。這。話。怎。樣。講。呢。總。監。每。天。到。警。視。廳。辦。事。他。的。家。眷。確。是。住。在。富。士。見。町。今。天。這。車。夫。是。從。他。家。裏。來。又。說。什。麼。姑。娘。出。了。事。不。好。了。別。是。又。被。人。割。了。臉。了。這。兇。手。的。膽。子。難。道。比。斗。還。大。

麼說着不住的搓手。車夫道：先生請早來。我先去了。說罷車夫就走了。藤野此時如同熱石上的螞蟻一般亂嚷亂轉道：快些！快些！這事越鬧越大了。真是了不得！真是了不得！

藤野當時回到寫字間取了那封信便出門來。到街上喚了一部人力車如飛的奔向富士見町來。藤野心中想這事狼覺詫異。那富士見町同土手四番町本來不遠。那刻兒聽那呼喚殺人之聲不知是他家姑娘不是。并且這封信上又說什麼又關尊大人名譽。這句話也着實有些詫異。當時藤野的車一刻兒已到了富士見町神山家裏。剛剛走至穿廊下只見裏面寂測測沒有一些兒聲息。藤野咳嗽一聲道：有人麼。裏面走出個三四十歲的人來。藤野認得是神山家的書記。那書記滿面堆着笑迎將出來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藤野先生。藤野道：是啊。今天勞乏得了不得。書記道：有什麼要事。先生

這樣急急。藤舒道：「不是這裏打發人到我舍間來請麼？」書記道：「沒有。這事怎麼？我不知道。」藤野道：「奇了。不是總監說要同我面會，有一個髡髻車夫的樣子，到我家裏來請的麼？」書記道：「這事真奇了。裏面的夫人同姑娘是今日沒有出來過。我們主人又是一早就到警視廳去了。這話從那裏來呢？」藤野道：「這事真弄得我頭腦都昏了。明明有個人來說，是富士見町神山家差來的。難道是鬼麼？」書記道：「別是先生錯認了。不然，我便去問問夫人同姑娘罷。」藤野道：「那差來的人更說你家姑娘在路上出了什麼岔兒，有這話沒有？」書記不禁大笑道：「哈哈，一派虛言。先生別信着他。我們姑娘今天也沒有出去。到了晚上更不必說了。就是裏面夫人也不放他出去。那裏有這話呢？况且即使鬧了什麼事來，第一先要去請醫生。至於足下偵探們到在其次。咧，藤野道：「既然沒有這事，自然是更好了。」書記道：「先生既然來了，總得同夫人說聲。」

纔好。先生請在這應接室少坐。我去去就來。那時書記引着藤野到應接室來。書記自去通報。藤野恍恍惚惚。想着那刻兒的車夫。髣髴還可想見。就是那急匆匆拭着汗提着燈的樣子。也如在目前。不像是個假裝的。只是不曉得是誰串這惡戲。也不曉他爲了什麼意思。捏此虛報呢。藤野正在那裏想時。只見那書記慌慌張張跑出來。口中嚷道。怪事！怪事！藤野先生。你怎麼知道得快。果然我們姑娘的臉被了人割了。

第十四回

那時富士見町的神山家。上上下下。鬧得個沸反盈天。雞犬不寧。大家都說怎麼。今天一天沒有出門的姑娘。好端端的坐在家中。又被歹人割了臉去。真是俗語說得好。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這個事情怪也。怪到透頂。奇也。奇到極底的了。并且家裏人一個沒有知道。偏是藤野先得了信。藤野那裏

又有人去報信教他。特地的到這裏來。難道這兇手真是個鬼怪麼。咳。在那開明世界那裏許有這疑神疑鬼之談。不過他這秘密的門還沒有開。只要偵探家升堂入與把他的黑幕揭開披露大衆其實也無他怪奇。只是就現在而論。真是人人落膽。个个寒心。奇怪在自家人沒有曉得。藤野先曉得。藤野還沒有曉得。就有人通信。藤野教他。曉得姑娘們一步沒有出閨門也教他割破了面龐。以後人家女孩兒還有完全的面龐麼。那時神山夫人急急的奔入電話室。立刻通信。給時常請他診病的醫生。請他速來診治。又通信到警視廳。教榮一氏早早歸宅。剛剛按着電鈴。只聽門聲一響。榮一氏已經踉蹌而入。神山夫人道。好。本來要打電話來請你。你歸來是最好的了。神山愕然道。呀！以前不是家裏打電話喚我歸來。說雪子出了事了麼。我嚇得了不得。丟了一切公事。就跑回來的。夫人道。奇了。我只打電話到醫生處。剛

剛要打電話給你。你却歸來了。我沒有打。神山道。咦！這是誰打的呢。夫人道。就是雪子的事。家裏也剛纔知道。神山道。不用說了。總是借了外面的電話所。冒充家裏的。這呼我的人。就是加害的人。無可疑了。我進來的時候。碰見藤野也在這兒。聽說也受了人家的哄。說有個什麼車夫。去喚他的。你道這兇徒可惡不可惡呢。他故意的來捋虎鬚。第一割了東京著名的偵探藤野的女兒。第二次來害警視總監的女兒。假裝了使者去哄藤野。又冒充我家裏的電話來喚我。我。幾個人。鬚鬚。是他的。玩具。真是可恨。神山停了一回。問道。雪子怎麼樣呢。夫人道。只是哭。也不做聲。你去瞧瞧他罷。神山道。且慢。到底他是怎樣被他歹人割破的。他究竟是出去沒有出去。夫人道。委實沒有出去。今天早上他有些兒小病。一天沒有出來。後來曉得他拈了個歌題。在那裏搆思呢。到晚膳時候。他也沒有到我那邊來。一同喫飯。聽說這

和歌還沒有製成。到七點鐘、八點鐘、九點鐘、仍沒有見他來。我以為他在那裏苦吟咧。後來藤野先生來了。書記來告訴我這些話。我聽了、好笑。我想說給雪兒聽。引他一笑。那知走到他房裏。阿嚙。成了个血人了。福山夫人逗了一口氣。又說道。我那時嚇得手足冰冷。急呼侍兒。那裏曉得這些賤人們。一个都不在這兒。都到別處頑耍去了。後來我問問他們。他們都說。姑娘做詩。我們在那裡要攪亂姑娘的詩思。所以姑娘特地打發我們到別處去的。那時他們聽見了我的聲音。跑回來。一个个都見了面如土色。我扶着雪兒。問他怎麼樣。在那裡遇着歹人。他只是哭。不做聲。神山道。我且去瞧瞧他。說時便同了夫人。到雪子的房裡來。

却說雪子的房。同他母親的房。離開稍遠。是另外建築的三間屋子。這三間屋子。大小不同。日本人喚做八疊屋、六疊屋、四疊半屋。那間八疊屋是神山

家的藏書室。裡面琳瑯滿目。不亞。娜。嬛。福。地。向左是間六疊屋。一切裝飾都仿着西洋款式。本來是個神山的會客室。室中嵌着個大火爐。火爐上面是一架大着衣鏡。壁上掛着許多名家的油畫。正中擺着一張紫檀雕縷的圓桌。桌上供着個青花古窰花瓶。插着幾枝鮮花。那花氣却氤氳了一室。其餘椅。褥。檯。氈。窗。簾。等等都是一色的白紗。真是纖塵不染。皎潔無比。現在這地方做了雪子的書房。東首又擺上幾個唐木細工的書架。裡面砌着些和歌物語小說詩文。閑時常常流覽。有時雪子的友朋來了。做個茶話之所。再向裡面一個四疊半屋。便是雪子的臥室了。那屋中全是日本款式。亦不必細表。不過一切裝飾雅潔。中又寓着些詼麗之意。那時神山夫婦走進雪子的臥室。只見雪子睡在牀上。淪着淚。如海棠。經雨一般。神山道。呀。雪子。你不用哭了。子細着這創痕。加重。停會兒。等醫生來了。想不致有大害。現在怎麼樣。

痛、痛、痛。什麼、你、母親、問、你、話、只、是、不、開、口、教、人、悶、得、慌。說、時、回、顧、着、夫、人、道、這、繃、帶、是、你、裹、的、麼。夫、人、道、我、恐、怖、醫、生、來、遲、了。所、以、先、教、他、裹、着。神、山、道、紅、十、字、會、的、臨、時、看、護、婦、到、底、不、差。雪、子、你、怎、樣、的、被、人、割、了、面。你、告、訴、我。雪、子、道、爺！女、兒、今、天……剛、剛、說、到、這、句、就、不、說、了。列、位、你、道、雪、子、爲、什、麼、欲、言、又、止。且、聽、下、回、便、解。

第十五回

那時神山逼着他女兒問道。怎麼樣。爲什麼又不說了。雪子只是低着頭不語。夫人道。你父親問着你。究竟出去沒有出去。神山道。可、不、是、父、母、面、前、有、什、麼、隱、情、不、妨、實、說。雪子脹紅了臉道。總爲那和歌。夫人道。和歌怎樣。雪子沉吟了半晌道。在屋子裏覺着悶得慌。所以出去散步散步。神山道。苦、吟、散、步、也、是、有、的。自然在庭前走走就是了。雪子道。起、初、呢。自然在庭前徘徊了。

一。回。後。來。不。覺。得。信。步。而。行。一。直。向。土。手。端。走。去。神。山。道。阿。呀。了。不。得。怎。麼。到。這。個。冷。僻。地。方。去。做。什。麼。你。不。知。道。這。土。手。端。地。方。天。沒。有。黑。就。行。人。絕。跡。的。麼。雪。子。道。一。路。流。連。景。物。不。知。不。覺。的。就。走。去。了。後。來。覺。得。漸。漸。走。遠。便。即。歸。來。那。裡。知。道。走。至。中。途。後。面。覺。得。有。人。追。來。剛。要。回。頭。不。曉。得。有。個。什。麼。東。西。在。臉。兒。上。一。捻。就。破。了。神。山。道。你。所。說。的。話。裡。面。都。有。破。綻。我。也。不。來。窮。究。你。只。是。我。千。叮。萬。囑。教。你。不。要。出。去。你。不。聽。我。言。這。也。叫。自。作。自。受。罷。了。雪。子。道。女。兒。悔。不。聽。父。親。之。言。現。在。真。是。懊。恨。無。地。悔。之。已。晚。了。這。是。父。親。疼。愛。我。我。辜。負。了。父。親。疼。愛。我。的。心。女。兒。不。孝。之。罪。擢。髮。難。數。求。父。親。不。要。說。了。罷。剛。說。時。人。報。醫。生。來。了。神。山。總。監。便。出。去。到。應。接。所。同。藤。野。說。話。一。面。醫。生。自。來。診。病。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藤。野。一。個。人。獨。坐。應。接。室。中。細。思。此。事。怪。奇。真。到。了。十。二。分。了。我。們。幾。個。人。被。他。撮。哄。着。真。如。小。孩。

子一般。你想可惱不可惱。藤野正在神思飛越之際。那神山總監踱步而出。把雪子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藤野只是點頭不語。神山又捻着數莖德國式的鬚子。說道。雪子的話大半都是虛言。人家做詩歌的。到苦吟時候。隨意散步。也是人情之常。那裏有跑到這人烟荒僻。幽靈出沒的土手端去做什麼。這小妮子。我瞧他這兩天。失魂落魄似的。必定另有別情。咳。這也是家門不幸罷了。說着又長歎了一聲。藤野向四面望了一望。道。我聽閣下說姑娘的事情。却是同我們蝶兒正相對。我們蝶兒的受傷。却在喧鬧地方。你們姑娘。却在冷僻地方。我在這上頭。却亦研究過一番。大致推測。不想懸殊。不過今天。我却得了一個絕大的證據物。大約即此可以定案。神山驚道。什麼證據物。藤野道。兩點鐘前。我在一個地方。拾着一件東西。却是個狠有關係。狠有利益的大證據物。神山道。究竟是件什麼東西。并在那裏拾得。怎麼

有這樣的關係。藤野道：這證據物慢慢兒自然給閣下看。不過我還有幾句話要請問總監。列位：你道今天藤野爲什麼不把今夜土手四番町的事情告訴神山。原來藤野想這事一定是雪子無疑了。但是說出來時一來礙着神山的。面子。雖是近來日本也講究自由結婚。然而這是正大光明的事情。若說一個女孩兒同人家幽會密約做這偷雞摸狗的事情。他老子娘也未必臉上增些光輝。二來恐怕他去訶罵雪子。教雪子羞憤無地。萬一尋個短見。又不是多出一件着水人命麼。況且神山總監是個腦筋銳敏聰明不過的人。他本來疑雪子所說的話一派都是支吾。現在我把這事傾筐倒篋的一說不要說礙着神山。害着雪子。就是在這探案上也有許多不便。藤野是個老練的偵探。自然知道這許多關係。而神山總監知道藤野不肯說。也不去窮根溯源。便隨口問道：藤野君。你問我什麼事情。藤野道：沒有別的事。不過

問問你。有沒有以前在這裏辦事的人。而現在移到牛込或麴町小石川的下宿去的。神山道有。有個前月住在我家裏。現在已搬到牛込矢來町去住的。喚做若林良一。是個極有心計的人。問着他什麼事。藤野淡淡的答道。也沒什麼緊要的事。不過在這人身。上略有牽涉罷了。神山看着藤野道。藤野君。你瞞着我麼。藤野道。不是我那裏敢瞞着總監。但是這事同雪姑娘的事。另起爐竈。總監不要疑着雪姑娘。怪着雪姑娘。我就把這證據物給總監。瞧說時。藤野就在身邊摸出個封袋。鄭鄭重重的遞給神山。神山取得。把這封袋折開。只見裏面幾張破箋。神山還沒有瞧那信中的句子。只看了看字迹。不覺失聲道。阿。嚙。這筆迹。熟得狠。鬚鬚是若林良一的筆跡呢。神山當時還沒有瞧明那信中意思。你道爲何。却是這信已經撕碎。若要看清。須得一塊一塊兒拚攏起來。倉猝之間。是斷不能知道的。藤野那時見神山說出若

林良一便劈手在神山手中一奪道。總監的明鑑不必往下讀了。神山道。什麼緣故。既給我瞧。又不給我讀下去。是什麼意思。藤野陪笑道。不用說了。他們少年人一時爲情慾所困。如癡如狂的發出這瘋病來。不過一封失望的情書罷了。神山道。從來神經過於銳敏的人。每每容易發狂。若林這種人性風流黏花惹艸。想是有的。只是這人我嫌他過於佻蕩。不是篤實一路人。藤野答應了幾個。是又問道。姑娘怎樣了。那醫生來了沒有。神山道。醫生剛纔來。光景也不致於有十分大礙。只是血出的太多。所以覺得疲勞。藤野道。雖然這麼說。却要加意保重。并且要寬慰寬慰他。別教幽鬱過度。弄出別樣的病來。不是頑的說時。那看病的醫生也出來了。說傷勢雖略重些。尙無大碍。現在繃帶裏就。又進了一服催眠藥。且看明日如何。那時偵探藤野同神山總監談了一會。也就坐人力車回紅梅町去了。

却說藤野從總監家裏回來。已經十二點鐘來。回到家裏。看了看蝶兒。只見德次郎也在這裏。藤野道。你什麼時候來的。德次郎道。舅舅到富士見町的時候。剛剛舅舅出門。我就來了。藤野道。沒有什麼事麼。政子道。你外甥等着你呢。藤野一面脫他的外褂。一面說道。什麼事。政子笑道。他要拜你做師父。也要學你這偵探本領。咧說時。牀上的蝶娘不覺嗤的一聲笑了。藤野道。怎麼講。他也要做偵探了。德次郎笑道。舅舅別要笑話。我這偵探不必全學。只要一部分就穀了。因為今天新聞社的社長要調查各種社會的內幕。我却派着調查秋風館的內幕。我想就這樣去。不好。一定要想個法兒。教他不認得是報館裏的人纔好。所以特來請教舅舅。那政子不等說完。便剪住道。罷罷。不用說了。家裏一個偵探已鬧得不了。終日裏調朱塗粉。媼皮妍骨的。

鬧這些排場再添上一個。可是把我這屋子要做包探的茶會了。說時大家都鬨聲笑了。列位。你道這一席話。雖不打緊。却教他甥舅兩人。漸漸消去胸中的芥蒂。藤野起初以爲小說家無補於世。不過憑着一枝筆。幾丸墨。挖苦人家。幾句罷了自己。不得握政柄。便說官吏貪贓枉法。政府媚外失權。又把什麼官場現形。儒林怪狀。奚落一番。否則佳人才子。怨女癡男。描摹些戀情。也算是文章極筆。後來想想這小說在社會上的勢力。倒也很大。就是以日本而論。在那明治二十三年。未開國會之先。日日把小說鼓吹國民。今日到有這般地步。小說家也不無微勞足錄。所以近來厭棄文學的心。倒比前淡了好些。況且德次郎邇來在新聞社會中。盛名鼎鼎。是個初出幕的少年。藤野想。凡人性之所近。不能勉強。雖不成個政治家。實業家。但得成個有益於世的人。也好。心中一喜。不覺便於德次郎親近了。好些當時夜間就把易容

法變身法教了他幾種。真個傳授心法。直鬧到雞聲三唱。玻璃窗上隱隱露出魚肚白的顏色。大家方去睡了半晌。明早德次郎方歸錦町的下宿。藤野堅太郎就雇一輛人力車。直往富士見町的神山家來。那時候神山已經到鍛冶橋的警視廳去了。神山夫人出迎道。藤野先生。今天來得好早。倒累着你老人家。辛苦了。藤野道。咳。夫人你想這兇徒既傷了我家蝶兒的臉。還不算數。又來害你家姑娘。冒了電話去喚警視總監。又假充了車夫模樣來哄我。這個人不曉得他是身包膽。還是膽包身。咧。我若不把他生擒活捉出來。我這老偵探也不要做了。神山夫人道。可不是呢。天下老鴿終是一般黑。做父母的那個不疼愛女兒呢。但得早早破案也。叫做父母的大家都安了心。藤野道。夫人勿憂。在這兩三天內。總教他逃不出我手裏便了。夫人道。先生大約已經胸有成竹的了。藤野道。雖不敢說胸有成竹。然而十有六七。大概

終靠得住。不過今天小可特地來。還有許多話要問問雪姑娘。因為這裏頭狠有個大關係。夫人道。也好。今天雪子早就醒了。先生要看雪子。可到他屋子裏去。藤野道。夫人先請。此時兩人便從那洋式的一間屋子。穿進雪子的臥房。只見雪子裹着繡衾。榻着裏牀。面臥雲鬢散亂。堆滿了一枕頭。夫人道。雪兒。藤野先生來了。雪子見了藤野。心中一怔。把身子往上略起。一起。藤野連忙按住道。姑娘。不要動。回來。又閃了氣。不是頑的。當時神山夫人就把藤野的來意說明。又說藤野先生爲勸案起見。女兒有話不妨同他直說。雪子當時見了藤野。不覺面上青一塊紅一塊。暗想。今日藤野到這裏來。有些蹊蹺。藤野便說道。今天小可到此。非爲別的一來。念着姑娘這創痕。想好了些。二來呢。有幾句話。要請教姑娘。但是偵探家。以秘密爲第一。義小可斗膽。要請夫人到別房裏。迴避半點鐘。去不識。夫人能否見允。夫人笑道。什麼話。連

我都要瞞着藤野道。夫人放心。老朽是五十餘歲的人了。諒來沒有什麼嫌疑。可避仗着老臉。故敢斗膽說此說罷。哈哈一陣大笑。夫人就到別房去了。

第十七回

大凡西洋式構造的屋子。在室內說話。只要略低聲些兒。這聲音就不能洩漏到外面。這也是聲學的作用。使聲浪聚而不散的緣故。況且今天藤野同雪子說話。是加意的低微。外面那裏聽得見呢。藤野道。姑娘。我請你家夫人出去了。我有幾句秘密話。要問姑娘咧。只是恐怖。姑娘不肯實說。其實呢。姑娘終可以信得過我。就是昨夜的事情。我也知道一半。不過還未能十分詳細。今天來就爲這事。只要姑娘肯告訴我。無論什麼人。就是你母親父親前。我也不提一字兒。姑娘。你是聰明人。你終知道我所問你的事咧。雪子聽了藤野的話。心中似小鹿兒撞突突的。跳個不住。停了一會。藤野從懷中取出

那封信道。姑娘這是不用我說。那信姑娘必然認得。雪子接着那信。不看則已。一看卻面如土色。半晌不能出聲。藤野見了。連忙說道。姑娘。你不要急。這信我雖取得。我決不把這信告訴旁人。我雖不與若林良一相識。但此事有關。姑娘名節。我也斷然不披露大衆。雪子纔定一定神道。藤野先生的明鑑。想是也瞞不過你的。只望你老人家遮蓋些兒。你就是可憐見我了。我如今已滿心的懊悔。恨不一時三刻就死了。倒乾淨。藤野道。我知道呢。人誰沒有個錯誤。只要能懊悔。過便是好的。現在我要問姑娘的。是這信究竟是不是。若林的筆跡。小可何嘗不願替姑娘隱瞞。所以在乃翁前也沒有提及。我也恐怖。總監來教訓姑娘。姑娘此時創痕未愈。那裏再能給姑娘氣受呢。雪子歎一口氣道。這也叫做前生孽障。今世魔難。還提他。則甚至於自己的父母。捱一下子罵。這倒不打緊。況且父母有愛子之心。做女兒的對不起父母。罷。

了。萬一教外人知道。這纔笑話呢。教我這臉蛋子。擱到那裏去呢。我也沒有。第二個法子。只好拚着這條命。尋個自盡。倒還乾淨。先生既曉得我的事。我這小性命。就懸在先生手中。還望先生哀憐。則今藤野道姑娘。決勿憂慮。凡可以隱瞞之處。我終替姑娘極力隱瞞。但是昨晚的事。還請姑娘明白指示。雪子道。先是若林良一住在我家……說到這句。就止住了。臉上飛紅。把頭慢慢兒的低了。下去。藤野接着問道。若林良一怎麼樣。雪子把聲音便放輕了些道。他自從搬出我家後。就住在牛込區。矢來町的下宿裏。說時又嗽了幾聲。不話了。藤野道。是是怎麼樣。雪子又低聲道。後來在土手地方。密會了數次。終是在黃昏時候。出去。那時人不知鬼不覺。我在那外面的一間洋屋後。窗繫了繩。輕輕落。下。到回來的時候。也從這窗裏。進來。藤野道。怎麼沒有人知道呢。雪子道。每逢密會的那一天。我終是以作和歌爲名。不許人到。

我屋子裏來。藤野道是。雪子道。我如今想來。連自己也不知道。怎麼什麼般墮落。一時爲情所迷。顛倒眩惑。上貽父母之羞。下失千金之體。以世家閨秀。而作此下賤之事。尙有何面目見人。因這個緣故。自己也滿心悔恨。所以前幾天就同若林說了。我說像這樣明去暗來。終究不是個了局。又不得光明正大。不如我們撒了手。再想別的法子。須得明媒正娶。別教人家笑話纔好。現在不如暫拆開了罷。那時若林聽了。心中好不焦躁。昨日早晨。我得了一封信。信面上寫着我女友的名字。我以爲終是我女友寄來的。及至折開一看。裏面却另是一人。那信上的話是藤野先生已經知道的。他百般的恐嚇。又說要毀我父親的名譽。又說要割我的臉。我一個女孩子家聽了。怎麼不急。我想他所約的地方。欲待不去。時又恐他真個發作起來。倒反不好。心中突突的跳個不住。沒法兒。昨天晚上。我帶了那封信私自出去。與他會面。藤

野道。那時你母親同侍女們。只知道姑娘在那裏作和歌呢。雪子答應了一聲。又道。我那時一直走到土手四番丁。只見若林已在那裏守着。氣忿忿。惡狠狠的臉色。好不怕人。後來我同他講了幾句話。不覺言語之間。搶白起來了。我那時也恨極。把他那封信。撕碎了。擲還他。若林見了。愈加憤怒。隨手的向地上一擦。一陣風兒。不知拋向那裏去了。我想這事不妥。倘被人家拾得一輩子。可不是個憑據麼。我放心不下。黑夜裏趁着星光。各處亂找。不隄防背後有人向我臉上一捻。我覺得冰冷的一下子。已經滿面都是血痕。我失聲喊了一聲。殺人。見若林驚慌逃走。一會兒就不見了。藤野道。當時小可却扮了个拾字紙的人。就在近旁聽得有人喊殺人。疾忙的飛奔前來。姑娘知道麼。雪子道。我此時嗅這凶人一刀。痛得發暈。一口氣直奔到家中。把那拾信的事也忘了。兩手捧着臉。只是放不下來。以後的事情便不知道了。藤

野道。當時我飛奔前來。只見黑影一閃。造化他已被他逃跑去。回來尋尋。有什麼證據物。可。可。的就拾着這信。這信幸虧在我手中。或者可以隱瞞遮飾過去。但是這凶手究竟是若林不是呢。雪子道。我想若林不至於下這般毒手。但是當時那邊除若林外。却無別人不是若林是誰呢。

第十八回

却說藤野在雪子房裏盤問了一番。心中想定這兇手定是若林良一無疑。況且他那信上原說早晚間須得留意。勿以玉顏試我白刃。不是他是誰。主意想定。便從雪子房中走出。剛走至門口。便又回身問道。雪姑娘。我還有句要緊話問你。那若林良。一不是。个。左。手。上。前。的。麼。雪子點點頭道。我雖不大留意。却覺得他不拘執什麼東西。都是左手上前的時候多。藤野聽了。更覺得千真萬真。從此以後。這社會上的大罪人。決定是若林良一了。割雪子的。

臉。是。若。林。良。一。割。蝶。兒。及。其。餘。十。幾。個。女。孩。兒。的。臉。也。是。若。林。良。一。誦。出。偵。探。呼。回。總。監。做。出。這。大。膽。事。情。一。發。確。定。是。住。在。牛。込。矢。來。町。下。宿。的。若。林。良。一。無。疑。了。藤。野。老。偵。探。心。中。欣。欣。然。以。爲。這。一。件。大。疑。獄。現。在。却。有。了。端。緒。了。

藤野從富士見町的神山家出來。一直到警視廳中出首。把雪子的事。隱瞞起來。只說若林良一送他一個情人的信。信上說割面的人就是他。現在這證據物已在偵探手中。請警視廳幫助辦理。并出票捕拿警視廳的事務官。知道藤野是東京最歷練的老偵探。從來辦案子。是不得錯的。立刻將逮捕狀填就。授於藤野。藤野取了逮捕狀。一直到牛込區的警察署。帶了警察六人。便往矢來町來。又預先在牛込警察署的戶籍冊上查了一查。知道若林良一。是住在矢來町九十九番地早苗館的下宿屋。六個警察。就分派在前

捻

紅

後門守住。單是藤野一個人。粧着客人的樣子。搖搖擺擺進來。把門輕輕敲了兩下。說道。借問一信。若林先生沒有出去麼。裏面答應一聲。走出個三十來歲的婦人。藤野知道是下宿裏的女主人。便問若林在家麼。女主人道。早上就出去了。還沒有歸哩。藤野一想不好。不要又撲一個空。便問道。多早晚歸來呢。女主人道。說不定。這兩天。瞧他匆匆忙忙的。不曉得幹些什麼事。不是出門便掩上了窗戶。呆呆的有什麼心事似的。近來幾天。并且晚上也。天天出去。回來又遲得狠。教人家替他等守門。不敢睡。藤野道。真是不巧。我同他。是個親戚。特來訪他的。昨天。我們也在一塊兒。不曉得他什麼時候纔回來的。女主人道。昨天倒還不遲。不過九點鐘的時候。就回來了。藤野道。今天可知道他到那裏去的。女主人道。他是沒有定蹤的。誰知道他呢。藤野道。等他回來的時候。你說有個親戚。曾來訪他便是了。說時。藤野便從那早苗館

出來。警察接着問道。怎麼樣。藤野道。一早就出去了。也不怖他飛上天去。你們留一人在這裏。看好了他回來不回來。其餘暫且回去。到警察署中。用那非常報信機器。傳達各區的警察直班所。把若林的相貌狀態。一一通知。想在今天。必能把這個凶人捕獲到手的了。

話分兩頭。且說東京九段阪上。有個警察值班所。只聽得丁零！丁零！丁零零零零！一陣鈴聲響。那個非常報信機器。續續的亂走。幾個當值的警察。知道必有緊要事件。便取上記號紙。那個機器上的墨針。便似縫衣機器一般。軋軋的亂響。那一點一點的墨痕。便顯在記號紙上。一個警察道。阿啣。要事。要事。他一面念道。割面犯人。若林良。一面白耳。鼻口尋常。眉濃。右頰有癍痕。背高。衣服。恆和裝。念畢。咋了咋舌頭道。真是個要犯。一個警察道。妙。妙。天下有這等巧事。我剛纔恰好見一個人。同這個一模一樣。那一個道。既然如

此我等不要放逃了他。快出去瞧瞧。一个道。可不是呢。我們捉得。我們的功勞不小。不要錯過了。一个道。要當心。這樣的大罪人。本領一定不小。裏面寢室裏。又鑽出一個警察道。我也去。我也去。當時三個人。一同飛步而出。可巧那個若林良一。剛上九段阪。走到那個招魂社馬場之中。大村兵部大輔的銅像之下。三個警察上前大喝一聲。若林良一。那裏走。請你警察署裏走走。你的事發了。知道麼。

第十九回

却說那若林良一。可。可的走上九段阪。被幾個警察上前。不問情由。縛了就走。又招呼了幾個警察。一直護送到麴町警察署來。再由麴町警察署。坐了罪犯馬車。送到警視第二局。到了明天。就要審訊這割面大罪人了。那時候。把個東京。鬧動起來。大家都要瞧瞧。這割面罪人。不曉得。得怎麼樣。窮兇。

極。惡。青。面。獠。牙。那。裏。知。道。是。個。瘦。怯。書。生。大。家。已。先。自。納。罕。及。至。審。訊。時。候。裁。判。官。問。他。割。面。事。件。上。種。種。情。由。他。只。稱。不。知。毫。無。一。句。口。供。列。位。你。們。知。道。那。外。國。審。訊。案。件。是。不。許。用。刑。訊。的。不。像。我。們。中。國。審。案。子。那。個。犯。人。不。招。就。是。天。平。架。老。虎。橙。真。是。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你。想。一。個。人。是。皮。肉。做。成。的。就。是。一。塊。鐵。亦。要。打。軟。了。熬。刑。不。過。就。胡。亂。招。了。我。想。一。年。之。中。像。這。樣。屈。打。成。招。的。案。子。也。不。知。有。多。少。呢。只。是。外。國。不。用。刑。訊。難。道。犯。人。個。個。情。願。自。己。認。罪。麼。他。既。不。認。罪。就。沒。有。口。供。難。道。問。官。同。犯。人。兩。個。併。死。在。法。堂。上。麼。這。却。有。個。緣。故。原。來。外。國。有。陪。審。官。有。律。師。有。偵。探。總。要。他。證。據。確。實。然。後。定。罪。證。據。既。然。確。實。就。是。沒。有。口。供。也。可。以。定。得。罪。的。但。是。饒。這。樣。時。常。還。有。錯。誤。何。况。那。些。草。菅。人。命。的。問。官。呢。閑。話。少。說。且。說。若。林。良。一。既。沒。口。供。藤。野。就。把。那。封。書。信。呈。上。法。庭。若。林。見。了。並。不。驚。慌。說。道。這。封。信。

確是我的筆跡。我當時寫了。送一個人的。至於信上寫的『割面罪人就是我』這句話。卻是一時戲言。並不能作爲十分證據。況且真是個犯人。豈肯把自己犯罪的事情。形諸筆簡呢。當時問官又問他兩日前那一天晚上。你是九點鐘纔回下宿的。這晚上你往那裏去的。若林聽了這句話。閉口不答。暗想這如何答他呢。問官見他支吾。便說道。實告訴你罷。你那天晚上。到土手四番町。同一個婦人在那裏密會。有這事。沒有這事。此時若林良一面上。青一塊。紅一塊。却一時答不出話來。只是低頭不語。但是這件事情。却有一個難處。那藤野雖然在雪子那裏探明這事。却是未便在法堂上宣布。一來呢。碍着警視總監的顏面。二來又破了雪子的秘密。只是不說呢。這犯人沒有供狀。不能定罪。既不能定罪。法庭上例應把他開釋。你想像這樣。鬩動社會的大罪人。用了千氣萬力。方始就捕。便輕輕放了。有這樣便宜麼。倘使把

雪子的事宣布出來呢。又犯前天同雪子說的替他秘密的話。況且在雪子更有什麼臉面在社會上做人呢。講了私情。公義不能全。盡了公義。私情又不能到。那時藤野的心中好像擺不穩的天秤。那邊低了。這邊又高起來了。一時想道。不要管他。且看那裁判官怎樣的訊案便了。

但是問官却是他的職任。既得了這封信。做憑據。就得在這封信上研究。當時第一就要問犯人。你這封信究竟向誰發的。若林良一起初終是不肯說。後來經不起問官再三研究。他也不能不和盤託出。就在堂上招出來道。我的信是向警視總監神山榮一氏的女公子雪子發的。本來我不應該說。無奈堂上逼着我。叫我不能不說了。誰知這一說出。不但問官大驚。連藤野也喫了一驚。藤野暗想我倒死替他守个秘密。那知他們自己先已說了。這可怪不得我啊。那一天問到這句話時。天色已晚。即命退堂。藤野遂到裁判官

的休息所。把那天晚上他們二人在土手下密會的事情。及後來被刺的事
情。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說那裏自己却扮了一個拾有字紙的人。所以拾
得這封信。聞官聽了。從此越覺得若林良一的罪。是千真萬確的了。
到了明天。又開裁判。那聞官就把昨天藤野所說的話。一一問他。又說有這
樣確實證據。你還賴到那裏去。不如招了罷。那知若林良一無供狀。別的都
承認。只就割面的事情。抵死不肯承認。他道。那一天寫信去約雪子。是有的。
後來在土手下密會。是有的。那信中說起割面的事。也是有的。到了土手下
因爲。噲們兩人。鬧反了。搶白起來。我把那封信。隨手一擦。這封信。遂順着風
飛去。那個當兒。雪子。慌了。趕緊去拾那信兒。我離開雪子。有十餘尺地步。忽
聽雪子。嚶的一聲。又見雪子。背後黑影一閃。我當時。恐怖有人來就跑了。那
曉得自從雪子。喊了一聲。後面鬚髯。有個人追了來。我那時。慌極了。就忘命。

的跑。恰。值。那。一。夜。是。個。大。黑。天。連。星。光。也。沒。有。一。些。兒。但。是。雖。沒。有。星。光。我。却。確。認。除。我。同。雪。子。兩。人。之。外。必。另。有。一。人。起。初。在。樹。影。邊。竊。聽。我。們。兩。人。的。說。話。後。來。到。雪。子。去。拾。那。信。時。把。雪。子。的。臉。割。了。雪。子。以。爲。這。土。手。下。祇。有。我。們。兩。人。這。加。害。於。他。的。除。了。我。更。有。誰。況。且。又。有。早。上。那。封。信。做。證。據。其。實。神。明。在。上。若。林。良。一。果。真。做。這。件。事。也。不。容。不。招。當。時。倘。沒。有。在。後。邊。追。來。的。人。或。可。以。在。那。個。地。方。捉。到。兇。手。也。未。可。知。或。者。雖。有。追。來。的。人。我。當。時。並。不。逃。走。也。可。以。同。心。合。力。捉。那。兇。手。偏。偏。起。初。我。聽。見。雪。子。的。叫。喊。聲。音。就。跑。了。後。來。見。背。後。有。人。追。來。更。慌。得。忘。命。的。跑。就。這。一。跑。不。免。更。起。嫌。疑。無。端。的。冤。罪。都。到。我。一。人。身。上。來。了。更。兼。又。有。上。半。天。這。一。封。信。添。上。這。兩。句。戲。言。這。信。又。落。在。犯。罪。的。地。方。也。是。我。命。運。所。招。還。有。何。說。但。是。雪。子。的。臉。決。非。我。把。他。割。了。的。那。天。必。另。外。有。個。人。在。這。地。方。趁。這。個。黑。夜。做。

那慘毒的勾當。這就是我的供狀了。若林良一這一番話。說得大家都面面相覷。究竟也不曉得這割面罪人到底是誰呢。

第二十回

却說若林良一這個供狀。倒弄得問官同老偵探藤野。都躊躇起來。想想他所說的。也不能說他十分無理。據他說。那個時候。那個地方。定然有別個人。乘機傷了雪子的臉。也未可知。這話雖是臆說。不過在這黑夜之中。多一個人。有誰知道。只是那個人。若林良一自己。既沒有見雪子。又沒有見藤野。又沒有見。甚麼。就可以斷定。必另外有一個犯人呢。須得要有一個確實的。憑據出來。方始可以作真。況且還有一說。犯人的說話。難以憑信。據那封信。據當夜土手下的情形。據他迫脅雪子的話。這個證據。也不能不算實在。難道若林良一就算個無事人麼。倘使沒有真正的罪人出來。若林良一。是終

究不能放免的。可惜。狠好。一个。有用的。少年。只好。長繫。在未決監裏罷了。那時。把。一个。東京。歷鍊的。老偵探。迷迷。惑惑。好像。在五里霧中。心裏想。怎麼。探出。這若林。良。一。以外。還有。个。真罪人。呢。又。用。什麼。手段。再去。探呢。又。想。究竟。若林。以外。還有。罪人。沒有。呢。安知。不是。若林。逃罪。故意的。妄扳。呢。然而。是。若林。不是。若林。總得。要。再得。一个。更確實的。憑據。纔好。藤野。此時。萬分。躊躇。暗想。我。做了。偵探。好。幾十年。從來。沒有。這樣。棘手。的事。況且。我。破了。雪子的。秘密。也。狠對。不起。他。神山。總。監氣。得。什麼。似的。以爲。生此。不肖。女兒。辱沒。父母的。體面。幸虧。我。這。外甥。水田。霞舟。在。各。新聞社。裏。都有。熟人。託。他。到。各。新聞社。裏。去。說。項。或。不至。於。把。這。件事。表揚。出來。然而。神山。家的。醜事。知道的。已經。不少。神山。一時。氣極。也不。聽。藤野的。囑付。也不。聽。夫人的。勸戒。跑到。雪子。病牀。之前。就是一。場。大罵。雪子。本來。創口。未愈。至今。被。父親。責罰。又。羞。又。

捻

紅

氣又恨又愧。一時創口又潰裂起來。藤野聽見了，更自過意不去。然而事已如此，無可奈何。但願這真兇未必若林良一做的。早早探出真兇，纔好呢。話分兩頭。不說藤野探案的事情。且說住居芝區櫻川町地方，有個女子，名喚宮原邦子。這宮原邦子，是駿河臺一個女學堂裏的體操教習，頗有膂力。又善於擊劍。他時常提倡女子尚武主義。他說現在世界上的女子多半，依賴男子，全無一點獨立性質。這個原因，也是女子不知尚武的緣故。你想在世界上同是一個人，怎麼女子就要教男子保護起來，一個人要人家保護，還有什麼趣味呢。況且翻着歷史上，瞧古來的女英雄，女丈夫，也不少。未必這女子的體魄，一定輸於男子。苦在我們同胞姊妹們，自己不習鍊罷了。宮原邦子當時把這個主義灌輸到女學校裏。一時女學生都添了些壯彩。大家都要一洗從前荏弱柔靡之態。而且宮原邦子是日本第一等的柔術家。

又是容華絕代人家都送他一個外號喚做玫瑰花因爲瞧着他又是可愛又是刺手有時遇着那種無賴的洋兵喫得爛醉以爲日本婦人可欺及至碰着他只要一揚手沒有一個不東倒西歪七跌八撞的他原來同神山家的雪子有師生之分以前在別的女學堂裏宮原邦子曾教過雪子一年的體操今天邦子從學堂裏出來走過富士見町就到神山家裏探望雪子神山夫人陪着談談說說不覺日落西山神山夫人又留他用了晚膳那時候天色已黑神山夫人攏打發人送邦子回家邦子抵死不要他說我向來黑夜旅行是習鍊慣的不用人陪當時他一個人上九段坂從那荒溪邊過這地方本來沒有人住的那時候但聞怪鴉悲鳴陰風怒號而已邦子一路回櫻川町的住宅來轉過辰之口將近和田食橋的地方忽見前面黑影一閃鬚鬚一個人已到面前宮原邦子眼快把頭一偏用手向上一格恰恰格在

他手腕上那時候宮原邦子眼明手快不過一秒鐘的工夫倫在尋常的人沒有不受傷的偏偏遇着邦子是個對手當時那兇手老大喫驚暗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那裏知道已被宮原邦子一把衣服拖住那兇手心急意慌只把左手所持的剃刀狠命亂割宮原邦子覷他不防備用力把他肩頭抱住只向前一送但聽撲通一聲把一個社會上窮凶極惡的罪人丟落荒溪中去了。

第二十一回

却說自從宮原邦子在和田倉橋邊把個割面的兇手投在荒溪裏頭後從此東京城裏一時議論盪起新聞紙上日日論這件事情又加上許多資料一面贊宮原邦子這樣神勇大足爲女界生色一面就暗暗譏諷野偵探枉有神隱之目這樣一個東京有名譽的偵探也不能捕縛真正的罪人把

个若林良一無緣無故從九段坂上橫拖倒拽拘在未決監裏。就是个眞正罪人也未夠太猛浪些。還有某新聞的時事短評上說道。如个剖面罪人出了兩個了。一个是若林良。一個又不曉得是誰。要不然就是若林良。一越獄而逃。到和田倉橋來。施此毒手。麼只是若林良。一還好端端在未決監裏呢。新聞紙上如此冷嘲熱罵。把個藤野堅太郎羞得無縫可鑽。心想難道剖面罪人果然有兩個不成。并且兩個罪人都是左手上前不成。天下也沒。有這樣巧事呢。倘然剖面罪人祇有一人。怎麼若林未經釋放。和田倉橋邊又有那宮原邦子一件事。情這明明若林那件事。情是冤屈了他無疑了。你想平白無故把一個良民拘留在未決監裏。就是極專制國也不能何況我們尊重人權的堂堂大日本國呢。也無怪報紙上要冷嘲熱罵了。只是可惜。雖投在荒溪中。沒有捕獲。仍被他逃脫。我得要去問問宮原邦子。探聽他那。

夜的情形纔是咧。藤野老偵探那時被報紙上攻擊了好幾回。他愈加熱心於偵探之業。那天探聽了宮原邦子已經從學堂歸來。便一直到芝區櫻川町來訪邦子。邦子請他到客廳坐定。兩人此番是第一次見面。各道企慕之忱漸漸說到那晚之事。藤野便說明來意道。老朽此來全爲那晚這件事情而來。特爲要請教姑娘。那晚的情形老朽做了幾十年偵探。今日爲了這件事情。到把名譽也弄壞了。那兩天新聞報上所載的想姑娘也見了。老朽心中覺得什麼似的。恨不立刻破案。一來呢在東京除了這個大害。二來呢也超豁了。若林良一的無辜。三來呢老朽的名譽也不致於掃地。所以我情願把這條老性命同他拚一拚。倘使不查着真兇。便死也不能甘心。宮原邦子道。先生勿慮。況且以先生這樣熱心。這兇手還逃到那裏去。个天辱承先生下問。我把那夜的情形當詳細告訴先生。藤野道。如此感且不朽。邦子道。那

一天我從學堂歸來。因聽見人說雪子被人家割了臉了。所以先到富士見町神山家去。從神山家出來。那時候已經過了七點鐘了。約算在八點鐘光景。我從一字橋到辰之口。就髣髴有個人影兒。這兩天裏頭天天鬧這個割面事件。我自然也留心些兒。到那將近和田倉橋的地方。我心中更步步留心。因為那個地方冷靜而黑暗。正在想念之際。忽見前面黑影一閃。一個人突然立在我的面前。但見他先把右手一揚。幸虧我眼快將頭一側。用手向上一格。恰恰格在他手腕上。聞着一陣異香。大約是個什麼藥品似的。及至他那左手的小刀伸上來時。我早用個奔牛勢直撲他的胸懷。一把扭住他的衣服。他那左手就着了個空。藤野道是了是了。他右手所執的藥品一定是個迷人眼睛的。所以凡被他割過臉的人都說。當時只覺得眼前黑闇。就是我們家的蝶兒也是這般說。倘使今天不見姑娘。就一輩子不得明白。邦

子道。那時我同他扭作一團。究竟他的力量很大。我恐怕一時敵不過他。遂出其不意把他掀入荒溪之中。再喚巡捕來捕縛他。無奈這地方荒僻。巡捕的足跡不常到此。我當時奮步到大藏省轉角邊去喚巡捕。及至巡捕到時。那兇手已經鴻飛冥冥。不知跑往那裏去了。并且岸上一點兒水迹都沒有。還從那裏找去。藤野道。姑娘同他兩個人相扭之際。瞧見他的臉袋沒有。邦子道。那天夜色洞黑。一點兒瞧不清楚。但見他面上髻髯包了一件東西。衣服是穿的洋服。藤野道。別的還有什麼證據麼。邦子道。我所知道的。都告訴先生了。旁的實在不知。藤野道。老朽今天來打攪。姑娘心實不安。又蒙姑娘告訴我一切不勝感謝。若在別人。連個兇手的影兒都沒瞧見。姑娘又保全了自己。又發見了兇手許多情狀。不勝佩服之至。邦子道。我深望藤野先生。早早除此大害。藤野道。可不是呢。早晚間必當縛此凶惡。邦子道。伴聽好音。

當時藤野堅太郎便從宮原邦子的家裏出來。自歸紅梅町。一路上獨自籌思。心想用什麼法子去偵探。又把方纔宮原邦子所說兇手的形狀。細細揣摩。又想這兇手究竟爲着什麼來。把各種問題一樣一樣的研究。不覺已進櫻田門。出和田倉門。那個地方就是宮原邦子把那兇手投在荒溪的地方了。再由大藏省的裏門前經過。這時候已經陽烏匿影。倦鳥歸林的時候了。藤野堅太郎剛剛上了神田橋。忽然連稱奇怪！奇怪！

第二十二回

看官們不要着急。在下現在且說那個水田德次郎。奉了中立新聞社社長之命。要偵探秋風館裏的內幕。他就求他母舅。把那偵探術裏的易容法變身法。教他一部分。好去探些秋風館裏的內容。德次郎又想現在且不必改裝。先去探探阿菊的口氣如何。有一天。便乘着人力車。直指秋風館而來。到

了迴廊之下。就有七八个侍女來迎接。一个个都是體態輕盈。丰姿綽約。上前與德次郎鞠躬爲禮。又替他把帽子放在帽架之上。就有幾個人笑靨相迎。說這兒地方狹小。請貴客到客廳上奉茶。當時就引到一个客廳上。这个客廳却也有些別緻。雖然不大。收拾得十分精潔。也沒有電氣燈。只點着幾枝絳臘。幾個菊花式的燈臺。大有支那富室的風範。停了一停。就有个老婆子。裝出幾盤果子。泡上一壺香茶。德次郎裝出極得意的樣子。談談說說。又把四面看看。暗想。这个客廳。我就沒有來過。光景秋風館裏。我沒有來過的地方。還多呢。說話之間。就見兩個絕色的侍女。一个捧上幾色佳肴。一个提着一把壺子。說。今天沒有什麼孝敬。請水田先生在此小酌罷。說着。那兩個侍女。一个喚做馥子。一个喚做芳子。便來斟酒相勸。德次郎緩緩而飲。一時談天說地。講講那裏的花園好。那裏的戲場佳。兩個侍女極意逢迎。後來講

到那『山櫻』小說上頭。又稱贊德次郎的文筆如何曲折如何悲切。又問後來怎樣。其實連著小說的也不曉得究竟怎麼個歸結呢。只好胡亂答應他。那裏知道剛剛講到阿菊身上。阿菊恰從那個屏後出來。先聞一陣笑聲道。水田先生。今天什麼風竟把你吹到這兒來了。德次郎道。要來就來。今天沒事。所以來此走走。阿菊道。想來我們地方小。又是貴人不踏賤地。所以先生懶得來。德次郎道。來得勤。只怕你們惹厭。阿菊道。說那裏話來。我們天天望先生來。誰說這惹厭的話。德次郎道。不是不是。我們新聞社裏事情多。這兩天忙不開。沒有過來。說時。又連舉數觴。微覺醺然。有醉意。那個馥子及芳子。又有別的客來招呼去了。屋中只有阿菊同德次郎兩人。德次郎道。菊娘。前天我們所講的話也。沒有講究。偏偏有人來打斷了。這裏地方雜人手多。也不能講話。幸虧今晚他們都不在這裏。你可以把你的身世詳說一番。或者

有。可。以。盡。力。的。地。方。我。也。可。以。出。力。阿。菊。歎。一。口。氣。道。咳。這。秋。風。館。裏。一。天。到。晚。來。的。客。也。不。少。要。像。你。這。樣。志。誠。種。子。一。千。個。裏。頭。也。難。揀。一。個。我。既。然。承。你。殷。勤。下。詢。那。有。秘。而。不。宣。之。理。只。是。這。裏。我。想。還。不。是。講。話。之。所。恐。怕。有。人。竊。聽。我。門。要。另。尋。一。個。地。方。說。話。纔。好。德。次。郎。道。那。裏。有。個。地。方。好。說。話。呢。阿。菊。道。有。你。出。了。這。個。屋。子。望。那。邊。走。裝。作。散。步。的。模。樣。到。那。一。棵。松。樹。下。等。着。我。從。這。邊。抄。過。來。引。領。你。到。一。個。地。方。德。次。郎。道。這。個。不。好。人。家。見。了。像。個。什。麼。樣。子。呢。阿。菊。道。不。妨。事。人。家。見。了。你。只。說。醉。了。散。散。步。誰。還。來。阻。當。你。呢。我。先。去。了。你。快。在。那。裏。等。着。德。次。郎。說。道。也。好。也。好。連。忙。出。了。這。屋。子。穿。了。屐。子。慢。慢。而。行。真。是。蒼。苔。路。滑。緣。着。竹。徑。向。前。却。見。阿。菊。也。在。那。邊。穿。花。拂。柳。而。來。故。意。的。放。輕。了。脚。步。躡。手。躡。脚。的。走。來。德。次。郎。心。裏。想。這。一。定。另。有。個。幽。期。密。約。的。地。方。在。那。裏。如。此。說。來。這。秋。風。館。裏。的。醜。聲。

想來不虛呢。德次郎一面借此可以探索秋風館的內容，一面又想那個阿菊鬼鬼祟祟的，也不是個好東西。起初我到可憐他，至今不覺厭惡他了。正在一路籌思，不覺已到那棵松樹之下。只見阿菊在那裏招手道：「來來來，德次郎就跟着他走，渡過一個小池，這個屨子在石橋上震得格外的響。」阿菊連忙搖手道：「放輕些，放輕些。」過了石橋，便是一個薔薇棚，薔薇棚的背後一帶假山石，阿菊引着德次郎便從假山洞裏進去。德次郎道：「不好，不好，這個地方空氣惡劣，得狠，況且黑測測像個墟墓一般。這地方講話悶得慌，不好。」阿菊笑道：「不要性急，自然有好地方。」向假山洞又進了幾步，忽然開朗起來，別有天地，一帶都是竹子，從竹林中沿牆有個小門，把機關一按，那扇門開的自開，人走進去了。那扇門又砰然自闔。這門裏就是個屋子，屋子四圍全是濃蔭，繁翳不要說，晚間就是白天走來，亦覺生暗。德次郎當時見了。

不覺失聲道。咦。這、個、地、方、我、倒、沒、有、到、過、真、個、是、個、秘、密、地、方。阿菊笑道。這、個、地、方、來、的、人、很、少。當、時、造、的、時、候、也、沒、人、知、道、呢。德次郎道。怎、麼、不、教、人、知、道。有、這、個、寂、靜、地、方。我、早、知、道。就、天、天、來、了。阿菊道。這、個、地、方、原、是、預、備、着、貴、人、紳、士、們、方、便、的。所、以、尋、常、的、生、客、一、概、都、不、知、道。平、日、又、關、起、來、非、有、特、別、事、故、難、得、到、這、裏、來。德次郎道。怎、麼、喚、做、方、便、方、便、怎、麼、喚、做、特、別、事、故。我、倒、不、懂。阿菊笑道。不、懂、就、罷、了。德次郎道。這、裏、可、以、講、話、罷。阿菊道。這、個、地、方、是、再、不、怕、有、人、竊、聽、的、了。當、時、德、次、郎、心、中、想、道。怪、道、人、家、都、說、秋、風、館、的、醜、話。果、然、實、有、其、事。不、然、那、裏、有、這、個、秘、密、的、屋、子、呢。我、倒、從、後、要、留、心、到、這、個、地、方、來、探、索、纔、是、咧。

第二十三回

却說德次郎到了那個屋子裏。坐着道。至今你不妨說罷。我在這裏洗耳恭

聽了。阿菊道。講到我身上的事情。這悽慘的境界。實在同先生所說的『山櫻』小說裏的阿菊情形無二。我父母本來住在琦玉的入王寺。幼年的時候。父母見背。妾沒有倚靠。就寄養在親戚人家。歷盡苦楚。說起來。恐怕要說幾夜也說不盡。咧。阿菊說到那裏。就有悲慘的聲音。停了一刻兒。又道。那時我十五歲的時候。我那親戚就送我這個秋風館裏來。我當時什麼都不知道。穿着狠華麗的衣服。梳着狠時樣的髻兒。同那一樣年紀的妹妹們。頑終日裏游嬉。徵射而已。也不知道自己的結果如何。後來聽得旁人說。我們的親戚已經把我賣在這秋風館裏了。我聽了。方始大喫一驚。只是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一直到如今人家瞧了。鬚鬚。我們是快活得了。不得的不曉得。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呢。德次郎道。現在你意下如何。阿菊道。現在還有什麼說。一輩子死在這牢洞裡罷了。德次郎道。你年紀也大了。自己

也要想个主意纔好。這秋風館自然不是个安身之處。還趁着這華年未老。放開眼界。擇个人兒。也不枉了一世。阿菊道。不用說起了。這秋風館裡。一天到晚。貴人紳士公子王孫。也不少。都是些浮薄蕩子。也沒有一个實心人。見可以商量。商量難得遇着了。你你雖不知道我的身世。這『山櫻』小說。偏偏與我同名。所遭境地。又復大致相同。所以同你一言。德次郎道。我這小說。也是無意之中。與你芳名。適相符合。只是你向者說你的親戚。把你賣在秋風館。究竟身價多少。阿菊道。起初我以爲賣絕的了。後來纔知道三百金。押在這裡。期限五年。現在只要有三百金。還他。便可贖身。只是我自到這裡。吃的穿的。都是館主。那裡有私蓄。不要說三百金。連半个銅元也沒有。那裡能穀跳出這火坑。所以要自己贖身。這個念頭。只索休起了。德次郎道。這終究怎麼好呢。阿菊道。那除了死之一字以外。別無他說。說罷。就嗚嗚的哭泣。

个不住。

德次郎道。這種志短的念頭。不要去轉他。我們還是從長的計議。第一件贖身的事。可惜我沒有這力量。倘然有這力量。不要說三百金。就是三千金。我也沒有什麼吝惜。除了第二件以外。難道沒有別的法子。就逼到這死的一條路上去麼。阿菊道。就是有別的法子。我一个女人。如何辦得到。總得要有人助我。一臂之力纔好。德次郎道。你且說來。有可以助力之處。我們總可以想法子幫助你。阿菊道。這話極秘密。你不可告訴旁人。德次郎道。這個自然。阿菊便附着德次郎的耳朵。密密的說了半小時的言語。只見德次郎面上又驚又善。喜的是所擔任調查的事情。略有端倪。驚的是那秋風館的內容。果然裡面腐敗不堪。無怪人言嘖嘖。剛在說話之際。只聽裡面院子裡一陣笑聲。阿菊道。這是那個傻伯爵來了。我們這裡有個傻伯爵。時常到這裡來。

來了。就黏着不肯去。姊妹們個個厭惡他。他還是不識趣。常常鬧到半夜。三更。更。真。個。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人。物。那。個。老。厭。物。不。過。使。着。有。錢。有。勢。人。家。不。敢。不。奉。承。他。他。就。越。發。使。出。勁。兒。來。了。這。兩。天。沒。有。一。天。不。來。來。了。就。不。肯。去。真。是。惹。厭。德。次。郎。道。在。這。兒。也。說。不。得。了。做。一。口。和。尙。撞。一。日。鐘。除。非。出。了。這。門。纔。好。阿。菊。道。可。不。是。呢。不。出。這。個。牢。門。我。總。拚。這。條。小。性。命。一。死。而。已。德。次。郎。道。不。用。說。這。種。話。你。現。在。如。一。朶。名。花。剛。在。含。蕾。未。放。之。際。後。事。正。長。咧。阿。菊。道。除。了。死。字。以。外。其。餘。的。法。子。就。是。剛。纔。同。水。田。先。生。說。的。了。我。只。要。出。了。這。個。牢。門。入。王。寺。地。方。還。有。個。叔。父。在。那。裡。我。這。個。叔。父。他。也。有。幾。個。錢。到。了。他。那。裡。求。他。替。我。續。了。身。或。者。也。辦。得。到。只。是。水。田。先。生。不。曉。得。你。肯。助。我。一。臂。之。力。不。肯。偷。然。你。能。相。助。我。一。輩。子。就。感。不。了。你。大。恩。呢。那。時。德。次。郎。搓。着。手。只。是。不。語。心。想。以。理。而。論。這。也。是。一。件。好。事。幫。

助他拔出火坑不致墮落。烟花劫中本來是我們男子對於女子應盡之義務。但是就一面而論。倘使這話傳出去。說秋風館裡逃了一個侍女。這個侍女。却是个文學家。水田霞舟調唆的。這個話我可擔不起呢。德次郎躊躇了半晌。說道。這事恐怕人家知道了。不當穩便。阿菊道。這有什麼要緊。我從這裏出來。就到八王寺。到了八王寺。尋着我的叔父。我叔父想來這區區三百金。斷沒有不肯之理。那時我的事就完了。不過那天出來的時候。須得有個人帮着忙纔好。我。一個人。從來。未。出。過。門。却是什麼都不知道。德次郎道。這怎麼處呢。又沉吟了一會兒道。這樣罷。你那天要走的時候。約定了。我。在。院子。裏的。牆外。等着。先到了。我。下。宿。裏。權。宿。一。宵。到。明。天。就。上。火。車。送。你。到。八。王。寺。去。你。道。好。不。好。呢。阿菊道。如此感激不盡了。看官。你。道。德。次。郎。如何就輕輕允許他。原來他想着好好兒人家的女子。糟蹋在秋風館裏。不免。

起。了。一。片。義。俠。的。心。腸。二。來。這。阿。菊。我。提。拔。了。他。他。定。然。感。激。我。我。要。細。探。秋。風。館。裏。的。秘。密。內。容。他。自。然。誠。心。告。訴。我。況。且。他。已。經。出。了。秋。風。館。還。有。什。麼。顧。忌。呢。那。時。德。次。郎。同。阿。菊。談。了。好。半。天。仍。舊。從。那。個。屋。子。裏。走。出。穿。過。這。機。關。門。忽。見。樹。林。中。髣。髴。一。閃。說。道。好。！。好。！。德。次。郎。聽。着。這。個。聲。音。狠。熟。似。乎。在。那。裏。聽。見。過。的。

第二十四回

按。下。一。邊。且。說。二。十。四。回。上。藤。野。老。偵。探。剛。要。上。那。神。田。橋。忽。然。連。稱。奇。怪。這。事。想。看。官。也。還。記。得。你。道。却。是。爲。何。原。來。這。橋。堍。下。停。着。一。輛。人。力。車。這。人。力。車。夫。側。着。頭。正。在。點。那。提。燈。手。中。擦。着。一。枝。火。柴。他。瞧。見。有。人。下。橋。就。來。招。呼。他。先。生。坐。車。罷。到。那。裏。去。我。拉。你。去。說。時。那。燈。已。點。好。露。出。他。的。容。貌。藤。野。再。一。看。他。燈。上。的。記。號。叫。聲。阿。喇。兩。只。手。就。把。他。一。把。手。臂。扭。住。道。

且慢。我還有話要問你。請你到警察署一走。那車夫早嚇得說不出話來。說道。什麼警察警察署……藤野道。不錯警察署。車夫道。你你老是何人……我我我到底爲着何事……藤野道。你到了就知道。說時便從衣袋裏取出一个名刺。給他手裏。那車夫瞧着名刺。念道。刑事偵探藤野堅太郎……阿呀。你是個偵探麼。藤野道。不錯。我便是個偵探。車夫道。究竟我犯了什麼事。藤野道。也沒有什麼事。不過我見了你。忽然想起本月初五那一天晚上。到神田紅梅町二番地。藤野堅太郎家裏來的。髣髴就是你。那車夫白瞪着眼。呆板着臉。只是發怔。藤野道。這也難怪你。想你也忘了。我今天見了你。又見了你提燈上的記號。所以想起來了。那天不是你說是從富士見町神山家來的麼。那車夫側着頭想了半天道。是了是了。想起來了。確有這件事。先生今日又問他則甚。藤野道。就爲這件事。要屈你到警察署走一遭。那時這

車夫又嚇得亂抖道。警察署我。我。不去。藤野道。這有什麼要緊。問幾句話就完了。你這要老老實實的說。決不把累你。況且你今天晚上的生意。至多也不過五六點鐘。我就包了你的算了。說時從衣袋裏摸出一個五十錢的小銀圓。遞給他道。這就算耽擱了你今晚的生意。補助你的。只是有什麼話問你。你要真言相告。不可藏頭露尾。車夫道。這個自然。我職業雖賤。却是從來不說謊的。藤野道。如此狠好。你果然這樣正直。現在也不必就到警察署去。只就你的住址開出給我。到臨時就請你做個證人就是了。現在只要你告訴我。得明白。警察署不必要去的。那車夫聽了。更自歡喜。警察署不必去。憑空又得了五十錢的酬金。連忙答應道。是。

藤野道。我且問你。那一天究竟誰招呼你來的。請你細說。車夫道。那一天晚上。我拉了空車。到中坂上等候生意。那個時候。已經過了八點鐘了。忽然來

一个紳士。穿件極體面的洋服。面貌却瞧不大清楚。因爲他領頭高過於耳。帽子又壓在眉稍上。但見他戴着个青色的眼鏡。形狀殊爲奇特。還有他所穿的靴。不曉得是什麼皮所製的。走起路來。一些兒聲息也沒有。藤野道。是說來便怎樣。車夫道。那人當時就招我近前。身邊取出一張一圓的鈔票。他說請你速往紅梅町藤野先生的家裏。教他速來。又說倘然他問你是那裏來的。你說是富士見町神山家就是了。先生。你。想。我。一。个。車。夫。罷。了。那。个。紳。士。他。使。喚。我。一。趟。就。有。一。塊。錢。的。酬。勞。我。那。有。不。去。之。理。我。當。時。就。立。刻。到。你。府。上。便。見。了。先。生。這。話。句。句。是。真。藤。野。道。好。好。以。後。要。煩。你。做。證。人。的。時。候。你。也。要。照。這。樣。說。現。在。請。你。把。住。址。告。訴。我。罷。當。時。藤。野。就。把。那。車。夫。的。住。處。記。在。日。記。簿。上。便。歸。紅。梅。町。的。家。裏。去。了。

却說藤野到了家裏。把郵政局寄來的信。一件一件的開看。忽見裏頭有一

封信封面上却沒有寄信人的名字。連忙先把這信拆開。只見裏面的字好像小學堂裏的學生初寫字模樣。七歪八斜。蟹行。蚓曲。藤野見了。急展開來看時。上寫道。

藤野神隱先生執事。久聞神隱之名。如雷轟耳。甯非今日社會上所評判。爲東京第一名偵探。耶。顧乃今日驚心動魄之割面事件。喧騰於輦轂之地。而盛名鼎鼎如公者。亦熟視無覩。歟。公知割面者誰乎。實某之所爲也。某至今日。已傷東京窈窕女子之粉頰者。十有八人。後此當再傷二人。合爲二十人。至二十人後。則某之目的已達。東京市上。斷無再有此可恐之事矣。抑更有歟。仄者。前日。乃至冒犯名偵探之女公子。無禮殊甚。然僕固知足。下甚熱心於偵探。此事特未知割面者之究爲誰。亦未知彼人者。挾何目的而來也。藤野神隱。足下。何日本偵探之業。如此具腐敗耶。思之。良

足。失。笑。雖。然。亦。當。求。所。以。進。步。耳。

某月某日

割面罪人敬上

一
當時那書信看完。只把个藤野氣得咬牙切齒。怒髮衝冠。大呼道。惡奴惡奴。我誓必殺汝。我誓必殺汝。

第二十五回

紅 捻
却說水田德次郎。當時回到下宿。一宵無語。原來德次郎那个下宿在錦町一丁目地方。喚做稚松館。這一帶地方。大半都是名衙署的官員。名會社的職任所在。學堂裏的學生。住在那裏的。狠少。房錢比各處略貴。而地方飲食一切。亦略爲清潔。德次郎却賃他兩間屋子。一間作爲臥室。一間作个書房。又做个會客所在。上面擺一張炕牀。掛一幅師宣工筆的美人畫。軸桌上。略點綴些古玩。明窗淨几。筆硯精良。桌旁通着一个拽鈴。以便呼喚侍兒。書架

上。堆。着。各。種。文。學。類。書。籍。這。個。書。室。雖。不。算。大。却。也。精。緻。非。凡。且。說。那。天。德。次。郎。獨。坐。書。室。想。起。昨。晚。秋。風。館。裏。同。阿。菊。所。說。的。話。因。想。這。事。未。免。冒。險。且。待。今。天。晚。上。再。同。他。去。商。量。則。個。那。時。德。次。郎。一。個。人。獨。坐。呆。想。又。把。新。聞。紙。上。的。小。說。稿。續。了。一。段。忽。聽。得。閉。然。門。響。那。個。滑稽。小。說。家。小。野。關。山。人。走。了。進。來。你。道。這。關。山。人。怎。生。打。扮。穿。一。件。熨。斗。眼。花。式。的。大。褂。結。着。一。個。紐。喚。做。并。戶。紐。繫。着。青。博。多。的。帶。子。脫。了。履。子。穿。着。米。字。的。皮。靴。嘻。嘻。哈。哈。的。笑。了。進。來。嘴。裏。亂。呼。道。次。郎。次。郎。水。田。先。生。好。久。不。見。了。怎。麼。如。此。用。功。德。次。郎。道。原。來。小。野。先。生。顧。訪。我。與。先。生。却。有。好。幾。日。不。見。了。關。山。人。道。還。是。那。一。天。開。新。聞。記。者。懇。親。會。的。日。子。見。的。咧。德。次。郎。道。不。錯。不。錯。近。來。有。什。麼。奇。聞。沒。有。關。山。人。道。也。沒。有。什。麼。奇。聞。就。是。那。天。引。導。他。來。見。你。的。那。個。中。里。長。良。現。在。在。小。說。界。上。也。頗。覺。嶄。然。露。頭。角。呢。德。次。郎。道。是。啊。我。

也聽說他著的什麼冒險小說『石山鐵雄』銷的狠多咧。秋琴堂主人很喜歡。這回他訂定第二書呢。關山人道。我瞧這個人。却有些兒不正派。也不是。今世正研究文學的人。德次郎道。這却爲何。關山人道。我瞧他全用着權術。查不過一時風行。譬如使着電氣的東西。那電氣退了。却歸無用。并且還聽得在王子那個地方。買進許多地。又在這個地方造了一所極華麗極軒敞的洋房。究竟也不知道他那裏來的錢。德次郎道。在桑港的時候。大概終營些商業。方能如此。關山人道。也無從而知。現在又聽得在日本橋邊。懸着一塊『中里編輯所』的門牌。專營著作事業。他的事務是翻譯文學書類。及編輯小說物語等書。又極力運動各大家的寄稿。各畫工的插畫。各處新聞社。都送他幾冊。託他揄揚。據我看來。同那天他說的『小說製造所』一般無二。你道奇不奇麼。德次郎道。說也奇怪。那天他送我們報館裏的冒

險小說『石山鐵雄』我翻開來看了看。却與我以前所著的『絕壁』小說的結構差不多。從來各人的思想偶然相合。文章遂不無大同小異。這原是有的。只是却沒有這般巧。關山人道。那不是應了五六年以前櫻洞散史的那句話麼。這種改頭換面。侵害版權的人。着實可惡。德次郎道。可不是呢。關山人道。你還沒有知道咧。這個中里長良人家。還說他是個惡人。是個奸徒。德次郎道。那亦何至於此。未免太言重了。關山人道。你自然那裏知道。人家說他在王子地方所買的地。全是給外國人買的面子。上是日本人。中里長良的所有地。暗中却是外國人出錢。德次郎大驚道。阿呀。果然如此。那個中里長良。不是個賣國奴麼。關山人道。賣國奴。賣國奴。但顧一己之利益。把國體置之腦後。我們日本人中有這等敗類。實堪痛恨。德次郎道。豈有此理。怎麼新聞紙上不伸筆誅之。義難道。這種人還要迴護他麼。關山人道。但是。

紅 捻 一

這種事情須得調查確實方可宣布。不然冒失抓不着他的證據。倒要弄壞。所以各報館也是相持而未敢發呢。德次郎道。足下既認得他。審察這件事的虛實。足下可擔這個責任。關山人道。不行。我不是做偵探的。這話同你們貴母舅藤野老先生去說纔對咧。德次郎道。難道我們就不能偵探。關山人道。不是。凡偵探家都有這變身術。易容術。傾刻間可以變一個人。教人家一些兒認識不出。我們却沒有這本領。德次郎笑道。如此說來。我們配極了。你不曉得我這變身術。是奇妙無二。關山人道。果然麼。我不信。德次郎道。誰來哄你。只是我却學得不多。僅不過有兩種。關山人道。奇了。你學他何用。難道小說家不做偵探家了。德次郎道。不是。不是。我却另有個用處。關山人道。那就好了。請你把這變身法教我。我把中里長良的秘密。包管偵探出來。德次郎道。且慢且慢。

第二十六回

話說關山人要請德次郎教他變身之術。德次郎道：我母舅同我說的。這種秘術不可輕易教人。因為這裏頭也狠有道德的關係。其實這變身術也不。算繁難。全在藥品。同衣裳等使用得法。又要把身段格調。全行換却。為第一關鍵。所以人家說。內部的舉動。比了外部的粧飾。更難。第一聲音。這聲音是萬不能不變的。他們西洋各國偵探家。大概通各國的方言。就是不變換方言。而聲調。土話。還有一種習慣。自然的『話搭頭』。都要留意。第二性質。凡做偵探的。有時聰明。要變為呆鈍。活潑。要變為遲滯。卞急。要變為緩慢。各種性質。都要變過。纔好。第三手勢。凡各人有各人的手勢。或是握物。或是袖手。都要注意。還有一種秘密社會裏的暗號。他們一揚手。一伸拳。都有講究。第四步。法左足。右足。小步。大步。都要講究。變換之法。有時還要做出跛者模樣。

不過像這樣研究須得四五年工夫纔有些懂得現在我所學的僅外部的
變身法一部分而已關山人道外部也好外部也好次郎你可以教我罷哈
哈哈妙極妙極德次郎道我可以變一個肥胖的紳士滿面都是麻子頭髮
稀少肚皮凸出關山人笑道這個不好難看得狠再有一種呢德次郎道再
有一種可以變一個十六七歲縹縹緹緹的女郎關山人道妙極妙極我想
做偵探的人實在不可思議近來西洋的偵探術愈求愈精可以奪天地之
化工抉人心之秘密你令母舅留學西洋當發明的不少德次郎道你若真
個能探出中里長良的賣國事件我就教你一種但是這事要萬分秘密切
不可告訴人又當變身以後決不可在人前顯露出來簡直另換一個人不
能還算自己是關山人關山人道次郎你教我我決不願露出來德次郎道
不行你立個誓我聽聽我當時向母舅學的時候也立過誓無論親戚朋友

不許傳術於人。關山人道：好！我就立個誓。那時關山人便立起身來，把手舉起，說道：我今日在水田氏那裏學這變身法一部分，決不洩漏於人。倘在變身中爲人所破，願出罰金一百圓。德次郎道：好！我就教給你。關山人道：這麼樣，我就變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罷。德次郎笑道：哈哈！這變身術要小變大，却容易；要大變小，却繁難。足下自己到鏡子裏去照照尊軀，如此龐大尊髻，又這纏髮，那太費事了。關山人道：如此說來，這美人是無我分的了。德次郎道：豈敢！豈敢！除非再轉一個胎，不然重入洪爐去鑄他。一鑄，關山人道：願禱！一定要變個滿面麻子、肥胖的紳士了，不好不好，說着搔頭抓腮，不住的流汗。德次郎笑道：肥胖的紳士，你既然討厭，這就不必教了。關山人道：你不要騙我，沒有法子，也只得就是肥胖紳士了。德次郎道：既然如此，我就傳授於你。

那時德次郎開出一個大皮包。取上各種藥品假鬚衣裳等件。另外有個小箱。小箱裏一個島田髻。還有頭髮很稀少的一個髮籠。德次郎把島田髻放在桌上。把那個頭髮籠子。按在關山人頭上道。這是變身的第一步。同你戴上這個。關山人道。我以前在戲園裏也串過戲。這個裝扮。却是不同。記得到末後。纔帶頭髮呢。德次郎道。不然。不然。這個同戲場上不同。戲場上先塗臉。末後戴髮。偵探要先戴髮。頭髮與面孔之間。另外要塗一種藥品。方始沒有破綻。不然。教人家看破了。這不是當要子的。關山人道。不錯。不錯。德次郎道。現在這頭髮戴好了。使豫備塗藥。不過塗藥時。略有些微痛。過一刻兒。就好了。你要耐着。關山人道。知道了。請你塗罷。想來也沒有什麼大痛。德次郎開出藥品兩三種。化合起來。一面塗關山人的臉。一面說道。你閉了眼睛。別張眼。你闔了嘴。唇別牽動。我聽我們母舅講外國的易容法。有一千幾百種。咧。

有的用藥。有的用面套。法子很多。這不過粗淺的一種呢。說着。別換一種藥品。在他頭髮面孔之間。細細塗了一塗。說好了。你把鏡子自己照照。怎麼樣。關山人道。阿呀。不好。覺得狠痛。面皮變了。鐵了。連忙取過鏡子。自己一照。不覺大驚道。是誰是誰。真個另換了一人了。德次郎道。這就是關山人的化身。關山人道。我的容貌不是這個樣子。德次郎道。不錯。已經變過了。關山人道。阿呀。偷然變不回來。怎麼好。德次郎道。就是你那面孔的麻皮極快。須得三年方可復原。關山人道。阿呀。阿呀。這話真麼。這話真麼。

第二十七回

却說關山人聽德次郎說。三年方可復原。不覺驚惶無措。德次郎笑道。不要着急。這不過是句戲言。其實這種藥。一洗就落。依舊還你一個本來面目。就是了。關山人道。你早說這話。我就放心了。現在擦去他罷。德次郎道。不能還。

沒有穿衣服呢。德次郎復取出一套紳士服。把他前胸後背。都紮扮得妥當。說道。好了好了。關山人立向着衣鏡一照。腹如五石之瓠。行步蹣跚。全然是個肥胖的紳士了。德次郎道。大概多完備了。只要不說穿。誰也不能看破你的行藏。現在我們出去試驗。試驗到那裏去。小酌三杯。看人家認識不認識。關山人道。也好。我想人家見了我。一定以爲那裏來的一個紳士。恐怕再不能認識我的了。德次郎道。但是一句話。先要講明。無論到那裏。你却不可說穿。不要俸刻兒。到了人前。把這個假面剝去了。我可不依。關山人道。那有此理。男子漢大丈夫。設誓在先。豈能失信。只是今天到那裏去呢。德次郎道。不要管。跟着我走就是了。橫豎不領你到遠處去。當時德次郎同了那個肥胖紳士的關山人。出了稚松館。卽有車夫挽着人力車來兜攬客人。德次郎招招手。兩人踏上人力車。德次郎在前。輕輕對那車夫說道。我們到秋風館去。

我們到秋風館去。

那時兩部人力車飛風也似的前來。直到秋風館的走廊下。關山人見了。不覺大驚。然而已到此間。也沒有法子。只得捧着大肚子。慢慢的下車。同醜媳婦。見公婆的一般。隱在德次郎背後。當時秋風館裏就擁出一羣侍女。簇擁着德次郎。你也水田先生來了。我也水田先生來了。都搶着來招呼。把個小野關山人。丟在腦後。也沒半個人理他。關山人滿心不快。暗想這種倡婦。都去奉承他一人。他不過年紀輕。生得得意兒罷了。瞧着沒有人見的當兒。附着德次郎的耳朵。說道。好啊。你引到我這兒來。故意的。嘔人教人家。難堪。你倒樂德次郎道。難道這地方不好麼。停刻兒還有佳境。咧。說時早有許多侍女。領入一個客廳。

今天秋風館裏却有幾處地方。都有客人。德次郎停睛細看。各侍女中却不

見阿菊連忙問道。今天怎麼不見菊娘。那裏去了。侍女道。那邊有客。就是麻布的傻伯爵又來了。他在那邊周旋。等敷衍那個傻伯爵去後。一刻兒就來了。德次郎道。多早晚纔去呢。侍女道。今天聽說那伯爵還有旁的。事情。大概就要去的。德次郎暗想。今天被這個伯爵一纏繞。大約又走不掉了。只見阿馥同阿芳。端着一個洋漆盤。裏幾樣菜蔬。又提着一把壺。滿面笑容的進來。那個關山人。本來是個最活潑。最妙。最有趣。最好。誼諧的人。今天弄成一個。畏刀避箭的樣子。垂着頭。只是不開口。等到他們杯箸預備停當。他傾着一瓶酒。只是狂吸。也不作聲。侍女等看着他。都暗暗失笑。那時馥子忽然向德次郎道。這幾天小野先生。好久不到這裏來了。你見着他罷。德次郎道。你說的是小野關山人麼。本來同他約的。今晚一同到這裏來。後來我等不及他了。可的這位先生來了。所以我們先來呢。馥子道。阿彌陀佛。寧可他。不來。

也。好。我。們。見。着。他。頭。也。痛。了。德。次。郎。道。這。又。何。說。怎。麼。你。們。倒。厭。棄。他。馥。子。道。你。們。各。位。先。生。都。是。斯。斯。文。文。的。來。了。或。者。清。談。清。談。惟。有。他。來。了。沒。有。一。刻。肯。安。靜。的。一。屋。子。裏。又。都。是。他。的。聲。音。醉。了。更。是。不。了。我。們。見。他。影。子。都。怕。了。關。山。人。聽。了。恨。得。什。麼。似。的。只。是。不。好。開。口。德。次。郎。暗。暗。好。笑。說。道。你。們。也。別。在。背。後。罵。人。這。小。野。先。生。是。我。的。至。好。我。知。道。他。是。個。極。正。直。極。誠。懇。的。人。你。們。別。不。識。好。人。馥。子。道。我。也。不。說。他。性。情。有。什。麼。歹。處。不。過。他。那。副。尊。臉。姊。妹。們。見。了。終。不。願。意。同。他。親。近。芳。子。道。別。的。倒。也。罷。了。第。一。他。到。這。裏。來。終。是。講。他。所。著。的。小。說。怎。麼。思。想。好。怎。麼。結。構。好。據。我。們。看。來。也。沒。有。什。麼。奇。出。制。勝。之。處。儘。着。的。吹。委。實。不。是。個。小。野。先。生。是。個。法。螺。先。生。罷。了。這。時。候。你。一。句。我。一。句。說。得。關。山。人。面。漲。通。紅。德。次。郎。幾。番。要。打。斷。他。的。話。頭。無。奈。他。們。正。講。得。入。彀。關。山。人。恨。得。幾。乎。要。說。出。我。就。是。關。山。人。也。

那句話已到了喉嚨口。一想不好。這話說出來時。一百圓的罰金就穩穩的。要出門了。不如且耐着氣。閉口深藏舌罷。當時關山人一言不發。開着啤酒的瓶。鯨飲起來。真個要一口吸盡西江水了。又是醉。又是羞。又是憤。又是怒。把一個滿面麻痕。巨腹膨脹的紳士。面孔像血攻豬頭一般。又是喘着氣。說不出話來。引得秋風館裏的侍女都來。瞧他窗外圍着許多人。笑聲吃吃。都當他一件奇事咧。

第二十八回

話分兩頭。且說那天晚上。秋風館涼風微拂。夜氣深沉。那一間留特別貴客的秘密屋子裏。忽聽得啣啣切切私語之聲。却是一男一女。那個女人正是阿菊。舞衣未卸。打扮得花團錦簇。像是急急忙忙避着人眼。來到這裏的。那個男子是誰。列位試猜猜看。第一個不是傻伯爵。第二個不是德次郎。第三

個不是。爾。山。人。然。則。究。竟。是。誰。阿。呀。呀。奇。哉。怪。哉。那。個。人。領。頭。高。過。於。耳。帽。子。又。壓。在。眉。毛。上。戴。着。個。青。色。的。眼。鏡。這。個。裝。飾。同。車。夫。告。訴。老。偵。探。藤。野。的。形。狀。一。般。無。二。

停。了。一。會。兒。只。聽。得。阿。菊。放。輕。了。聲。音。說。道。今。天。被。個。傻。伯。爵。糾。纏。得。幾。乎。不。能。脫。身。這。種。老。厭。物。自。己。也。不。把。鏡。子。照。照。面。孔。還。有。中。立。新。聞。社。的。小。說。記。者。水。田。德。次。郎。也。是。天。天。到。這。兒。來。你。道。討。厭。不。討。厭。那。個。男。子。道。你。不。用。哄。我。那。個。伯。爵。他。老。了。自。然。不。可。人。意。水。田。年。輕。的。狠。有。什。麼。不。好。阿。菊。道。水。田。那。種。人。有。什。麼。本。領。不。比。你。是。個。出。過。洋。的。人。新。從。美。國。歸。來。我。要。擇。人。而。事。那。肯。還。找。別。人。男。子。道。你。那。天。不。聽。他。們。說。麼。又。說。什。麼。近。來。的。小。說。家。專。會。改。頭。換。面。他。們。自。己。還。以。爲。能。咧。你。倒。說。他。不。濟。阿。菊。道。這。算。什。麼。好。不。過。他。們。究。竟。沒。有。出。過。洋。那。裏。能。彀。及。得。你。男。子。道。這。些。話。也。

不必講他了。只是你今晚約我來。又有什麼事情。阿菊道。也沒有別的話。我總想逃出這個火坑纔是。男子道。你。今天。就是。同我。商量。這件事。你。不是。已經。同水田。德次郎。商量。過的麼。那天。你。同水田。在這裏。商量。這事。你。以為。沒人。知道。不曉得。牆外。有耳。我。早。知道的。了。阿菊道。那天。我們。出來的。時候。說。『好。』『好。』的。我就。知道。是你。你。還。不知。我的。心。喇。我。不過。行。個。金蟬。脫。亮。之。計。借。他。那。裏。站。一。站。腳。就。完了。男子道。這種。人。你。萬。不。可。把。心。事。託。他。他。嘴。裏。說。得。狠。好。心。裏。不。知。怎。樣。呢。不。要。明。天。新。聞。紙。上。把。你。這。事。登。了。出。來。你。羊。肉。沒。有。吃。倒。惹。了。滿。身。臊。喇。阿菊道。這話。却。也。不。差。不。是。我。以前。同。你。說。的。報。館。裡。的。人。最。難。招。惹。呢。不。過。我。以前。虧。空。了。三。百。多。圓。的。債。我。想。在。他。身。上。彌。補。只。要。他。入。吾。圈。套。不。怕。他。不。隨。我。擺。布。又。因。為。我的。名字。同。他。『山。櫻』。小。說。上。的。名字。一。樣。愈。加。容。易。引。動。他。所。以。他。問。我。我就。堵。

玉啊。八王寺啊。一陣子亂說敷衍他過去就完了。男子道。現在我們的業務漸漸要發達了。我已經在日本橋畔租一個事務所。很大的招牌。寫上『中里編輯所』。五個大字。出版的東西。也將次發印了。阿菊道。呀。鏢。先生……剛說到那裡。只聽那男子道。放輕些。阿菊道。不妨事。這裏斷沒有人來的。停了一停。又道。我同你既然訂爲夫婦。你爲什麼有許多事。還要瞞我。男子道。有什麼事。我瞞了你。阿菊道。那一天。你在這裏喝醉了。我見你身邊取出個小袋袋裡。一把小剃刀。血漬糝糊。還沒有乾。我且問你。這剃刀。何用。男子一時對答不出。只說道。這……那個……阿菊道。到底這摺疊剃刀。何用。你告訴我。男子道。你那裡瞧見。阿菊道。旁人都沒瞧見。我却先瞧見了。你雖手快。我的眼睛比你更快。你這一點兒事情。不肯告訴我。可見得你心是假。男子道。你既知道。何必又苦苦追問我。阿菊道。誰知道。知道。誰你不說罷。

了。又何必假裝癡呆。那男子道：不是。我告訴你。但是我做的事。我從來沒有告訴過第二人。如今既同你訂爲夫婦。我亦不妨說了。說時。又走到屋子外面。兩頭一望。阿菊道：你快說罷。這個地方。是輕易沒人來的。你別驚慌。那男子道：我疑心。生暗鬼。髯髯見個人影兒。一閃。寧可細心些。咱們這裡來罷。只聽得一陣脚步響。兩人走到一個極黑闇的所在。那男子低聲道：我實在告訴你罷。我就是現在社會上所開的剖面罪人。是咧。可笑。那些警察偵探。一個個都沒中用。委實白養他罷了。

第二十九回

看官。你道。今天在秋風館秘密屋子裡。同阿菊講話的是何人。看官也應該知道。是中里長良了。那時阿菊聞中里長良之言。忙問道：怎麼說你就是個剖面罪人。究竟。你有什麼宗旨。要做這個勾當。這是我第一件要問你的中

里道。這事情原因狠多。要講起來。長得狠呢。遲幾天。再同你講罷。阿菊道。這又何必呢。你已經告訴我了。也不犯着再瞞我。中里道。告訴是告訴你。但是你要依我。一件說時。必必唧唧。不曉說些什麼。阿菊道。依你。依你。中里道。我自從到了紐約。結交得一班豪富子弟。後來到了桑港。也認識了些奇異的人。內中有個法蘭西人。名喚迦爾孟。這人是个劇賊。在本國私鑄錢幣。假造鈔票。偷竊銀行。沒有一件事沒有頑過。却掙了百萬家產。人家說他都是從這上頭來的。後來本國不能存身。要避過這警察偵探之目。纔逃到桑港來。在桑港造起極高大的洋房。出入輕車駿馬。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个侯爵。還不知是个伯爵呢。阿菊道。這個與割面事情。有什麼相干。中里道。你不用性急。聽我講下去。我自從與迦爾孟相識後。他們總說西洋的偵探術。怎麼進步。怎麼發達。所以做賊也不容易。因為偵探術愈嚴愈密。不覺做賊的智慧。

也。隨。之。而。進。像。日。本。是。卑。卑。不。足。道。的。了。偵。探。的。本。領。也。小。連。做。賊。的。也。沒。有。本。事。有。一。天。迦。爾。孟。同。我。閑。談。他。道。你。不。要。誇。口。說。能。辦。事。我。有。一。件。事。情。先。試。試。你。你。回。到。本。國。在。三。個。月。內。要。用。刀。割。傷。二。十。個。沒。有。出。嫁。的。姑。娘。要。教。他。不。知。道。是。誰。割。的。你。若。能。辦。到。我。就。與。你。賭。一。萬。圓。的。東。道。我。把。一。萬。圓。存。在。銀。行。裏。你。在。三。個。月。裡。辦。妥。立。即。拿。去。并。且。你。此。番。回。去。一。面。辦。這。件。事。一。面。還。託。你。瞧。日。本。東。京。倘。有。狠。好。的。地。皮。由。你。出。名。先。買。下。來。造。幾。間。屋。子。我。不。久。就。要。到。你。日。本。來。做。兩。件。大。買。賣。呢。迦。爾。孟。的。意。思。原。是。要。叫。我。來。試。試。日。本。的。偵。探。警。察。利。害。不。利。害。他。好。來。做。大。買。賣。我。也。知。道。的。但。是。二。十。個。未。嫁。閨。女。之。面。換。他。一。萬。圓。於。我。也。沒。有。什。麼。損。傷。呢。我。當。時。趕。緊。即。回。東。京。心。想。他。要。到。日。本。來。做。大。買。賣。時。一。定。要。個。幫。手。除。了。我。還。有。誰。到。那。時。我。也。可。以。分。潤。些。我。於。是。回。了。東。京。表。面。上。算。個。初。出。

茅。廬。的。小。說。家。暗。裡。做。就。這。個。勾。當。右。手。執。着。迷。人。眼。睛。的。藥。粉。左。手。就。握。那。把。摺。疊。剃。刀。到。如。今。已。經。傷。過。了。十。八。人。了。裡。頭。有。偵。探。的。女。兒。警。視。總。監。的。姑。娘。就。是。有。一。回。碰。到。一。個。釘。子。在。辰。之。口。和。田。倉。橋。地。方。喫。了。一。跌。然。而。也。不。算。什。麼。事。現。在。大。功。將。次。告。成。了。最。可。笑。的。是。那。天。在。土。手。四。番。町。傷。神。山。總。監。的。姑。娘。時。忽。然。弄。出。一。個。若。林。良。一。來。也。是。這。小。子。合。當。有。事。偏。偏。寫。封。信。自。己。招。攬。把。一。件。濕。布。衫。輕。輕。着。上。身。去。了。也。教。他。嘗。嘗。未。決。監。的。滋。味。咧。阿。菊。道。這。種。頑。意。兒。真。是。聞。所。未。聞。也。有。那。種。西。洋。人。手。頭。闊。一。開。口。就。是。一。萬。圓。不。過。這。種。賭。東。道。也。太。稀。奇。古。怪。了。中。里。道。我。們。有。了。一。萬。圓。什。麼。事。情。不。可。做。那。個。水。田。氏。他。是。老。偵。探。籐。野。的。外。甥。他。時。刻。要。想。偵。探。那。割。面。罪。人。你。又。何。必。同。他。設。計。逃。走。阿。菊。道。我。想。了。一。個。法。兒。在。這。裡。我。現。在。去。約。水。田。氏。教。他。明。天。晚。上。十。點。鐘。在。秋。風。館。後。園。圍。牆。之。下。

紅 捻

等着我。我們兩人同逃。請你在遠遠兒樹林裡伏着。等我跳牆頭出來。同水田同走的時候。你便從樹林裡跳出。裝着秋風館裡的人追出來樣子。先把水田嚇走了。我們再想別的法子。只是我們倉猝之間。往那裡跑呢。中里道。我們可以先到那王子地方。王子地方。我買進的地面。還有幾間舊屋。我們可以暫時借此存身。別圖計較。阿菊道也好。就是這樣罷。我去約水田。明日十點鐘。你可預備先在那裡等着。等我與水田走時。你可前來邀截。至要勿忘。中里道。這個我自然知道。那時秋風館曉得。只說你同水田。德次郎同走的。教他問水田。氏要人去就完了。

看官們。你們想想。今番德次郎可不要中他們的奸計了麼。那個阿菊在德次郎面前。何等柔媚。何等可憐。其實都裝着假臉。這也是他們曲院中的長技。不是爲異。只是他同那人面獸心的中里長良。呵成一氣。要害那小說家。

水田德次郎。這個婦人的心實在險得狠了。究竟德次郎中他奸計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話說德次郎同關山人在那裡小酌。關山人化身變做個滿面麻子肥胖的紳士。秋風館裡的侍女都不去歡迎他。并且又當着和尚罵賊禿。說他的小說不好。又說他自己誇張。若要待發作時。又預先約定的。要罰一百圓的罰金。只得忍着氣。儘命的喝酒。不覺大醉。酩酊直僵僵的睡在坑上。成一個大字形。德次郎那時也覺醺然有些醉意。同幾個侍女道。我今天醉了。走出去散步散步。你們在這裡等着罷。及至德次郎散步回來。却一個侍女都不在這裡。原來這幾個侍女。起先見了這肥胖紳士。已覺討厭。今見他爛醉如泥。鼾聲大作。更自煩惡。慢慢兒一個一個都走掉了。德次郎回來時候。踏進屋

子就呼道。誰在這裡。却沒人答應。再呼了幾聲。也沒人答應。只有關山人的
鼾聲。如牛鳴。豕叫。一般而已。那時德次郎又拍着手呼侍女。只聽嬌滴滴的
聲音。如鶯囀。一般說道。我來了。德次郎看時。原來是阿菊。阿菊帶着笑說道。
我原說呢。水田先生沒有回去。阿呀。今天被他們纏死了。拋你一個人在
此。得罪得狠。抱歎得狠。德次郎道。菊娘說那裏話。來我們相愛在心。不在形
迹。我所以沒有回去。者想見你。一見面罷了。阿菊道。原是什么呢。我早就聽得人
說你來了。想就到這裡來。偏偏那個傻伯爵。又來把人纏住了。一時脫不得
身。到此刻方纔清楚咧。德次郎道。剛纔我聽馥子說。我就知道。只是前天我
們所說的話。究竟怎麼個辦法呢。阿菊道。來來來。水田先生……說時。又把
榻上的小野。狠狠瞧上兩眼。德次郎道。不妨事。他已經醉了。阿菊乃附着德
次郎耳朵道。明天晚上十點鐘。你在後園圍牆的外面等着。我從牆上跳下

來。與你同行。德次郎道。我知道了。但是你不要到那時候。不來。失了約。教人白等着。這可不是要子的。阿菊道。那有此事。德次郎道。既然如此。就好了。你先到了我下宿。乘早行火車。一直到八王寺。再去找你家叔父。找着了你家叔父。一切事都不要緊了。阿菊道。若能如此。感恩不淺。兩人又唧唧噥噥講了半天。怎樣的逃走。怎樣的秘密。只聽得睡在坑上的關山人。睡夢之中。呼道。好呀……酒……酒……不能喝了。呢……把兩人都嚇了一跳。連忙走開。德次郎道。不妨事。不妨事。他在那裡說夢話。咧。當時德次郎就推醒了關山人。兩人遂乘了人力車回家。

到了明天。德次郎準備同阿菊一起逃走。白天却忙了一天。漸漸的夕陽西下。只聽得增上寺裏的鐘聲。摐摐。然後夜景蕭條。微風瑟瑟。秋風館圍牆之外。有一个人影。在那裏潛潛等等。真个是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了。那个人

暗暗數着鐘聲。自己低聲點頭道：「呀！十點鐘了。看官，你道是誰？就是東京的小說家有名的德次郎。」

阿呀！那個德次郎，今番要中他們的奸計了。從此文學家的名譽爲了一個秋風館的侍女，要掃地了。在德次郎是一片好心想，狠好一個女郎，落在那曲院裡，未免可惜。所以想極力將他拔出火坑，再也知不到阿菊是個險毒的婦人，知要救他，他反要害你。這是可憐這水田德次郎那裏曉得呢。

那時秋風館圍牆之內，索然有聲，只見松樹上一个人影。德次郎低着聲音道：「菊娘來了麼？」阿菊道：「來了。把腳尖兒，踏着圍牆垂下一條繩子，兩手攀着繩子，輕輕墜地。」德次郎道：「妙極妙極，正是凌虛仙子降下凡塵了。」阿菊道：「我們不用多說了。走罷。」剛走了幾步，只見樹林中跳出一個漢子來，拖着阿菊就走。那時德次郎大喫一驚，這個阿菊也是大喫一驚。

看官門已經見了上兩回書了。說他德次郎大喫一驚。這是題中應有之義。怎麼又說阿菊也是大喫一驚呢。上兩回書不是說阿菊與中里長良約定同逃把個德次郎來做他們的替死鬼麼。今天林子裏跳出來的自然就是中里長良了。阿菊跟了他就走。還有什麼可驚。這明明是著書的代他說慌罷了。

說時遲那時快。忽見德次郎袖中取出一个叫子。唿烈烈一吹。一時四面八方警察偵探飛也似的奔來。約莫有六七个人把个阿菊同那林中跳出來的漢子立刻捉住。德次郎大呼道：「不要教他再逃了。這是割面的大罪人。中里長良快些拿繩子來要縛得緊緊的。」說時早有人飛奔前來把那罪人縛住。這飛奔前來的就是老偵探藤野堅太郎。

第三十一回

紅 掄 一

看官。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原來水田德次郎那天趁着關山人醉的時候。出去假作散步。一直就走到前天同阿菊來的秘密屋子來。幸虧那個門上的機關。他已經知道了。輕輕走進門來。只聽裏面已有人聲。德次郎隱在石柱的後面聽時。就是一個阿菊。一個却是中里長良。德次郎不覺喫了一驚。暗想。這厮原來也在這裡。倒要德他一聽。後來越聽越覺詫異。德到後來。那中里長良已把割面的歷史全盤託出。德次郎恐怕走出來撞破。便三腳兩步奔還來。一直到茶室。這時關山人已經醉倒在坑上了。德次郎也裝了半醉的樣子。後來阿菊來了。纔約定明天十點鐘。約會在秋風館的後園外面預備同逃。

德次郎與阿菊約定後。就把這事通知了他母舅藤野。藤野聽了大喜。就到警視廳把這事說明。那天便領了一班警察偵探。預先埋伏在一處。等那德

次郎同阿菊出來。走至半途。有人要來攔截的。這就是割面罪人中里長良。就把他捕縛起來。送到警察署去。所以此刻德次郎的號叫。一吹大家一擁上前。登時把个割面罪人中里長良捉住了。

看官啊。你想這樣神變。出沒不可思議的大罪魁。大惡黨。居然一朝弋獲。除了東京的大害。怎麼不可喜呢。今天第一要見的是怎麼樣的人兒。那知天黑一時。瞧不清楚。就有一个警察把燈向前一照。阿喲！阿喲！奇怪！奇怪！怪！那裏知道束手就縛的不是中里長良。却是個小野關山人。小野關山人。被他們綁得像肉餛飩似的。只叫得苦。對着德次郎道。次郎。次郎。你好沒來由。怎麼把我綁得緊緊兒的。到底是什麼事。德次郎道。我也不曉得。你到這裏來。做什麼事的。怎麼倉倉皇皇的來。拖阿菊。奇怪。奇怪。關山人道。昨天我上了你的當。被你領到秋風館裡去。出了一場醜。今天我本想來報復的。

紅 檢 一

因爲。昨。晚。我。醉。後。你。們。在。那。裡。商。量。逃。走。的。事。情。其。時。我。實。在。沒。有。睡。着。都。被。我。聽。見。我。想。今。天。來。嚇。你。們。一。嚇。原。是。同。你。們。頑。的。不。想。你。却。邀。齊。了。警。察。偵。探。都。在。這。裡。并。且。令。母。舅。藤。野。先。生。也。在。這。裏。我。倒。真。不。解。了。德。次。郎。頓。足。道。咳。誤。事。誤。事。你。不。知。道。這。個。中。里。長。良。是。割。面。的。大。罪。人。我。們。因。爲。要。捉。他。用。盡。心。機。剛。剛。要。到。手。偏。偏。你。來。一。纏。這。是。那。裏。說。起。呢。關。山。人。也。後。悔。道。這。是。實。在。我。該。死。了。早。知。如。此。我。來。做。什。麼。此。事。我。實。在。誤。你。們。不。小。了。阿。菊。忽。然。說。道。我。起。初。以。爲。來。拖。我。的。是。中。里。再。想。不。到。是。小。野。現。在。中。里。既。捉。不。到。你。們。可。放。我。走。了。話。還。沒。有。說。完。藤。野。咬。牙。切。齒。道。中。里。一。定。沒。有。走。遠。我。誓。必。捉。此。賊。說。時。帶。着。三。四。個。警。察。立。刻。到。各。處。追。尋。去。了。這。一。回。因。關。山。人。無。心。的。戲。事。誤。了。他。們。捕。獲。惡。徒。的。大。事。真。是。意。想。不。到。當。時。藤。野。帶。了。三。四。個。警。察。各。處。去。追。尋。那。邊。却。留。下。德。次。郎。關。山。人。同。兩。

三個警察約共四五人看守阿菊。恐防他逃走。那阿菊又出了個好計。說道：「我此刻已經被你們捉住了。諒來也逃不脫。你們四五人看守一個人。又何必這樣小題大做。我勸你們趕緊去捉中里要緊。我一個女人也逃不了。你們警察之手。現在夜裏火車不開。他也難插翅飛去。德次郎喝道：「休得胡說。你這心毒的婦人。再不受你的騙了。」阿菊道：「水田先生。請你息怒。不要生氣。你是個最慈愛的人。你忘了前天附着我耳朵說的什麼話。你說我騙人。你自己怎麼也騙人呢。說時又向着德次郎做出媚態。那邊走出個警察。說道：「咱們把他送到警察署去。」德次郎道：「也好。你們送去。我同關山人到秋風館裏一走。也把這件事告訴他們。」阿菊道：「水田先生。望你包荒些。你不要看秋風館的阿菊面上。你看山櫻小說上的阿菊面上罷。」一個警察道：「不要嚇了。快伸出手來。縛了好走路。」阿菊道：「不要縛了。我不逃。就是了。」警察道：「誰

信你這斷斷不能。阿菊道：如此待我整理整理衣服，可使得麼？說時，把手伸入懷中，髣髴搔癢的樣子，趁着人不留心的時候，兩頭一望，忽爾向前面樹林中一鑽，像一只野鹿，大家一見，不覺喫驚，呼道：阿喲，惡婦逃了，惡婦逃了。五個人一齊追來，只見他從懷中伸出手來，向上一揚，只聽得樹林中轟然一聲，震天動地的巨響，連那德次郎、關山人、警察、偵探，一古腦兒都包在烟焰之中，不知存亡死活。原來這阿菊身邊藏一個爆烈彈，趁這個騷擾之中，他就一溜烟跑了。

第三十二回

却說阿菊投了爆烈彈，趁此被他逃走，幸而當時只有一個警察，略受了些微傷，其餘尙無妨碍。然而這個罪人已被他逃脫了。那時警察偵探連忙追出，只留德次郎同關山人兩人面面相覷。德次郎道：可怕的惡婦，關山人道：

這賊婆好大的膽子。德次郎道。險些兒性命都送在他手裏。關山人道。這爆烈彈。他一個女人。怎麼有這東西。一定是中里長良給他的。德次郎道。可不是呢。我母舅也不曉得追了那裏去了。關山人道。這都是我不好。我不應該同你們頑。現在是弄假成真。弄巧成拙了。害你們失此機會。都是我的過處。德次郎道。雖是這樣說。至今看來。也不能盡歸罪於你。他有爆烈彈。我們就是捉着他。恐怕還有性命之憂呢。關山人道。現在亦不必說了。亡羊補牢。以後沒有法子想。我只有幫着你稍盡一點子力。補補以前的過失罷。德次郎道。若得你幫助。這是最妙的了。我們暫且到秋風館一行。告訴他阿菊這件事。說時。兩人遂到秋風館裏來。秋風館裡聽得大驚。一時人聲擾雜。有的去查他的箱子。有的去查他的皮包。大家像熱石頭上螞蟻一般。也沒有什麼查出來。這一番。秋風館裏雖然失了一個阿菊。不無損失。然從此以後。經了

這個懲創也不敢再做那醜事了。

當時擾攘了半夜。起初去追中里長良的一班人回來了。說沒有追着。後來去追阿菊的一班人也回來了。說也沒有踪跡。又打个電報到王子地方的警察署去問問。回電說只有幾個工人在那裏作工。又差幾個警察到日本橋的中里編輯所去驗查。也不見什麼可疑之物。僅有幾個書生。還是五六天前請他來當鈔寫之任的。白當差薪水還沒領到呢。後來又搜查他的家裏。却有幾封法國人迦爾孟寄來的信。只是僅有信封裏面的信。早已空無所有。想來已經燒燬的了。僅此信封作不得證據。但是這晚上却有件奇怪事情。人人都回來了。只有個老偵探藤野堅太郎查無踪跡。大家想總是去追那賊徒。或者追到東京以外的地方去了。也未可知。況且藤野素有神隱之目。這番隱去過了一天兩天。自然回來也不算奇。

那裏曉得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德次郎正是逃走了割面大罪人。又不見了母舅藤野。胸中悶悶不樂。忽然那天又得一件極不得意的事情。看官你道是什麼。原來這個中立新聞。因為他登了『社會之內幕』一篇文章。第一章上。就觸犯了在朝某大臣。摘發了某大臣的陰私。他恨極了。加他一個妨害治安的罪名。吩咐警廳禁止發行。然而中立新聞。雖然禁止發行。在德次郎。却算個不幸之中的幸事。借這個空閑時候。一來可以尋他的母舅。二來可以探出割面的罪人中。里長良。那天從錦町的下宿出來。到紅梅町的藤野家。這時候蝶娘的創痕。已經平復。僅有個小小癍痕。如臙脂紅點一般。愈增其媚。而神山家的姑娘。却患處潰爛起來。至今還沒有好。這却為何。原來蝶兒雖遭此毒手。却能安心養病。不比雪子既做了此不端之事。又受父親的責罰。自己想想。更是羞愧交并。見不得人面。心中既焦躁萬分。那創痕就

急切不能收口。蝶兒過了幾天，自然漸漸好起來。只是這兩天父親沒有下落。他同他的母親，自然擔心。今見德次郎自外面來，政子同蝶娘都問道：「次郎，今天有信息麼？」德次郎道：「沒有。不曉得家裏有他的信沒有。」政子道：「可不是呢。家裏應該發一信來，免得我們懸望。」這兩天蝶兒也因為這事，狠擔心呢。蝶娘道：「我們這老人家年紀已一把了，還做這個偵探，生涯此番又是兩三天不歸，也沒半個字兒寄家，究竟不知那裡去的，怎教我們不記掛着？」政子道：「這割面罪人是个要犯，想來搜尋他，緊急得狠，沒有工夫寫信，或者要避人的眼，然後寫信，一時也不得閑。」德次郎道：「我也這樣想。光景舅母所說的不差。」蝶娘道：「父親不歸，我終有些不放心。」德次郎道：「好在這兩天我們的新聞停止發行，我的小說稿也無須急急橫覽，鬧着無事。我且去尋尋舅母，再說或者見機行事，也可以帮着舅母第一，我就認得中里同阿菊的面貌。」

至於我自己到不妨事。好在前幾天已經在母舅處學得兩種變身術。一種是滿面麻子的紳士。一種是十七八歲的女郎。我今天就易弁而釵。變個十七八歲的女郎。政子道：好好。次郎變了個女。一定狠嫵緻的人物。倫教男人見了一定認不出你是男子。德次郎道：舅母恐怖。我這容貌不醜。蝶娘笑道：德哥。你扮了女人。俊俏極了。只是不要被人家認了。去做媳婦……話還沒。有說完。德次郎緊接說道：妹妹放心。蝶娘回味一想。覺得這話太說急了。一時直羞得面紅過耳。搭訕着說道：這話奇了。我有什麼不放心。當時就假作倦容。伏在桌上。不開口。德次郎道：我要扮女。卻是一件東西都沒有。第一粉黛。臙脂。第二衣服。裝飾。須得件件預備。我想向妹妹借着一用。不知妹妹可肯不肯。蝶娘道：我的衣裳。從來不借給人的。你向別處去借罷。德次郎道：除了這裡以外。還向那裡去借呢。妹妹你借給我罷。橫豎弄髒了我。賠你新的。

就是舅母你說個人情罷。政子笑道：蝶兒你假給他罷。德哥同自家哥哥一般，還有什麼嫌疑？當時蝶娘就開箱取出幾件衣服，又拿着些粉黛、麝脂，一齊交給德次郎去了。

第三十三回

却說日本在中仙道地方，還沒到武藏，有個鴻之巢的火車站。那一天，火車到了，有一個紳士帶着他一個夫人，在這火車站下車。當時就喚了兩部人力車，教他送到距此四里多遠的松山溫泉場。這個紳士却是滿面鬚子，連個嘴唇都藏在裡頭。那個夫人約在二十左右，却是个束髮的美人。那時節，因為東京逃走了割面要犯，早已打電報到各處車站，教他們留心稽察。所以火車站門前，警察時常不斷。只要些微同割面罪人年貌、髮髯，便要加意盤查。今天那個老紳士下車，雖然與割面要犯的面貌有些相像，然而中里

長。良。是。沒。有。鬍。子。的。難。道。過。了。一。天。兩。天。就。生。出。鬍。子。來。麼。恐。怕。世。界。上。也。沒。有。這。理。呢。因。此。警。察。們。也。不。十。分。留。意。只。是。職。任。所。在。也。不。能。不。問。問。便。有。個。警。察。上。前。問。道。得。罪。得。罪。請。問。這。一。位。先。生。從。那。裡。來。往。那。裡。去。紳。士。正。色。道。我。從。大。宮。來。預。備。往。松。山。的。溫。泉。場。去。的。因。爲。這。溫。泉。有。却。病。之。功。能。小。可。身。子。有。些。不。快。所。以。特。地。到。此。就。浴。警。察。道。是。是。請。問。貴。客。尊。姓。大。名。紳。士。道。嗜。喚。做。尾。島。嘉。武。嗜。是。個。理。學。士。一。來。就。浴。溫。泉。二。來。聽。說。橫。見。郡。有。百。穴。特。來。考。察。考。察。這。是。於。人。類。學。上。有。關。係。的。你。們。何。以。絮。絮。叨。叨。這。樣。尋。根。窮。源。警。察。道。不。是。不。是。這。幾。天。因。爲。東。京。逃。走。了。割。面。要。犯。教。我。們。各。地。警。察。通。緝。查。拿。所。以。格。外。嚴。些。先。生。不。要。見。怪。紳。士。道。難。道。我。的。面。貌。與。割。面。犯。人。有。些。相。同。麼。果。然。如。此。你。們。儘。管。把。我。提。到。警。察。署。去。不。打。緊。警。察。道。無。須。無。須。我。們。也。是。奉。上。官。命。令。盡。一。已。職。任。不。得。不。然。先。生。須。

要。原。諒。現。在。既。然。問。明。白。了。沒。有。先。生。的。事。先。生。儘。管。請。便。是。紳。士。道。如。此。我。就。行。了。你。們。子。細。着。不。要。把。歹。人。放。走。了。便。踏。上。人。力。車。同。那。女。人。如。飛。去。了。

當時這二輛人力車從田岸邊出去。直向松山而來。那知下火車的時候。還有一個做客商樣子的人。一同下車。也是喚了一輛人力車。從後追來。也向着松山進發。那時紳士夫婦。已經行了三里多路了。到一個村。喚做吉見村。這裡有個著名的石觀音天然岩。石造成的。因此在旁邊建了一個大寺院。距本街道一里多路。有個松山驛。從那裡越一個小嶺。這嶺喚作秩父嶺。秩父嶺過去約莫半里多路。便是這有名的百穴地方了。只是到那裡車路有些不便。好在不過一里路的光景。既是到這裡來的人。難道還怕走一里多路麼。那時這紳士夫婦。下了車。給了車錢。車夫拉了車自去。他們兩人各提

了一个包。緩緩而行。那知後面那个商人也下了車。在後面跟了回來。

紳士夫婦兩人一路徑向前行。只是那个山路却有些難走。兩旁松杉夾道。行人稀少。秩父嶺上時時有猛獸之跡。渡過獨木橋。沿着一个曲溪而行。漸漸行了半里之遙。忽然那个紳士止住脚步。等那商人走到切近。猛可裡從衣袋內取出手鎗。立在商人之前。那个女人也擎着手鎗。立在商人之後。紳士哈哈大笑道。藤野偵探你假扮的好像啊。只是你却能哄騙別人。哄騙不得我。商人慌道。這這這什麼話……紳士白瞪着眼道。你不要裝癡作呆。你以為我不知道麼。你是個嗅人屁股的狗。你不是藤野是誰。還不實說。我手鎗便不認得人了。你是要來捉中里長良的。可不是麼。只我便是中里長良。你待怎的說時。便用手指着女人道。他便是阿菊。你要捉便捉。

看官原來這理學士尾島嘉武就是中里長良。他那稱為理學士的妻的女

人就是阿菊。他們兩人。怎麼樣的逃出東京呢。却有个原由。起初在芝公園。秋風館門前。捉拿兇手時。中里長良那天也遠遠的隱在樹林之中。偏偏那。關山人前來。一纏把个警察偵探都引了出來。中里一見知道不好。秘密屋。子的事發了。連忙一口氣跑到中里編輯所。編輯所晚上是沒有人的。他却。同阿菊約定。預備先到了編輯所。再到王子去。只是不知道阿菊能來不能。來呢。遲了半點鐘。果然阿菊來了。兩人就立刻用變身法變了這個形狀。趁着那晚開往上野末一次的火車。到了大宮。在大宮公園中的旅館投宿一。宵。今天纔乘火車到鴻之巢咧。此番沒有拿到兇手第一。却誤在關山人。第。二。却誤在沒有先到中里編輯所。搜索罪犯。反先打電到王子去。以致誤了。時刻。及至後來到編輯所去搜索。他已不知往那裏去了。這次雖是偵探家。的。失。着。然。而。在。德。次。郎。却。只。聞。他。們。說。逃。往。王。子。沒。聽。他。們。說。先。到。編。輯。所。

先到編輯所的話却是臨走的時候他們附耳密語的

第三十四回

話說中里長良那時擊着手鎗說道藤野你別假裝癡聾你是個東京第一偵探不要做這個卑怯的行爲你道瞞得過我麼我於西洋的變身法無一不知無論怎樣的變身法總逃不過我的眼睛我實在告訴你罷我也不是中里長良我喚做鎌馳源太郎你去打聽打聽可是好惹得的商人道先生錯認了我我實在不是什麼藤野偵探我是一個做絲生意的客人我也不管先生是中里啊鎌馳啊中里道你休得胡言巧語倘再不說明我這手鎗一響你的命就沒了商人道先生手鎗要發儘管發却教我說出什麼來中里停了一停道好好你不招我有法子便回頭對着阿菊道我把這個老奴才縛起來銜上嚼口丟他在百穴的底下到今晚或明天散步的時候再

來問他。便了。阿菊道：「也好。把他丢入山穴之中。想來也沒有人見。中里道：『沒有人見。這裏第八十九號。有大穴。深而且暗。把他丢在裡頭。又縛住他。手足如同生埋。活葬一般。再也逃不出來。那時兩個賊男女。把這商人先縛起來。又把一塊手巾。塞在他口裏。使他不能開口。拖到那百穴邊來。到了八九號的山穴中。便把他一丢。丢在穴中了。』看官。你道這商人是誰。果不出中里長良之料。就是這東京老偵探藤野堅太郎。」

如今且說這百穴是怎麼一個樣子的。原來當日本明治十八九年的時候。被一個理學士坪井正五郎所發見的。當時都來考察。說是上古排勃利。因種族穴居之跡。後來又有說是古代人種的墳墓的。又有說是這裡頭爲預備藏着東西的學說。紛紛不一。到如今還沒有確定。所以大學堂的學生。同各處考古家。理學家。哲學家。常常到這裡來考察。陸續不斷。

那個山穴都在松山的半腹遠遠而望好像一個胡蜂窠橫擺在上面百餘個山穴都在一面真是奇觀穴口有大有小然大概不是曲着身體終不能進去也有的洞口甚窄到了裏面狠爲寬廣的也有裡面把石頭疊作床的樣子把穴頂開作窗的樣子顯見得穴居遺跡還留着咧聽說發掘的時候還掘出土器石器珠玉類種種不一現在都擺在上野的博物館裏呢

閑話少說且說中里長良同阿菊兩人在吉見山中無人往來的地方把藤野堅太郎丟在第八十九個穴中兩人遂出了這穴到松山鑛泉場住了一個鶴聲樓的旅館裏人家瞧他是个體面的紳士又聽說是个理學士格外伺候週到房間是第一等各樣全備中里同阿菊大喜到溫泉入浴的時候都是一個人一間他們閉着門好把頭上的假髮面上的假鬚塗粉都取的取下來搽的搽下來洗浴以後兩人晚膳當時四面一瞧室中無人他們又

談起來。先是中里道。我們在這裡。倒狠爲安心。只是我還有一件心事未了。我不是同法國人迦爾孟約的。三月以內。二十人的數目麼。至今還只有十人。我逃走東京。倒不費吹灰之力。只是還少兩個人的數目。須得在幾天內辦妥當纔好。阿菊道。現在東京爲這事。一定愈加緊急。我勸你遲幾天再去罷。期限還長得狠。這一萬圓也飛不出你的手。中里道。事不宜遲。僅不過兩人了。啗們辦完了。就可以高飛遠引。或者北海道。或者支那。再不然。就到美國。同着迦爾孟再到東京也好。阿菊道。話是不錯。只是這一行。冒險的狠。況且你若乘着火車去。他們在火車站。早已有偵探警察等着。恐怕你逃不過他們的眼睛。中里道。我想不趁火車。阿菊道。怎麼呢。中里道。我想變做一個鄉下土老兒。從入間川。雇一隻小船。到千住橋上岸。從那邊到東京城。就不遠了。當夜把我這事辦妥當了。我就乘着腳踏車。連夜回來。請你在這裏

等着。還要時時去看守了穴中之人。不要被他逃了去。阿菊笑道。你這一去。不曉得東京那兩個女子。又倒運了。中里道。我也不管是誰。但求快刀執手中。辦得爽快罷了。阿菊道。只是你當夜就要歸來纔好。不然教我一個人。怎麼辦呢。中里道。你放心。我就歸來。決不有誤。但是那穴中的人。千萬留意。不要教他走了。阿菊道。知道知道。兩人正在說時。只見圍屏上的影子。一動。兩人連忙住口。側着耳朵靜聽。原來却是庭前的楊柳。映着月光。一搖一擺。兩人方纔安心。中里咋着舌頭道。險極險極。我們在秋風館那天。講話不是被人聽了去麼。以致誤了大事。以後須格外子細纔好。阿菊道。可不是呢。那天誰知道水田這個刁滑的奴才。在那裏竊聽呢。

第三十五回

却談那个大膽的中里長良。已經傷了十八个未嫁閨女的顏。還欠二人要

紅 檢 一

湊二十人的數目。方好領法國人迦爾孟的一萬圓賞金。只是此刻的東京市街嚴密異常。這個冒險髻鬚是負薪入火抱石投淵了。話休煩絮。且說那個理學士尾島嘉武。又名中里長良。其實是個鏞馳源太郎。到了明天。別去阿菊。從松山的鶴聲館裏出來。走到町角邊。喚了一輛人力車坐了。剛剛走到半路。又嫌着車夫走得遲。要誤火車的時刻。便跳下車。付了他一半的車錢。自己提着包。如飛而走。轉了個灣。將到觀音寺邊。在深林中取出包裹中幾件破衣服。還有鏡子藥品等類。中里長良便把假鬚去下。洋服脫下。搽上油粉。還把鏡子照一照。噴實在了。成了一個鄉下土老兒了。

原來中里長良在桑港的時候。曾入偵探社會。在偵探的工夫上。却用過一番功。所以在這變身上。狠有些知道。此刻從松山帶來的一個包裹頭。都是變身術中用的衣服器具等類。中里長良既變爲鄉下老。便從入間川下

船出了荒川。一路由田島、大野、早瀨、浮間、過了高野、到千住大橋上岸。那時候已經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差不多要昏黑了。中里長良便到待乳山之麓。沒有人到的地方、換了一身紳士服。其時已經掌燈時候了。便大着膽子到淺草公園來。在那共同運動場裏、賃着一輛自由車、取出五圓一紙鈔、票說今晚借他一夜使用、做个證金。那時這腳踏車行也並不着疑、就給他一輛上等車。車輪上都包着橡皮、走起來連一些兒聲息也沒有。中里長良大喜、飛身而上。一轉瞬不知那裏去了。

那天晚上、一个某理學家的女兒、在櫻田門外傷了臉。約略瞧見那兇手、乘了腳踏車去。同夜在小石川切支坂下、又有一个某製紙場的女工、也傷了臉。都說是腳踏車。一轉瞬、便飛行絕迹去了。夜深人靜、那一輛無燈的腳踏車、往來與冷街僻巷之間、車輪上因為包着

橡皮可以不聞何種聲息。只聽着噠噠的響聲。從黑闇中似射箭一般飛行。這就是中里長良。他目的已達。今晚來又傷了兩人。可乘着腳踏車一徑回到松山。雖然那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是中里長良今番的運命。將盡。隔着他十餘丈外。也有一个人。乘着腳踏車。這腳踏車也包着橡皮。也沒有燈。隨後追來看官。你道此人是誰。

攔過一邊。且說中里長良自到了東京去後。留着阿菊在松山的旅店。鶴聲館裏。那天散步到百穴來。又向着第八十九號那邊而去。這個地方白晝也是黑暗森陰之氣。令人不寒而慄。腥風撲鼻。如同到了墟墓裏去一般。阿菊放出毒婦的面目。對着那個旅商人道。藤野先生。你是神隱。啊。你怎麼不會土遁的法子。遁去了呢。你終日在這裏。我想肚子也餓了。可憐。可憐。這也是自作自受。我勸你不要。再說自己是做絲生意的。客人老老實實說了罷。說

我。就。是。東。京。的。偵。探。藤。野。堅。太。郎。說。我。就。是。神。隱。今。番。中。了。你。們。的。計。饒。了。我。一。條。老。命。罷。哈。哈。哈。藤。野。先。生。你。什。麼。不。開。口。難。道。你。沒。有。聽。見。我。的。話。麼。不。錯。不。錯。我。糊。塗。極。了。原。來。先。生。還。塞。住。了。口。說。不。出。話。來。呢。待。我。來。給。先。生。把。口。中。的。東。西。去。掉。了。好。待。先。生。直。說。阿。菊。說。時。便。來。取。出。藤。野。口。中。的。東。西。那。知。剛。抓。着。一。把。頭。髮。這。頭。髮。就。隨。手。落。下。原。來。是。個。假。髮。阿。菊。大。驚。道。咦。奇。了。你。這。商。人。怎。麼。裝。的。假。髮。這。不。是。一。輩。子。的。證。據。麼。你。可。不。是。藤。野。還。賴。到。那。裏。去。可。憐。藤。野。老。偵。探。到。此。真。無。方。法。只。得。說。道。我。便。是。藤。野。堅。太。郎。從。東。京。追。到。這。裏。來。不。想。被。你。們。一。班。狗。男。女。覷。破。把。我。生。埋。在。這。裏。我。死。之。後。也。終。有。人。來。拿。你。們。的。你。們。放。心。着。罷。阿。菊。道。好。罵。好。罵。就。是。有。人。來。捉。拿。時。你。恐。已。經。化。爲。異。物。的。了。我。是。狠。慈。悲。的。今。天。一。天。饒。了。你。的。命。到。了。明。天。早。晨。或。者。今。天。晚。上。中。里。要。從。東。京。乘。了。自。由。車。回。來。可。

第三十五回

百六十八

憐、可、憐、到、那、時、候、你、的、魂、靈、要、脫、軀、殼、而、飛、了、阿、菊、一、派、冷、言、毒、語、說、話、好、似、尖、刀、一、般、藤、野、堅、太、郎、閉、口、切、齒、一、句、話、都、沒、得、只、有、俯、首、待、盡、而、已。

第三十六回

却說中里長良。乘着自由車。從東京回來。到了松山。天還沒有大明。他把那自由車。向山谷下一丟。自己便大踏步向松山的旅店鶴聲館來。你道後面也乘着自由車來追他的誰。就是水田德次郎。德次郎見中里入了鶴聲館。便驅車回到鴻之巢。打一個電報給關山人。關山人便趁着第一次急行火車。到鴻之巢。手中攜着一個很大的皮包。皮包裏頭都是些變身術的衣服器具等類。那是不必說的了。

就是這一天。鶴聲館的樓上。有一個滿面麻痕。巨腹膨脹的紳士。同一個十七八歲一見消魂的女郎。初到此間。也賃了個上等房間。這紳士名喚中村

總太郎。女郎名喚霞子。他們兄妹兩人。其實就是關山人同德次郎兩人改裝的。關山人道。次郎。我實在佩服你。我昨天知道你在紅梅町。在你的母舅藤野家。同蝶娘講話。怎麼今天早晨就接到你的電報。所以我特地把你的皮靴帶來。恐怕你要改裝。德次郎道。昨夜我在淺草公園的共同運動場。見一個人髣髴似中里長良一般。他在那裏租賃自由車。我就隱在他背後。後來他去了。我也賃了一輛自由車。如飛追來。果然那個賊奴在櫻田同切支坂兩個地方。又傷了兩個女人的臉。其時便想捕獲他。只是他那自田車非常之快。又知不到他往那裏去。只得飛身追來。直追到松山。又見進了這旅館。打聽得明白。纔發電給你的。關山人道。妙極。你這美人風姿實在妙得狠。可惜我知道你是個男子。不然我的魂早被你勾去了。德次郎道。休得取笑你自己。照照你尊臉。就是我真個做了女人。也不來勾你的魂。關山人哈哈

大笑道。你這話說得太可惡了。這一對狗男女。就住在前面。我們現在怎麼樣對付他。還有最要緊的。你家母舅。究竟到那裡去了。德次郎道。這是我們來此第一件事情。兩人正在說話。那邊中里同阿菊也在那裡談論。可怕。可怕。一個鶴聲館的旅店裏。倒弄了四個改裝的人物。

那天午後。中里同阿菊照例散步。出了鶴聲館。信步而行。隨後又有一男一女也聯袂而來。這便是關山人同德次郎。此兩對男女。恰恰相逢。在百穴之下。中里等原來想到八十九號的那個穴裏去謀害藤野的。不想偏偏碰見了他們兄妹。心中早已作惡。那關山人同德次郎。因為不能知道藤野的所在。正在悶悶。今見他們出來散步。便跟着走來。關山人當時見着中里道。先生到那百穴去。不知怎麼走的。關山人說時。德次郎心中似小鹿撞的一般。聞想小野是個鹵莽的人。不要露出馬脚。那纔不了呢。停了一停。只聽中里

道。足下也是在此散步麼。關山人道。是的。失禮得狠。足下也是住在那鶴聲樓麼。中里道。不差。關山人道。我們也是住在鶴聲樓。旅居無伴。冷靜得狠。我們不妨互相談談。中里道。狠好。關山人道。兄弟賤姓中村。賤名喚做總太郎。這是舍妹霞子。中里道。原來是賢兄妹。好極好極。鄙人喚做尾島嘉武。那位便是拙荆。兩邊互相通名。其實却是假的。關山人變了他的聲調。說話慢吞吞的。辜虧中里同阿菊沒有留心。他的話音。德次郎方纔放了心。後來又聽中里說道。足下要到百穴去麼。兄弟可以引導。我們也因為於人類學上的關係。所以時常到此考察。關山人道。如此狠好。就請先生引領罷。中里道。我們這樣罷。現在從第一穴順着次序看去。一直看下來。你道好不好。關山人道。狠好狠好。四人一面說話。一回便依着小路。到了松山頂上。從第一穴起。一直第二穴。第三穴。到第二十三個穴時。却是一個大穴。下臨無度。中里長

一 檢 紅

良引着他們兩人至穴邊道。這個大穴之中。下面狠深。你們須要小心。跌下去。却不得再活。兩人向這穴中張望時。果然。裡面烏洞洞的。望不見底。蝙蝠亂飛。其大如輪石角上。又冒着許多蛛網。見着令人寒噤。關山人立在穴傍。向下窺伺。說道。阿呀。好深啊。話未說完。中里長良在背後把關山人一脚。一個翻筋斗。跌入穴中。德次郎大駭。剛欲走時。早被中里長良用力一推。也傾落穴中。

看官。這時候關山人同德次郎。跌落穴中。不要說是這樣深的穴。跌也要跌死。就是不跌死。怎麼能彀出險。不要說是在這空山之中。呼喚無人來救。就是有人來救。也沒有個施救的法子。那時候中里伏在穴口上。向下窺道。你們達了穴底了麼。哈哈。哈哈。有多深。喇。噫！怎麼沒有聲息。想來不死也只得半活了。阿菊道。怎麼你把那兩人推落在穴中。中里道。哼。哼。你還沒有知道。

咧。阿菊道。什麼事。我不知道。中里道。這兩個人。你道是誰。阿菊道。鶴聲館裏的客人罷了。他不是喚做中村麼。中里道。中村。中村。這兩個都不是好人。一個是德次郎。一個是關山人。可笑。你心拙眼鈍。阿菊鼓舌道。原來如此。險哉。中里道。不拘什麼的變身法。總逃不過我的眼睛。現在我們也沒有什麼事了。趕緊預備定妥。可以去領那迦爾孟的賞金。阿菊道。藤野那厮。他自己已經招認了。早些了結了他的事。我們好走路。中里道。好好。我們且到八十九號的穴裡去罷。

第三十七回

却說中里同阿菊兩人。把關山人德次郎擠落在二十三號穴底裡。以為百事都完。從此再沒有人來偵探的了。一直來到八十九號的穴中。這穴中的老偵探藤野堅太郎。却有兩日一夜沒有進過一粒米。一滴水。氣息奄奄。不

絕如絲。忽然耳中鬚髯聽得有脚步聲。知道必是中里同阿菊來結果他性命了。心中暗想。我做了幾十年老偵探。不想今天喪在這個毛賊的手裡。正是可歎。又想起家中老妻弱女。不知怎樣的盼望。不覺淚落如雨。中里長良對着他冷笑道。藤野。你不要悲傷。你是個東京第一的老偵探。此番死在這裏。也算是件名譽的事情。你死以後。我給你通信到你家裡去。好不好。哈哈。藤野。藤野。這是你自己來尋着我啊。却怪不得人。我自從到昨天。傷了女人的臉。已經滿了二十個了。這裡頭有警視總監的姑娘。還有你們千金。當時我曾經用電話去呼出警視總監。也曾假傳神山氏的命令來喚你。又寫信給你種種的愚弄你。也就毀了此番我已經達了目的。當即日到美洲去領那迦爾孟的一萬圓賞金。只是我若把你留在世上。畢竟是個禍根。況且我們同迦爾孟還要到東京來做幾件大買賣。你這個人不除去。終有

些兒礙手。阿菊道：不設多講了。早些完了事。我們好走路。當時兩人由懷中取出手鎗。覷正藤野之頭。只待手鎗上機關一動。藤野的魂靈立刻便要與軀壳相離。并且這個地方。那裡有人來救。可以做藤野救星的。只有德次郎同關山人兩人。其餘還有何人。現在這兩人也。被凶徒擠落在二十三號山穴之中。死活存亡。還沒知道。藤野此時的運命。已到了絕地。除非那中國小說書上。有什麼觀音大士。一陣狂風。飛沙走石。攝往一個不知去向的地方。或者可以救得藤野。不然恐怕。雖有絕大的本領。也難逃過此險咧。

說時遲。那時快。中里同阿菊。剛剛要扳那手鎗上的機關。忽然那個山穴頂上一陣隆隆響聲。沙石齊落。把藤野及中里阿菊都葬在亂石之中。看官。你道這。是什麼。難道是地震不成。

果然是地震。但是這地震。是人造的。原來德次郎關山人兩人。跌在二十三

號的穴底。幸虧這穴底裡的落葉。足有好幾寸深。跌下去。幸不致命。只是要從這極深的穴裡出來。有如登天之難。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有法子可想。後來忽然發見旁邊有一個隧道。却被亂石塞住。兩人便把亂石搬去。蛇行而入。進去了約十餘步。覺得稍稍寬廣。又見前面石罅裡微漏天光。德次郎向那石罅裡一張。連稱奇怪。正在那八十九號穴的上面。只見中里阿菊也在其中。德次郎再子細看時。見一個人髻髯像母舅藤野。被他們縛了起來。不得動彈。此事急不暇擇。便同關山人大家捧了一塊巨石。拚命的一撞。只聽大聲發於穴中。石塊土屑亂落如雨。下面穴中的三個人葬在亂石之中。上面穴中的兩個人也落向下面去了。當時德次郎同關山人兩個人。却並未受傷。立刻奔出穴中。到那帝國大學預備在這裏採掘百穴的器具。儲藏所裡。借了鋤頭鐵鈎等類。狠命掘去土石。先把藤野掘出。又把中里同

阿菊掘出。這時三個人都沒有氣息了。停了一會兒。漸漸的都醒轉來。中里道。悔不早殺了你們這一班人。阿菊道。罷了罷了。藤野道。我若沒有我那外甥。此番休矣。

看官啊。這部書到此總算完結了。社會上的割面大罪人。總算就捕了。這一對男女。護送到東京後。這個中里長良。原名喚做鎌鼬源太郎的。定了個永遠監禁的罪。阿菊定了個重懲役五年的罪。

這一回。德次郎把那捕獲罪人的功勞。歸了他母舅。所以藤野堅太郎的名譽。益發大了。中立新聞已經仍出了報。德次郎依舊供職。割面的罪人。既得了真凶。這若林良一自然是無辜。可以放出。當時便有人撮合起來。德次郎同蝶娘結婚。若林良一同雪子結婚。還有個關山人。却對了宮原邦子人家。有句話說他們是「交的良人。武的妻」。一時。爲佳話。這三位新人。都被。

第三十七回

百七十八

那。兇。人。割。過。臉。的。只。有。那。邦。子。却。沒。有。被。他。割。成。可。見。女。子。的。體。育。也。是。要。緊。的。

以上都交代清楚。倘有潰漏。諸君可到日本東京市神田區紅梅町藤野老偵探家一問。或者再有什麼奇案也未可知。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給示諭禁尋濫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爰糾合同志集有成款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繕譯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解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事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解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宜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 三月十一日

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

本社刊行各種小說以裨官野史之記載寓誘智革俗之深心荷蒙海內同志推行日廣且時加箴規以爲前途發達之豫備本社不勝感佩惟譯著紛出非定宗旨則陳陳相因將來小說界必有黯淡無光之一日同人懼焉爰將已印未印各書重加釐訂都爲十二類其無所取意者絕版不出值此競爭劇烈之潮瀾竊附於寓言諷世之末座博雅君子或有取焉

●歷史小說（誌已往之事迹作未來之模型見智見仁是在讀者）

廣

告

孽海花一編 五角

孽海花二編 五角

女英雄彈詞 一角三分

俠奴血（一名西印度懷舊記） 四角

海天嘯傳奇

孽海花三編 著作中

印度魂（一名身毒叛亂記） 印刷中

風洞山傳奇 印刷中

小說林廣告

廣

◎地理小說

(北亞荒寒南非沙漠廣輿所略為廣見聞)

秘密使者上卷

四角

揮汗談(一名非洲探險記)

著作中

秘密使者下卷

◎科學小說

(啓智秘鑰闡理玄燈)

秘密海島上卷

四角半

海底庫

譯述中

秘密海島中卷

四角半

新紀元

印刷中

秘密海島下卷

四角

黑行星

一角半

◎軍事小說

(尙武精神愛國汗血觀海陸戰史奕然有生氣)

軍役奇談

新舞臺三

譯述中

新舞臺一

新舞臺二

四角

告

偵探小說

(變形易相偵察鉤稽爲小說界新輸入者)

福爾摩斯再生第一至五案

合本 四角半

分 第一案 二角

分 第二三案 二角

(本 第四五案 二角

福爾摩斯再生第六至十案

合本

分 第六七八案 二角半

(本 第九十案 二角

銀行之賊 三角

一封書上卷 三角

日本劍下卷

一捻紅

男裝偵探

女裝偵探

秘密隧道

纖手秘密

髑髏杯

彼德警長

女首領

印刷中

印刷中

譯述中

譯述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譯述中

小說林廣告

小說林廣告

一封書下卷 三角半

奇獄一 二角

母夜叉 四角

日本劍上卷 四角

玉蟲緣 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一二三 四角

馬丁休脫偵探第四案至第十案

四

印刷中

福爾摩斯偵探第一案 印刷中

本社創辦伊始譯員未曾訂明致

將一案分出二冊茲特重加釐訂

大加筆削合成一冊首尾完具識

者諒之

告

言情小說 (疾風勁草滄海巫山世態寫真人心活劇)

影之花上卷 四角半

銀山女王上卷 四角

鴻巢記 印刷中

愛河潮 印刷中

廣

銀山女王中卷

四角

萬里鴛鴦上卷

四角

萬里鴛鴦中卷

四角

萬里鴛鴦下卷

四角

女魔力上卷

四角

女魔力中卷

三角半

雙艷記

三角半

離恨天上卷

三角

離恨天下卷

三角

妬之花

四角

美人妝

二角半

車中美人

五

女魔力下卷

印刷中

狸奴角

二角半

●國民小說

(三色之旗獨立之門洛鐘其應是在銅山之崩)

無名之英雄上卷

四角半

無名之英雄中卷

四角

無名之英雄下卷

四角

●家庭小說

(家庭教育首重幼稚虛叟栢氏咸以小說著名教育界)

小公子上卷

三角

小公子上卷

三角

●社會小說

(有種種現象成色世界具大魔力超無上乘)

俠女奴

二角

啞旅行

三角半

●冒險小說

(偉大國民冒險精神魯敏孫歟彼朴頓歟雁行鼎足)

廣

告

獨立潮

(一名蘇格蘭獨立記) 譯述中

烽烟劫

譯述中

黃金世界

譯述中

禽獸世界

譯述中

告 廣

海外天 (版權歸本社) 四角

無人島

譯述中

● 神怪小說

(希臘神話埃及聖迹歐西古俗以資博覽)

海屋籌

印刷中

● 滑稽小說

(曼倩淳子著名昔史談諧談笑繼武後塵)

新法螺

三角

大除夕

印刷中

小說林廣告

七

小說林廣告

八

新著 **遼天一劫記**

撰述中

廣

東海覺我撰 本編記日俄甲辰之戰首尾完備旅順攻擊對馬海戰奉天鐵嶺諸役引據報章日記以及局外觀戰員之報告成此一大集我國民身受之慘禍應留爲一大紀念不僅對岸觀火已也出書後再行廣告

本社添設編輯部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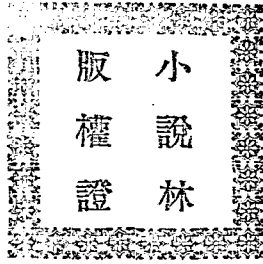
告

本社未設印刷部以前各處來稿函件統歸發行所以致時有貽誤良多不便茲特推擴添設編輯部海內通人譯著小說願印行世請將原稿寄來一譯稿附原本一到後即掣收條由總撰述選定付印版權歸於本社未入選者即按原址於一月內寄還入選小說譯著諸君欲享何種權利亦請詳細開明由本社承認函訂

上海新馬路福海里小說林印刷部同啓

編輯

丙午年正月初
發行



編輯者

小說林總編譯所

印刷者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小說林活版部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總發行所

分售者

各省書局



